

凱旋閣





「你把我的腿子截掉嗎？」季諾問。

他那瘦削的臉上，一點兒血色也沒有，白得好像一座古老住宅的粉牆。雀斑大而且黑，彷彿不是他臉上的東西，而是幾點酒在他臉上的顏料。那條截下來的腿，被攔在一個綑紮底下，上面遮着塊毛毯。

「你覺得疼嗎？」雷維克問。

「疼的。腳上有一點兒疼。我的腳，受傷得很厲害呢。我問過那位護士那老傢伙不肯告訴我。」

「腿子已經給截掉了，」雷維克說。

「截到膝蓋上面，還是截在膝蓋下面？」

「截到上面十公分的地方。你的膝蓋也已經碾碎了，沒有辦法醫治啦。」

「好的，」季諾說。「那麼保險公司又要多賠百分之十五了。很好。反正要裝上一條人造的腿，也就不管膝蓋上面或者膝蓋下面了。可是每個月多拿百分之十五的賠款，倒也是個很可觀的數字。」他遲疑了一會兒。「此刻請你先不要告訴我的母親。殘腿上罩着這個鸚鵡籠似的東西，她一下子不會看得出來的。」

「我們不會告訴她什麼的，季諾。」

「保險公司必須賠償終身的年金。那是對的，是不是啊？」

「我想是的。」

他扮了個怪臉。「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了。我纔十三歲。他們要賠償那麼長一個時期的卹金。你現在知道保險公司是哪一家嗎？」

「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已經記下了車照的號碼。你記着。警察早已來過這兒了。他們想問你。可是早晨你還睡得很熟。所以今晚再上來。」

季諾思忖着。「證人呢，」他然後說。「那是很要緊的。我們必須有證人。我們有沒有證人呢？」

875.97  
8433-3  
37

「我想你母親那兒留得有兩個地址。她手裏拿着有紙條。」

那孩子變得煩躁起來了。「她一定丟掉了。祇要她沒有丟掉就好啦。你知道上了年紀的人，就是那個樣兒的。她現在在哪兒啊？」

「你母親，打昨兒個晚上直到今兒中午，一直坐在你牀邊。後來我們纔請她出去。一會兒就會回來的。」

「希望她還留着那紙條兒。警察呢——」他用一隻瘦削的手做了個手勢。「又都是騙子，」他囁嚅着。「他們都是些騙子。跟保險公司狼狽為奸的。可是祇要有確鑿的證人——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快了。不要太興奮。沒有什麼事情的。」

季諾扭動着嘴，彷彿在咀嚼什麼東西似的。「有時候他們會一次付款。不是年金而是一次解決。那我們可以將本求利，做點兒買賣了，母親和我。」

「現在快休息吧，」雷維克說。「過後你儘有時間來計劃呢。」

那孩子搖搖他的頭。「你有的是時間，」雷維克又說。「警察來的時候，你一定要安靜地休息着。」

「是的，你說的對。那我怎麼辦呢？」

「睡。」

「可是他們來呢——」

「他們會叫醒你。」

「紅燈。我確實記得開的是紅燈。」

「當然囉。現在你先試着睡熟吧。假如你需要什麼東西，這兒有電鈴。」

「醫生——」

「哦？」  
雷維克轉過身來。

「假如一切都順利啊——」季諾睡在枕頭上，扭曲而早熟的臉上，彷彿掠過一絲兒微笑。「一個人有時候也許會很幸運的，是不是啊？」

傍晚的天氣，很濕潤，很溫暖。破碎的雲塊浮蕩在城市的低空。在福奎飯店的前面，放着幾個圓形的煤爐。圍在四周的，有幾張桌子，幾把椅子。莫洛索夫坐在一張桌子邊。他招呼着

雷維克，「來，跟我一起喝點兒東西。」

雷維克在他旁邊坐下。「我們在房間裏坐膩了。」莫洛索夫說。「你這樣到戶外來過嗎？」

「可是你沒有啊。你常常在希海拉柴特門口站着的。」

「老弟，你那可憐的邏輯，也大可以不必了。一到晚上，我便成了希海拉柴特的兩腳門，却不是站在露天的人了。我是說，我們在房間裏生活的膩了。我們在房間裏思想得太多。戀愛得太多。也失望得太多。你能在露天的戶外失望嗎？」

「那是什麼話啊！」雷維克說。

「那就因為我們在房間裏生活得太多了。一個人過慣了露天生活的，就不會。一個人在原野裏，較之在兩個房間一個灶間的公寓裏，即使失望也來得高雅些。而且也舒服些。你不用來反駁我！反駁就表示出西洋人的狹窄的胸襟。有誰一定要自以為是呢？今天是我的空班，我很想好好兒過一下。再說，我們在房間裏喝酒也喝膩了。」

「我們在房間裏便溺，也便溺得膩了。」

「你別那樣的譏刺。人生的事實，是簡單而瑣屑的。祇有我們的想像纔使人生有生氣。它把事實上的洗衣作的晾衣竹，變成幻夢中的旗杆。你說我的話對嗎？」

「不對。」

「當然不對。我也不要它一定對。」

「當然你是對的。」

「好啦，老弟。而且我們在房間裏也睡眠得太多了。我們自個兒變成了傢具。石質的建築把我們的脊骨也壓破。我們變成了行走的沙發、梳粧台、保險箱、借據、薪餉、鍋釜和抽水馬桶了。」

「對的。變成了行走的會議台、軍火廠、盲人院和瘋人院了。」

「不要岔斷我的話。我們還是喝酒，安靜一點，顯出點兒生氣，你這個用解剖刀來殺人的兇手。瞧我們會變成個什麼樣兒。據我看來，祇有那些古老的希臘人纔有喝酒的神祇，和生活的享樂；貝祖師和戴奧尼塞斯。可是現在啊，我們就祇有弗洛伊德，那低劣的變態心理和精神的分析。我們倒不怕政治上的太大的字眼兒，怕的是戀愛上的太大的字眼兒呢。好一個令人遺憾的時代！」莫洛索夫閃着眼。

雷維菟也閃着眼。「好一個老邁的夢想的憤世嫉俗者，」他說。「你又想改造世界了，

莫洛索夫微笑了。「我祇有那樣的感覺，你這個人啊，就是富於浪漫而缺乏空想，你名叫雷維克的一生，是怪短促的呢。」

雷維克也笑了起來。「真是很短促的。若以名字而論，那我現在已經是第三世了。這是波蘭的伏特加酒嗎？」

「埃斯多尼亞的。里加來的。最好的酒了。斟吧——讓我們安靜地坐在這兒，眺望着世間最美麗的街道，歌頌這溫柔的夜晚，間或還可以侮辱那些失望的臉。」

煤爐裏的炭火在爆響着。一個拿着提琴的人站在階石邊，奏起 *Auprès de ma*

*blonde*（法語：「在我那金髮女人的四周」）的歌來了。行人推擠着他，弦線碰斷了，可是那個人還是在奏演，彷彿祇有他一個人在那兒似的。樂聲低沉而空寂。這提琴好像給凍住了。兩個摩洛哥人，拿着人造絲的華麗的地毯，挨桌地兜售。

報童推銷着剛出版的快報。莫洛索夫買了一份巴黎晚報和一份急進報。他看了看大標題，便把它們摔開了。「他們都是些騙子，」他咆哮着。「你感覺到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騙子的時代嗎？」

「不。我倒以為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罐頭的時代。」

「罐頭？怎麼講呢？」

雷維克指點着報紙。「罐頭。我們不用再思維了。一切都被預先計劃，預先考慮，預先嘗試好的。罐頭。我們所要做的，祇是把它們打開。每天三次，送到你府上。你自個兒不必再栽植，不必再在詢問、疑慮、和企求的火上去烘焙，去烹煮。那是罐頭。」他苦笑着。「我們生活得不很安定，鮑列斯。祇是很便宜。」

「那是掛羊頭買狗肉的罐頭。」莫洛索夫又拿起了報紙。「就是欺騙！你瞧瞧這個！他們建造軍火廠，爲的是，他們需要和平；他們的集中營，爲的是，他們愛好真理，正義是一切瘋狂黨爭的掩護；政治的暴徒是救主；而解放，乃是一切爭權奪利的飾詞。欺騙金錢！欺騙精神的金錢！用欺騙作宣傳。廚房裏的權謀術數。下層社會的理想主義。祇要他們能夠誠實一點啊——」他把報紙抓成一團，扔在地上。

「的確是，我們在房間裏看報也看的太多了，」雷維克說着便笑了起來。

「當然囉。在露天的戶外，那些報紙就祇能用來引火的——」

莫洛索夫突然打斷了話。雷維克不復坐在他旁邊了。他跳起來，齊着沾在咖啡館門前

的人羣直往喬治五世路的方向走去。

莫洛索夫坐了一會，摸不着頭腦。於是從口袋裏掏出了一些錢，放在酒杯旁的磁碟裏，跟着雷維克走了。他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他祇是跟着他走，萬一他需要自己的時候，就在他身邊。他也沒有看見有什麼便衣偵探在追蹤雷維克。人行道上擠塞着人羣。那倒是於他有利的，莫洛索夫想。假如一個警察認出他，他很容易逃走的。當他走到喬治五世路口，纔又看見了雷維克。交通燈這時候變了種顏色，一長列的街車，便魚貫地急駛上前了。可是雷維克却願自穿越着馬路。一輛出差汽車幾乎把他撞倒，司機立刻暴跳起來。幸而莫洛索夫已經趕到，便從背後將雷維克的胳膊拉着，推了回去。「你瘋了嗎？」他嚷着。「你要自殺嗎？什麼事？」

雷維克沒有回答。望着街的那邊。車輛很密。一輛接着一輛的，一起有四排。無論如何是穿不過去的。

莫洛索夫搖搖他。「什麼事情啊，雷維克？碰到警察嗎？」

「不。」雷維克的眼睛，還是注視着車輛。

「什麼事？什麼事，雷維克？」

「哈蓋——」

「什麼？」莫洛索夫的眼睛睜細了。「他是什麼樣子的快！快！雷維克！」

「灰色外衣——」

交通指揮警的尖聲警笛，從上林苑的中央傳了過來。雷維克立刻衝過了最後幾排車輛。灰色外衣——盡他所能知道的，就是這一點。他穿過了喬治五世路和巴賽諾路。突然前面有十來個穿灰色外衣的人。他一邊兒咒罵，一邊兒飛快的趕上去。車輛在加里路路停住了。他急急地穿越過去，橫衝直撞地推擠着人羣，沿着上林苑走去。他走到普里斯堡路，又穿越過去，却忽然站定了。前面是挨都瓦爾廣場，那是廣漠、嘈雜，車馬紛沓，岔路多歧的。完了！這兒是找不到了！

他慢慢地轉過身來，還在仔細地搜索着每一個行人的臉——但是他的興奮情緒却已經消逝了。突然他覺得十二分空虛。他一定又看錯了——否則便是哈蓋第二次又逃過了。他的注視。然而，一個人能夠兩次看錯嗎？一個人能夠兩次從地面上消失嗎？這兒有兩條岔路。哈蓋一定已經向其中的一條岔路上轉彎了。他望着普里斯堡路。車輛，和車輛，人羣，和人羣。正是晚上最熱鬧的時候。簡直沒有一點兒尋常的現象。又是太遲了。

「沒有嗎？」莫洛索夫追住他的時候這樣問道。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我也許又活見鬼了。」

「你認定是他嗎？」

「我想是的。祇是一分鐘前的事情。現在——現在我就一點也不知道了。」

莫洛索夫望着他。「天下有許多的臉看上去都是相像的，雷維克。」

「是的，可是有些個臉，就永遠不會給忘記掉。」

雷維克還是兀立着。「那你打算怎麼辦呢？」莫洛索夫問。

「我不知道。我又能怎麼辦呢？」

莫洛索夫凝望着人羣。「他媽的運氣真壞！恰巧這個時候。最熱鬧的時候。什麼都擁擠

的——」

「是啊——」

「而且，又是那些個燈光！半暗的。你看清他沒有？」

雷維克沒有作答。

莫洛索夫抓住他的胳膊。「你聽我說，」他說。「這樣子在街道和岔路上搜尋，那是毫

無目標的。你在這一條街上找，你就以為他在那一條街上。那是毫無把握的。我們還不如回到福奎去。那兒是個最好的地方。坐在那兒，比在街道上搜尋，看的更容易呢。假如他回來，在那兒你就可以看見了。」

他們坐在門口的一張桌子邊，那兒兩邊都有通到街上的出路。他們默然地呆坐了好久。「萬一你碰見了他，你打算怎麼樣？」莫洛索夫最後這樣問。「你現在知道嗎？」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

「你且想一想。最好你應該事先打算好。要是驚惶無措，或者輕舉妄動，那都是沒有意思的。尤其像你這樣的情形，你總不願意給抓去監禁幾年吧？」

雷維克抬起頭來，却沒有答話。祇望着莫洛索夫。

「在我倒無所謂，」莫洛索夫說。「假如換了我，但是就像你的情形，我也不在乎。萬一他正是那個人，而你居然在街頭把他扭住了，你打算怎麼辦？」

「我不知道，鮑列斯。我真的不知道。」

「你身上不帶什麼東西吧，有沒有啊？」

「沒有。」

「要是你事先沒有打算就去打他，那你一下子就會吃虧的。那你現在也許已經在警察總局裏，而他却花上幾張馬克票，已經被釋放出來了。你總知道的，是不是？」

「是的。」雷維克注視着街道。

莫洛索夫思索着。「最好你設法把他推在十字路口的汽車底下。可是那也不一定靠得住。也許他祇給轡上幾條傷痕便溜走了。」

「我不會把他推在汽車底下的。」雷維克答道，眼睛還是注視着街道。

「那我知道。我也不會那麼做。」

莫洛索夫緘默了半晌。「雷維克，」接着他說。「萬一他正是那個人，而你碰到了他，你一定要打算好怎麼辦，你知道嗎？因為這是你千載難逢的機會哪。」

「是的，我知道。」雷維克仍然在眺望着街道。

「萬一你看見了他，你就應該跟踪他。但是千萬不要輕舉妄動。祇要跟踪他。找出他的住處。此外就不必了。此外的事情，你到過後再做。仔細點兒。千萬不要妄動。你聽見嗎？」

「是的。」雷維克心不在焉地答道，眼睛還是注視着街道。

一個賣阿月渾子的人走到他們的桌邊。跟着的是一個耍小耗子的孩子。他叫那些小耗子在大理石的桌面上跳舞，又讓它們爬上他的衣袖。提琴師第二次出現了。此刻他戴着一頂帽子，正在演奏 *Parlez moi d'amour*（法國戀歌）一個長着梅毒鼻子的老太婆，在叫賣着紫羅蘭。

莫洛索夫看看他的錶。「八點，」他說。「再等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了，雷維克。我們在這兒已經坐了兩點鐘。那個人是不會來的了。這個時候啊，所有在法國的人，都在吃晚飯啦。」

「那你爲什麼不去，鮑列斯？爲什麼還跟我坐在這兒？」

「那是無所謂的。祇要我們高興，我就可以一直跟你坐在這兒。不過我倒不願意你徒然自苦。在這兒等下去是沒有意思的。現在要碰到他啊，機會是什麼地方都一樣。不在飯店、夜總會、和妓院裏，碰到他的機會反而多。」

「我知道，鮑列斯。」雷維克注視着街道。這時候，車輛比較稀朗一點了。

莫洛索夫伸出他毛茸茸的巨掌，握住雷維克的胳膊。「雷維克，」他說，「你聽我說。要

是你命定要碰到他，你總會碰到他的——否則啊，那你就等他個幾年吧。你總明白我的意思啦。你把眼睛睜大着——隨時隨地。而且準備一切。不然的話，你就應該繼續生活下去，祇當你自個兒又是看錯的。這是你唯一的辦法。否則，你要把你自個兒毀了。有一個時候，我也會這樣地生活過。那是大約在二十年以前。我總以為看見了殺我父親的兇手中的一個。誰知道是錯覺。」他喝乾了他的酒。「他媽的是錯覺！現在你跟我來吧。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點兒東西。」

「你先去好了，鮑列斯。我等會兒再來。」

「你真想就在這兒嗎？」

「再等一會兒。然後回到旅館裏去。那邊我有點兒事情。」

莫洛索夫望着他。他知道雷維克要回到旅館裏去做什麼事。可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個兒也沒有辦法。這是雷維克一個人的事。「好的，」他說。「我先到聖母瑪麗亞。再到蒲勃列希基。你打電話到那兒，或者到那兒去。」他揚起他黑茸茸的眉毛。「千萬別冒險。不要做無謂的英雄！不要做傻子。除非你斷定可以逃掉，千萬不要打鎗。這不是兒戲，也不是暴徒的電影。」

「我知道，鮑列斯。你請放心。」

他走到國際旅館，立刻又回來了。路上經過米爾旅館。他看看錶。八點三十分。他還找得到瓊恩。

她出來招呼了。「雷維克，」她驚奇地叫道。「你到這兒來了嗎？」

「是的——」

「你從沒有來過，你知道嗎？自從你那次把我帶到這兒來了之後。」

他惘然地微笑着。「那是確實的，瓊恩。我們纔生活得古怪呢。」

「是的。好像鼯鼠。好像蝙蝠。好像梟鳥。我們祇有在天黑之後纔見面。」

她在房間裏踱着方步。穿着一襲暗藍的晨衣，繫着一根帶子，把臀部上端束得緊緊的。  
她在希海拉特穿慣的那套黑晚服，却給平放在牀上。她很美麗而幽雅。

「你就要走了嗎，瓊恩？」

「不還有半個鐘點。這是我最適宜的時間了。在我出門之前的時間。你瞧我有些兒什

她拿來了酒瓶他接了過來沒有開那瓶塞就放在桌上然後捏住她的手「瓊恩」他說。

她的眼光變晦了。站得靠近他身邊。「請你立刻告訴我，這是什麼——」

「怎麼你說什麼事啊？」

「總有事的。當你這麼表露的時候，往往總有什麼事情的。你就爲了那個事兒纔來的嗎？」

他覺得她的手想掙脫。可是她並沒有移動。便是她的手也並沒有移動。祇彷彿她手裏的什麼東西想掙脫他似的。「你今夜不能到我那兒來，瓊恩。不祇是今夜，也許不祇是明晚，也許還要好幾天。」

「你要住到醫院裏去嗎？」

「不。另外的事情。我不能說。可是與你與我都沒有關係的事情。」

她木然地竚立了半晌。「好的，」她然後說。

「你瞭解嗎？」

「不。可是你既然這樣說了，那就好啦。」

「你不發脾氣吧？」

她望着他。「我的天，雷維克，」她說。「我怎麼能爲任何事情跟你發脾氣呢？」

他抬起頭來。彷彿有一隻手緊壓着他的心。瓊恩這句話原來是無心的，可是比她任何事情都叫他感動。她在晚上的綿綿情話喁喁絮語，他都難得去留意過；一到窗外露出了晨曦，便什麼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知道當她蹲在他旁邊睡在他身邊的那些銷魂的時間，也正是她自個兒銷魂的時間，他僅僅享受而陶醉。事過境遷，原沒有其他的作用。而現在，他纔第一次的，正如一個穿越着乍明乍滅倏隱倏現的雲層的飛行員，突然發現了底下的大地，那青蔥的，褐黃的，堅實的大地，他看見了更多的東西。他在銷魂的背後看見了熱誠，陶醉的背後看見了情感，絮語的背後看見了信任。他準備她會懷疑，詢問，不瞭解——然而都並沒有。給人以啓示的，往往是微細的事情——却並不是大的。大的事情，往往會有戲劇性的做作，和虛偽的誘惑。

一個房間。一個旅館的房間。幾隻手提皮包，一張牀，光夜的黑色的哀愁以及窗外的往跡——而這裏，一張光潔的臉，灰色的眼睛，高舉的眉毛，披散的頭髮——人生，溫柔的人生，

坦然地向着他，彷彿一襲夾竹桃向着陽光——他在這兒，古着，胡寺着，幽靜地，斗着，也靜頤

我照顧我。不是在好久以前早已說過嗎？我會照顧你的？

他站了起來。「晚安，瓊恩。」

「晚安，雷維克。」

他坐在福奎咖啡館的前面。還是前次坐過的那一張桌子。他坐了好幾個鐘頭，沉沒在過去的黑暗裏，這兒祇燃燒着一點微弱的火光。復仇的希望。

他們是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間把他逮捕的。他將兩個給秘密警察所通緝的朋友，藏匿在家裏，耽了兩個星期，然後幫助他們逃走了。其中的一個，曾於一九一七年在佛蘭德斯的貝克斯塞特地方救過他的命，其時他倒在火線上，慢慢地流着血，快要死了，纔給那位朋友從機關鎗的火網下救了出來。另外一個是他認識多年的猶太作家。他被帶去偵查；他們要知道那兩個人是向哪一個方向逃走，身上攜有哪些個證件，路上還有什麼人協助。審訊他的便是哈蓋。第一次暈厥過後，他曾想以他自己的手鎗，把他射死或者擊倒。他跳進了一陣紅色的黑暗。可是有四個武裝的壯漢在旁，顯然沒有辦法。三天之間，每當他暈厥、痛楚、逐漸地甦醒過來的時候，哈蓋的冷笑的臉，便照例地出現。三天之間，受訊的是同樣的問題。

——三天之間，受審的是同樣的人，遍體鱗傷，幾乎已經不能再忍受了。於是在第三天下午，茜皮爾給他們拘來啦。她是什麼也不知道的。他給帶在她面前，逼訊她的口供。她原是一個喜愛浮華的美貌女子，過慣一種閒散瀟灑的生活的。他以為她一定要狂叫出來，昏迷過去。然而她並沒有暈去。她對着那個用刑的人，罵着惡毒的話。她所知道的惡毒的話。於是哈蓋纔不笑了。他立刻結束了鞠訊。第二天他就告訴雷維克，如果他不肯招供，那麼茜皮爾給送進婦女集中營去以後，將受怎樣的遭遇。雷維克並沒有回答。哈蓋又告訴他，茜皮爾給送進婦女集中營去之前，將受怎樣的遭遇。雷維克沒有招供什麼，因為他沒有什麼可以招供出來。他想設法說服哈蓋，茜皮爾確實不會知道什麼的。他便告訴他，他跟她的認識，非常浮淺。他又告訴他，她祇知道美麗的照片。他也從未信託過她任何的事。這些供詞都是實情。可是哈蓋祇是微笑。三天以後，茜皮爾死了。她就在婦女集中營裏自己縊死的。再過一天，一個被通緝的罪犯押解歸案。那便是那個猶太作家。當雷維克看見他的時候，竟一點也認不出來，甚至連聲音也不像。在哈蓋的嚴刑拷訊之下，一星期後他也死了。於是雷維克自己，給關進集中營。住醫院。從醫院中逃走。

銀色的月亮，站在凱旋門上面。上林苑的街燈，在夜風中搖曳。暗夜的光芒，反映入桌上。

的酒杯不是真的雷維克想這個和那個都不是真的這些酒杯這個月亮這條街道這種暗夜，這樣用呼吸來覺察的時間，好像生疏，又好像熟稔，彷彿以前也來過這兒，在另一個人生，在另一個星球，這些都不是真的——這些往事的回憶，那過去的韶華，消逝了的，同時是活的，同時又是死的，祇在我腦海裏發着燐光，在我期望中僵化，這些都不是真的——在我血管的黝黯中滾動着的流液，一息不停的，九十八度六的體溫，含着一點兒鹽味，四公升的秘密和動力，血，在神經上的反映，這神經是眼看不見的虛無的倉庫，所謂記憶也者，這些都不是真的。星星接着星星，年華接着年華，一個是光亮的，另一個是殷紅的，好比那照臨在皮里路上的火星座，還有許多是發着慘澹的光，充滿了星點的——那是記憶的天空，在這下面，現在不息地延續着那種錯綜複雜的生活。

復仇的綠光。這城市，在子夜的月色裏，在汽車的聲音中，靜靜地漂流着。一長列的屋子，一望無垠地伸展出去的，一排排的窗子，以及給磚石堆砌在後面的，一束束的命運。千百萬人的心跳，不絕如縷的心跳，彷彿千百萬輛汽車，在人生的街道上，慢慢地駛着，而每一次的震顫，更與死神接近了一公釐微渺的距離。

他站起來。上林苑那兒差不多已經沒有什麼人了。祇有幾個娼妓，在街角上徘徊。他沿

着街道走，經過比爾·查隆路，瑪勃甫路，瑪利南路，到圓中心，然後又回到凱旋門。他跨過了鐵鏈，站在無名英雄墓前。一種藍色的微光，在黑影中閃爍。墓後放着一個已經枯萎的花圈。他穿過了埃都瓦爾廣場，走進那家小酒店，他記得第一次就在那兒瞥見哈蓋的。幾個出差汽車的司機，還坐在裏邊。他在窗子邊坐了下來，這地方是他前次坐過的，喝他的咖啡。外面的街上很空寂。幾個司機在談論着希特勒。他們都覺得他非常可笑，而且大家在預言，萬一他胆敢攻近馬奇諾防線，他立刻就會垮台的。雷維克凝視着街道。

我爲什麼坐在這兒啊？他想。祇要在巴黎，什麼地方都可以坐；機會是一樣的。他看了看錶。快要三點。太遲了。哈蓋——真要是他啊——也不會這麼晚再在街上閒蕩的。

外面，他看見一個娼婦在徘徊。她在窗口窺探了一下，便又走開了。要是她回來，我就走，他這麼想。那娼婦果然回來了。可是他並沒有就走。要是她再回來，我一定就走，他這樣打定了主意。那麼哈蓋也不會在巴黎的。那娼婦果然又回來了。她點着頭示意，便走開了。他却還是坐着，她再回來一次。他還是沒有走。

侍者把椅子攔到了桌上。司機們付了眼，離開了小酒店。侍者扭滅了賬台上的電燈。房間裏頃刻黝黯了。雷維克望了望四周。「賬單，」他便這樣說。

外邊的風刮得更大，天氣也越發冷了。夜雲浮得更高，飄得更快。雷維克走到瓊恩所住的旅館旁邊，便站定了。所有的窗口都很黑，祇有一個窗口，從那帘幔背後閃出一點兒燈光。這是瓊恩的房間。他知道她是怕進一個黑暗的房間的。她把燈開着，因為她今天不上他那兒去。他抬起頭來，突然他不復瞭解自己了。爲什麼又想看見她呢？對於另外一個女人的記憶，久矣乎消逝了；祇有對於她死的記憶，還依然的留着。

還有別的事情呢？這跟她有什麼相干啊？甚至跟他自個兒又有什麼相干啊？他這樣追逐着一個幻覺，一個錯綜塵封的記憶的回顧，一個黝黯的反響，豈不成了個傻子——重新攪起了逝去年華的渣滓，僅僅給一個偶然的機會，給一種酷肖的貌似所攪起的——讓一塊腐朽的過去，好容易治愈了的神經病的膿瘡，又給翻裂開來——而不惜將自己，將他自己所建造的一切，與過去的他，他所創造的生命，以及唯一跟他接近的那個人併離以後的一切生活，孤注一擲，豈不成了個傻子嗎？這兩者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啊？他不是時時這樣叮嚀着自己嗎？他怎麼去逃避別的事呢？沒有了那些，他會到哪兒去呢？

他覺得自個兒腦門裏的那塊鉛，慢慢地溶化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陣疾風從街道

上刮過來。他又抬頭望了望那扇閃着燈光的窗子。那裏邊有着一個人，對於他是視爲有意義的，視爲很重要的，當她望着他的時候，那個人的臉會變的——而他却爲了一個歪曲的幻覺，爲了一種由於企圖復仇的微弱希望，而產生的既隱鄙夷的倨傲之感，幾乎要將她犧牲了。

他到底需要些什麼呢？爲什麼他要推拒呢？憑什麼他要挽救自己呢？生命本身已經呈獻給他，而他却表示異議了。不是爲了太少——却是爲了太多。是不是爲了他過去的血似的大雷雨，猛襲着他，而他還認得出來嗎？他牽動着自己的肩膀。心！他想，心！它怎麼張開着的！怎麼跳躍着的！窗子，他想，寂寞的窗子，在暗夜中亮着，反映出另一個人生，那人生已經熱情地呈獻給他了，期待着，張開着，直到他也張開了。愛情的火燄——慈悲的聖·厄爾摩之火——血的，光明的，迅疾的，電似的閃光——誰都知道的，誰都知道這一切的，誰都知道，這個柔軟的燦爛的糾紛，別再氾濫了一個人的腦壳——可是突然地有那麼一晚，一個人站在一家三等旅館的門前，升起了一股彷彿瀝青上騰出來的烟霧，叫人覺得好像來自這

世界的另一個極端來自蔚藍的椰子島來自熱帶泉源的溫層好像濾過了海洋珊瑚礁火山巖，濾過了黑暗，猛烈地沖進了巴黎，沖進了骯髒的龐賽蘭特路，帶着一股木槿花和含羞草的氣息，在一個洋溢着復仇和過去的，不可抗的，不必爭的，謎似的感情的復活的夜……

希海拉柴特擠滿了客人。瓊恩跟幾個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她即刻看見了雷維克。他還是站在門口。這地方瀰漫着烟霧與音樂。她跟同座的幾個人說了幾句話，便急忙地走到他跟前。「雷維克——」

「你必須還在這兒嗎？」

「爲什麼？」

「我想帶你出去。」

「可是你不是說過——」

「那已經是過去了。你必須還在這兒嗎？」

「不。我纔跟他們說過，我要走了。」

「那麼趕快就走——我在外面出差汽車上等你。」

「好的。」她還是站着。「雷維克——」

他望着她。「你是爲了我纔來的嗎？」她問。

他遲疑了一會兒。「是的，」當她的臉移近他的臉之際，他這樣低低地說。「是的，瓊恩就爲了你！就祇爲了你。」

出差汽車沿着軟木路行駛。「什麼事啊，雷維克？」

「沒有什麼。」

「我真害怕——」

「不要想它。沒有什麼——」

她望着他。「我以爲你不會再來的了。」

他俯視着她。他覺得她在戰慄。「瓊恩，」他說。「不要想什麼，也不要問什麼。你看見街燈的光，和那千百種彩色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垂死的時代，而這個城市却跟生命一起在震顫着。我們掙脫了一切，除却我們的心，便沒有什麼存留的了。我以前彷彿住在月亮的土地上，而現在是回來了，這兒是你，你便是生命。你不要再問什麼了。你的頭髮，比一千個問題，

蘊藏着更多的秘密，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黑夜幾個鐘點和一個永恆的時間，直到早晨在窗子邊轉轉地滾過。彼此相愛，乃是至高無上的事情，這是一個奇蹟，也是世間最明顯的事實，這是我今天的感覺，當此黑夜溶入了花叢，風兒挾着草莓香味的今天，沒有了愛，一個人便祇能算是一個告假回陽的死人，充其量祇是一張紙條，有幾個日子，間或有幾個名字在上面，跟死了也一樣——」

街燈的光，掠過出差汽車的窗口，正如燈塔上的探海燈光，掠過黑魘魘的船艙。瓊恩的眼睛，嵌在她蒼白的臉上，也顯得一會兒清明，一會兒黝黯。「我們不會死的，」她在雷維克的懷裏絮語着。

「不是我們。祇是時間。這可咒詛的時間。它是常常在死去的。我們却活着。常常在活着。當你醒來的時候，是春天，當你睡覺的時候，是秋天，而這其中的恆河沙數的時間，便是冬天和夏天；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我們彷彿永恆不滅，萬劫不磨，好比心跳啊雨啊風啊之類的東西，那就夠了。一天一天地，我們成爲征服者，寵愛者，可是年復一年地，我們又給戰敗了，然而誰要知道這些，誰與這些相干的呢？鐘點是生命，瞬息便是最接近永恆的東西，你的眼睛在閃耀，星點的塵埃在無窮中潺流，神祇也會變老了，可是你的嘴是年青的，我們中間

搖曳着一個謎，你和我，問和答，在晚間，在薄暮，在所有情侶們的狂喜中，從粗獷的淫慾的最遠處的呼聲，進入了金黃色的風暴，從變形蟲進入於路得，以斯帖，海倫，阿斯帕西亞，和沿路教堂裏的藍色聖母，這麼一條無垠的道途，從叢莽野獸進入到你，到你……」

她躺在他的胳膊裏，動也不動地，臉色很蒼白，幾乎全無思慮似的，向他降服了——而他，正俯視着她，說啊說的不停地說着——先是他好像覺得有什麼人在他肩膀後探望，一個黑影也在無聲地說着，帶着淡然的微笑，於是他更俯下頭去，發現她正在向他移動，而黑影却還浮在那兒，接着纔消失了……

● 路得 (Ruth) 舊約聖經中路得記之女主人公。Moabite 之女，嫁一猶太人為妻，尋為寡婦，奉姑命再嫁一希伯萊人為王 David 之祖，先以貞節著名——譯者

● 以斯帖 (Esther) 舊約聖經中以斯帖記所載之猶太女傑——譯者

● 海倫 即 Helen of Troy 註見第六章——譯者

● 阿斯帕西亞 (Aspasia) 古代希臘之有名女子，生於 Miletus 後至雅典，與 Socrates 等名士相往還。Pericles 竟與前妻離婚而與之結婚，夫死後再嫁 Lycurgus 以美貌及才能被譽為女性

「一件奇聞，」坐在凱蒂·海格斯特朗對面的那個戴着綠寶石的女人，這樣說道。「一件駭人的奇聞！全巴黎的人都在訕笑。都說路易斯是一個同性戀愛者，你以為怎麼樣？當然不會的！我們誰也不知道；他是蒙蔽得再好也沒有了。里那·特·牛堡據說是他的正式太太——你想吧：上星期他從羅馬回來，比他約定的日子早了三天，當天晚上就到尼基的公寓裏去，原想突如其來地叫他驚奇的，可是你說他在那兒找到了誰？」

「他的太太，」雷維克說。

那個戴綠寶石的女人抬起了頭來。突然得彷彿聽到人家告訴她丈夫破產的消息似的，一臉的尷尬神氣。「你早知道這件奇聞了嗎？」她問。

「沒有。可是想來總是這樣的。」

「我真不明白。」她忿然地凝視着雷維克。「歸根結蒂，這總是難以置信的。」  
「所以就奇了。」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着。「雷維克醫生有他的理論，苔賽他名之曰機會的體系。根據他的理論，天下最難置信的，實際上往往是最合邏輯的。」

「那倒很有趣。」苔賽謙和地微笑着，實在是一點也不感到興趣。「本來是不會發生什麼技節的。」她心平氣和地繼續說道。「假如路易斯沒有什麼驚人的表現。豈知他簡直忘其所以地發起狂來。他現在住在克里隆。要跟她離婚。雙方都在等待着證人。」她向椅背上靠了下去，滿懷着期望。「你說怎麼樣啊？」

凱蒂·海格斯特朗急急地轉過眼去望雷維克。他正在研究着一枝放在桌上的蘭花，一邊是帽盒，一邊是一隻盛着葡萄和桃子的水菓籃——一些蛺蝶似的白花，有着妖冶的紅點的花心。「不可置信的，苔賽。」她說。「真是不可置信的！」

苔賽沾沾自喜着自個兒的勝利。「我知道你不會早先知道的，可不是嗎？」她問雷維克道。

她小心翼翼地將一枝蘭花插回到那個細長的玻璃花瓶裏。「不，當然不會知道。」

苔蓀滿意地點點頭。隨手拿起了她的錢袋。她的契據和她的手套。「我必須走了。時間已經遲啦。」羅惹娜舉行一個鷄尾酒會。她的部長來了。各種各式的謠言，真是很多呢。」她站起身來。「再說，斐迪和瑪茜又鬧翻了。她把那些寶石都交還給他。這已經是第三次啦。可是他居然還會得感動。真是個可憐的傻子。他以為她是爲戀愛而戀愛他的。他想把一切都交還給她，另外還送一樣東西作酬報。他每次是這樣。他不知道——可是她早已在奧斯特泰格那兒選好了她所喜歡的東西。她往往到那兒去買的。一枝紅寶石的別針；幾塊四方的大寶石，最好的鷄血色。她真是挺伶俐呢。」

她吻了下凱蒂·海格斯特朗。「再會，我的小綿羊。現在你至少已經明白了吧。你就可以出院嗎？」她望着雷維克。

他看見了凱蒂·海格斯特朗的眼色。「現在還不能，」他說。「抱歉得很。」

他替苔賽穿上了大衣。這是一件深色的水貂皮，沒有領子。瓊恩也很適配的呢。雷維克想，苔賽的外形很體面，纖細，伶俐，鼻子很短，骨骼很勻，保養得很好，完全沒有性感似的。「你爲什麼不帶凱蒂來喝茶啊？」她說。「星期三，那邊的人總是很少的；我們要談話，可以不受人家的打擾。我對於手術，倒是很感興趣的呢。」

「我很高興。」

雷維克送她出去，便關上房門，走了回來。「美麗的寶石，」他說。

凱蒂·海格斯特朗笑了起來。「哦，那便是我以前的生活，雷維克。你懂得嗎？」

「哦，爲什麼不呢？祇要能夠那麼做，那確是了不起的。可以給你不少的保障呢。」

「我倒不懂起來了。」她站起來，小心翼翼地走到了牀前。

雷維克微笑着。「一個人住在任何地方，原沒有多大的差別。有些地方比較舒適些，可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最要緊的，倒還是看一個人怎麼去安排。」

她伸出兩條修長多姿的玉腿，擱到了牀上。「一切都覺得不在乎了，」她說，「當你臥病了幾個星期之後，又能走路的時候。」

雷維克拿了一枝紙烟。「假如你不願意，你就不用再住在這兒。不妨住到朗卡斯忒去，祇要帶一個護士。」

凱蒂·海格斯特朗搖搖她的頭。「我想在這兒住下去，住到我能夠出去旅行。這兒我倒有了保障，不會給苦養之類的人來打擾。」

「她們來打擾你，你可以把她們撵出去，」雷維克說。「再沒有比恭聽空談更厭倦的。」

事丁。」

她小心翼翼地躺上了牀。「苔賽雖然歡喜空談，可是她倒是一個了不起的母親，你相信嗎？她帶大了兩個孩子，都長得很好呢。」

「那是有的。」雷維克毫不在意地答着。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了。她把毛毯蓋好了身體。「醫院真像是一個尼姑菴，」她說。「什麼最簡單的事情，也得重新的學習。譬如走路啊。呼吸啊。看東西啊。」

「是的。快樂就在我們的周圍。我們祇要去檢拾就行了。」

她望着他。「我也是這麼說啊。」

「我就是這麼說，凱蒂。祇有簡單的事，纔不會使我們失望。若以快樂而論，那你不宜出發得過遠的。」

季諾躺臥在牀上，一大堆的小冊子，在他毛毯上散放着。

「爲什麼你沒有開電燈啊？」雷維克說。

「我還是看得很清楚。我的眼睛是挺好的。」

這些個小冊子，都是關於人造假腿的描述。季諾用盡方法把它們蒐集了起來。他母親剛纔又帶給他最後的幾冊。他正在把一份彩色精印的經摺式的小冊子拿給雷維克看。雷維克便去開亮了電燈。「這是最貴的一種。」季諾說。

「可是並不是最好的，」雷維克答道。

「可是這是最貴的呢。我想跟保險公司說，一定要裝這一種的假腿。當然我並不歡喜它。祇是要那保險公司付出這一筆錢。我要一條木腿和那餘下來的錢。」

「保險公司也有自己的醫生，會來檢驗的呢，季諾。」

那孩子挺起了身子。「你以為他們會不讓我裝假腿嗎？」

「那不會。也許不裝那種最貴的。可是他們不會給你錢；他們要看你真正裝上了假腿。」

「那我就立刻把它拿下來變賣掉。當然我不會得到原價的。你以為我打得到一個八折嗎？我先要他九折。也許我們可以事先跟那個店舖去接洽。我裝不裝上去，跟那保險公司有什麼相干啊？他們的錢反正是要出的；此外，就沒有什麼關係了，是不是啊？」

「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你不妨去試一試。」

「數目也不小呢。我們可以買一隻櫃台買一些小酪坊所需要的生財。」季諾狡猾地微笑着。「天啊，像這樣的一條假腿，還有接連的關節，確實很貴的呢。這是一個精明的打算好極了。」

「那家保險公司派人來過這兒嗎？」

「沒有，還沒有說過假腿和賠款的事。祇談起手術和住院費。我們必須請一個律師嗎？你以為怎麼樣？開的是紅燈！我決沒有看錯。那警察——」

護士送晚飯進來了。她把晚飯端在季諾旁邊的桌子上。那孩子待她出去之後纔說話。「他們這兒吃的東西倒給得很多的。」他然後說。「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多的東西。我一個人也吃不完呢。我母親常常到這兒來，就把餘賸下來的吃了。我們兩個人也吃得夠。這樣她又可以省幾個錢。無論如何，這兒的房間錢，算起來已經不少了。」

「那是保險公司付的。隨你住哪兒，都沒有什麼關係。」

那孩子的灰色臉上，閃過一點兒光彩。「我跟范勃爾醫生說過的。他答應我給我一成佣金。他把賬單送給保險公司。讓他們付了；然後從賬款裏提出一成給我。」

「你真精明幹練，季諾。」

「當你貧困的時候，就不能不精明幹練一點啊。」

「那是對的。你覺得疼嗎？」

「在我已經沒有了的腳上。」

「那是因為還有神經的緣故。」

「我知道。居然還覺得疼，這是很有趣味的。已經沒有了的東西上，居然還覺得疼。也許我那條腿的靈魂，依然在那兒。」季諾苦笑着。他說了個笑話。然後把菜碟的蓋子揭開來。「湯，雞，蔬菜，布丁。有我母親愛吃的呢。她愛吃雞。我們在家裏是不常吃的。」他舒適地向後邊靠下去。「有時候我半夜裏醒來，想想這兒的費用，應該由我們自個兒來付。這是我在夜裏的想法，是第一個念頭。可是後來我又想起，我在這兒躺着，正好比一個富貴人家的兒子，我有權利可以要求一切，我可以打鈴招呼護士，護士都不能不來服侍，而且自有別人會來付賬。了不起嗎，是不是啊？」

「是的，」雷維克說。「真了不起。」

他在奧雪里斯的檢驗室裏坐着。「還有什麼人在那邊嗎？」他問。

「有的，」黎奧妮說。「伊伏妮。她是最後的一個。」

「請她進來。你沒有什麼毛病，黎奧妮。」

伊伏妮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姑娘，豐滿肥腴，碧眼黃髮，平闊的鼻子，短苗的手腳，跟一般娼婦一樣的。她得意揚揚地跳進了房間，翻開她披着的薄綢襯衣。

「那兒，」雷維克說。「那兒過去。」

「可以在這兒醫治嗎？」伊伏妮問。

「不。爲什麼啊？」

伊伏妮沒有回答，却靜靜地轉過頭去，露出她豐滿的臀部。那兒有青腫的鞭痕。她一定給什麼人毒打了一頓。

「我希望那個作踐你的客人，多給你一點兒錢，」雷維克說。「這不是玩兒的事情。」

伊伏妮搖搖她的頭。「一個生丁也沒給，醫生。那不是一個客人啊。」

「那簡直是笑話了。我不明白你會甘心給他那樣的。」

伊伏妮又搖搖她的頭，臉上露出一種滿足的神祕的微笑。雷維克看出她很樂意的樣子。一臉的倨傲神色。「我不是一個淫虐狂的人，」她說。她很驕傲，知道這樣一個字眼兒。

「那麼是什麼呢？吵架嗎？」

伊伏妮緘默了一會兒。「愛。」她然後說道，淫蕩地聳了聳肩膀。

「是他吃醋嗎？」

「是的。」伊伏妮微笑着。

「受傷得很厲害嗎？」

「這樣倒不會受傷的。」她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你知道嗎，雷維克，羅蘭苔太太起初還不許我去接客呢？祇做一個鐘頭的生意，我告訴她，祇要讓我試一個鐘頭！你瞧！有了這些青腫的鞭痕，生意倒比從前更成功了。」

「爲什麼？」

「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啊，對於這些個事很瘋的。他們會特別興奮。最近三天裏邊，我多掙了二百五十法郎。你說這些鞭痕要多少時候纔會褪掉啊？」

「至少兩三個禮拜。」

伊伏妮啞了啞嘴唇。「要是這麼下去，我可以買件皮大衣了。狐狸的——拚合得很好  
的貓皮。」

「假如不久就褪掉那麼你的朋友也很容易幫你的忙將你再打一頓啊。」

「那他不會，」伊伏妮爽利地說道。「他倒不會那樣的。他不是一個會作打算的野獸，你要知道！他祇是突然發了一陣子脾氣。當他暴躁起來的時候。否則我可以跪下來求他，可是他不會。」

「那是生就的脾氣。」雷維克抬起頭來。「你沒有什麼毛病，伊伏妮。」

她站了起來。「那麼，生意還可以做下去。一個老頭兒已經在樓下等着我了。一個長着灰色鬚鬚的老頭兒。最近幾次來過以後，他就常常來的。而且搶先的來，因為他要知道確實是第一個客人。我給他看我背上的鞭痕。他也發瘋起來啦。他在家裏是沒有說話機會的。就爲了這個原因。所以他夢想着怎麼去把老太婆毒打一頓，我相信。」她爆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醫生，這世界真有味兒，是不是？」便得意揚揚地跳出房間去了。

雷維克把他所用的器械放在一邊，走到窗子前面去。銀灰色的薄暮，高掛在屋子上。光禿的樹木，從瀝青馬路上直矗起來，彷彿死人的黑手。有時候我們在窳窳的城道裏，往往會看見這樣的手的。他打開了窗，眺望着外面。這是縹渺的時間，動盪於白晝與黑夜之間的。這是小旅館裏戀愛的時間——那些結過了婚，晚上板着臉兒管理家務的人們。這是開胃的

時間。這是大地獲得喘息的時間。這是倫巴底低地的義大利女人早已在說 *felicitas* note (義語：非常快樂的夜) 的時間。這也是失望的時間和幻夢的時間。

他關上了窗。突然這房間好像更黑了。陰影彷彿飛了進來，蹲縮在角落裏，作着無聲的啾啾。羅蘭苦送上來的那個高涅克酒瓶，宛如一顆發光的黃玉，在桌子上閃爍。雷維克佇立了一會兒——然後走下來了。

八音盒在奏着，大房間裏早已開上了通明的電燈。那些姑娘們穿着緋色綢的短襯衫，分成兩排坐在有墊的脚櫈上。狎客們都想看一看他們所點的姑娘的面目。六個客人已經來了，大多是中年的商人。他們是謹慎的專家；知道那一天檢驗，便在差不多的時間到來，可以確信自個兒不至於冒染淋病的危險。伊伏妮還是陪着她的老相好。他坐在一張桌子邊，面前放着一瓶杜白納。她就站在他身旁，一隻脚擱在椅子上，喝着香檳酒。每瓶酒上，她可以提一成的例金。花那麼多的錢，那個人真是優得很。那祇有外國人纔會做的。伊伏妮知道得明白。她那副神氣，頗像一個慈祥的馬戲班教練。

「你要再來一杯蘋果白蘭地嗎？」雷維克問。

「這恩點點頭，『好的讓我再來一杯。』」

他招呼着旅館裏的主人。『你們還有比這個更陳的蘋果白蘭地酒嗎？』

「這個不好嗎？」

「好是好的。可是也許你們的地窖裏還有別的好酒。」

「待我去瞧瞧。」

侍者走到櫃台那邊去，女店主正在跟她的貓打盹。他便穿過一重玻璃門，走進一個住着店主藏着帳冊的房間。隔了半晌，侍者露出一種嚴重的神色，連瞧也不瞧雷維克一眼地，跨下樓梯走到地窖裏去了。

「好像還有呢。」

侍者回來了，就像抱着個孩子似地手裏捧了個酒瓶。酒瓶很髒；倒不是出門攜帶的包裝得很古怪的酒瓶，而祇是儲藏在地窖裏好多年的塵封的樣子。他謹慎地開了瓶蓋，拔去木塞，找來了兩個大酒杯。

「先生，」他跟雷維克說着，斟下了幾滴。

雷維克接過酒杯，聞一下氣味。然後喝了一口，把身子往後一靠，點了點頭。那侍者也肅

然地點點頭，第三次將兩個酒杯斟滿了。

「試試這個，」雷維克跟瓊恩說道。

她啜了一口，就把酒杯放了下來。那侍者望着她，她瞧着雷維克，顯出驚異的神情。「我從來沒有嘗過這樣的味道，」說着她又啜了一口。「不要喝——祇要嗅。」

「對了，太太，」那侍者得意地說着。「你領略到它的味道了。」

「雷維克，瓊恩說，「你這個可危險啦。喝了這種蘋果白蘭地，我就不想再喝別的酒了。」

「哦，是的，你會再喝別的酒的。」

「可是我會懷想着這種酒。」

「那就不壞。那你成了一個幻想家了。一個蘋果白蘭地的幻想家。」

「可是我就不要再喝別的酒啦。」

「那却不然。別的蘋果酒，事實上也許會更好的。喝着它的時候，就會渴想着先前的蘋果白蘭地。因此它本身便覺得不同凡俗了。」

瓊恩笑了起來。「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你自個兒也知道。」

「當然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然而我們正在沒有意義中生活，哪並不是生活在事實的些許麵包上。否則，戀愛便成了個什麼呢？」

「這跟戀愛又有什麼關係啊？」

「關係大得很。這給戀愛以持續的保障。否則我們祇會戀愛一次，以後就什麼都拒絕了。可是就因為那樣，所以對於一個遺棄者或是被遺棄者的餘剩的欲望，便成了新愛人頭上的靈光。先把一個人遺棄了，當然會給新愛人以一種冥想的光彩的。那是神聖的古老的幻覺。」

瓊恩望着他。「我聽着你說出這些話來，真覺得討厭。」

「我也是這樣呢。」

「你不應該說的。即使是說着玩兒，那會使一個奇蹟成爲一個詭計的呢。」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這口氣，彷彿你早已厭倦，正想遺棄我了。」

雷維克無限溫柔地望着她。「你不用那麼想，瓊恩。真要那樣的時候，總是你遺棄我的。不會我遺棄你。那是可以斷言的。」

她把酒杯重重地放到桌子上。「胡說！我不會離開你的。你又想跟我講起什麼事情嗎？」

那雙眼睛，雷維克想彷彿在背後映耀着閃電。從燭光的陣雨中，映耀着柔和殷紅的閃電。「瓊恩，」他說。「我不想跟你說起什麼事。我想告訴你一個浪潮和磐石的故事。那是一個很古老的故事。比我們還老呢。你聽。從前有一個時候，一個浪潮愛上了一塊海裏的磐石，譬如說是喀普里灣吧。浪潮在磐石的周圍，舐吮着，揮舞着，她日日夜夜地吻他，用她白手臂去抱他，太息着，啜泣着，哀戀着他的愛。她愛着他，在他周圍猛攻，就這麼着漸漸地把他蝕空了，於是有一天他屈服了，完全給蝕空啦，沉落在她的手臂裏。」

他啜了一口蘋果白蘭地。「於是呢？」瓊恩問。

「於是他突然地不復成爲一塊被戲弄，被戀愛，被夢寐求之的磐石。他祇成了一塊沉溺在她懷裏的海底下的亂石。於是那浪潮感覺得失望了，被欺騙了，又去追求別的石了。」

「於是呢？」瓊恩心虛似地望着他。「那是什麼意思啊？他仍然是一塊磐石哪。」

「那浪潮也常常會這麼說的。然而動着的東西總比不動的東西來得強。海水比磐石

要強得多咧」

她露出一副不耐煩的神情。「這些個話，跟我們的事有什麼相干呢？那不過是一個無聊的故事。你也許又在跟我打趣了。真要是那樣的時候，一定是你離開我，這是我敢確信的。」

「那，」雷維克笑着說道，「那是你臨走時的最後一句話。你要向我解釋，是我離開你的。於是你就找到了理由——而且你也會相信那些個理由——那你在世界的最古老的法庭之前，也便有理了，那法庭是自然。」

他招呼了侍者。「我們能買這一瓶蘋果白蘭地酒嗎？」

「你想帶這瓶酒回去嗎？」

「對啦。」

「先生，那與我們這兒的規定，是牴觸的。我們不賣瓶酒。」

「問問老闆。」

那侍者回來時拿了一張報紙。一張巴黎晚報。「老闆說特別通融，」他把瓶蓋塞緊，將巴黎晚報上的體育版撕下，摺着塞進了口袋，然後拿酒瓶包了起來，這樣解釋道。「這兒，先

生。你最好把它藏在陰冷的地方。這是打老閩的祖父家裏拿來的。」

「好。」雷維克付了賬。他拿起酒瓶，望了一下。「那照耀着諾曼第當風暴露着的古老菓園裏的蘋菓的陽光，晒過一個炎熱的夏天，一個蔚藍的秋天，便跟我們一起來吧。我們需要你在這天地間的某一個地方，現在正發生着一陣風暴呢。」

他們走到了街上。天已開始在下雨。瓊恩立定了。「雷維克！你愛我嗎？」

「愛你，瓊恩。超乎你想像的愛你。」

她偎倚着他。「有時候彷彿不像在愛我呢。」

「那可不然。否則我不會跟你說這些個事了。」

「你最好還是跟我說別的事。」

他瞧着細雨，微笑起來。「戀愛不是一個常常可以找尋暗影的池塘，瓊恩。戀愛有漲落的潮水。有沉船，有沉陸，有章魚，有風浪，有金箱，有珠寶。可是珠寶是藏在深處的。」

「我不懂這些個謎語。戀愛是屬於雙方的。永遠。」

永遠，他想。那是古老的神話。連一分鐘都把握不住呢。

她震顫着，扣上她的外衣。「我但願現在就是夏天。」她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

渴望過夏天的。」

她從衣櫥裏拿出了一套黑晚服，摔到了牀上。「有時候我真是恨它。老是這一套黑色的晚服！老是希海拉柴特！老是一樣！老是一樣！」

雷維克抬起頭來。他沒有說什麼話。

「你不懂得嗎？」她問。

「哦，是的——」

「你爲什麼不帶我離開這兒啊，我親愛的？」

「到哪兒去？」

「隨便哪兒去。」

雷維克打開了蘋果白蘭地的紙包，將軟木塞旋開了。又找了個酒杯，斟滿了酒。「來，」他說。「喝這一杯酒。」

她搖搖她的頭。「不會有用的。有時候喝酒也沒有用。有時候什麼都沒有用。今夜我不想去了，到那些饑子那兒去。」

「那就耽在這兒。」

「耽在這兒怎麼成呢？」

「打個電話去，說你在生病。」

「可是，我明兒個還是要去的。那就更壞了。」

「你可以生幾天病。」

「那也是一樣。」她望着他。「那怎麼辦？我到底有什麼不對勁兒啊，雷維克？是雨嗎？是這種濕潤的黝黯嗎？有時候真彷彿躺在棺材裏似的。這些沉溺我的灰色的永晝。剛纔我倒忘記了，跟你一起在那個小酒店裏，我很快樂——你爲什麼儘說些遺棄啊被遺棄啊這一類的話？我不願意知道，也不願意聽。那叫我悲傷，彷彿把一些我所不願意看的照片拿給我看，那使我不安。我知道你沒有那樣的用意，可是却刺傷了我。那刺傷了我，於是雨也下了，黝黯也來了。你不會懂得的。你來得強。」

「強嗎？」雷維克重說着。

「是的。」

「你怎麼知道的呢？」

「你不害怕。」

「我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那也並不是一樣的事啊，瓊恩。」

她沒有傾聽着她的話。祇是大踏步穿過了房間，這樣的脚步，顯見得房間太小了。她常常這樣跨着很大的脚步，彷彿衝撞着虛無的風似的。「我要離開這一切的東西。」她說。「離開這個旅館，離開這個夜總會，還有這些貪婪的眼睛，離開這一切。」她站住了。「雷維克！我們必須這樣生活嗎？我們就不能像彼此相愛的別人那樣地生活嗎？我們就不能夠住在一起，置有一些屬於我們的東西，享受夜晚和安謐，而不要再那麼帶幾件手提皮包，過這種空虛的日子，住這個連自己也變成了生客似的房間嗎？」

雷維克的臉上，露出一種難以領悟的神情。果然來了，他想。他隨時準備着會來的。「你真為我們這樣打算嗎，瓊恩？」

「為什麼不呢？別人家有的溫暖，屬於兩口兒的，幾個房間，關上房門，煩躁之感就沒有了，不像現在這樣還會爬過了牆壁，竄落進來。」

「你真是這樣打算嗎？」雷維克又重說了一句。

「是的。」

「一份整潔的小小的公寓，過一種整潔的小資產者的生活。在地獄的邊緣，獲得整潔的小小的苟安。你真是這樣打算嗎？」

「你也可以用別的字眼兒說的，」她抗議地說。「不一定這樣的——藐視。當你愛着的時候，就會用別的字眼兒的。」

「那也一樣，瓊恩。你真是這樣打算嗎？我們誰都不作這樣的打算。」

她立定了。「我是的。」

雷維克微笑起來。這微笑，蘊藏着溫柔、譏刺、和哀怨的陰影。「瓊恩，」他說，「你也不是你比我更差了。可是那還不是唯一的理由。還有別的呢。」

「哦，」她悽苦地答道。「我知道。」

「不，瓊恩。你不會知道的。可是我會告訴你。那樣來得好。你不要像現在這般的想法。」她還是站在他面前。「讓我們快快的講吧，」他說。「可是你，以後千萬不要多問我。」她沒有回答。她的臉很空寂。突然又像她以前的面容了。他捏着她的手。「我住在這兒，

法國，是非法的，」他說。「我沒有身份證。那是真正的理由。那是我所以不能租賃公寓的理由。要是我愛上了誰，也不能夠結婚。因為那全需要我的身份證，和護照上的簽署。我都沒有。」

我甚至還不准許工作。祇能偷偷摸摸地行醫。除了眼前的這種樣子，便沒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了。」

她凝視着他。「是真的嗎？」

他聳聳肩膀。「還有兩三千的人，像我一樣地生活着呢。我相信你也知道的。現在是，什麼人都知道了。我祇是兩三千人中的一個。」他微笑着，鬆開了她的手。「一個沒有前途的人，正如莫洛索夫所說的。」

「哦——可是——」

「我也生活得很好。我工作，我生活，我有你——一點點兒的不方便，又算得了什麼呢？」

「那些警察呢？」

「警察倒也不大來麻煩的。假如他們真把我逮去了，也不過將我放逐出境而已。可是那也不是常有的事。好吧，現在你去打個電話給夜總會，說你今夜不去了。我們今兒可以享受一晚上。整個兒的一晚。告訴他們，你在生病。如果他們需要證明書，那我可以跟范勃爾醫生要一張給你。」

她並不走。『放逐，』她說着，彷彿祇有慢慢兒纔會懂得似的。『放逐嗎？打法國放逐出去嗎？那你就得走了嗎？』

『走這麼一個短短的時候。』

她好像並不在聽着他。『走了！』她重複着說。『走了？那我怎麼辦呢？』

雷維克微笑了。『是的，』他說。『那你怎麼辦呢？』

她坐在那兒，用肘子凭靠着，彷彿癱軟似的。『瓊恩，』雷維克說，『我在這兒已經住了兩年，沒有發生過事情。』

她的臉色還沒有變。『縱然如此，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呢？』

『那我就會回來。在一兩個星期之內。好像一次旅行而已。你現在就打電話到希海拉柴特去吧。』

她踉蹌地站起身來。『我怎麼說呢？』

『說你害了支氣管炎。嗓子裝得沙一點兒。』

她走到電話機那邊去。却又急急地回來。『雷維克——』

他小心地鬆了鬆自己。『來，』他說。『讓我們忘記了吧。那實在也是一種福氣。我們可

以不至於成爲情感的坐收漁利者。那可以使愛情純潔——讓它祇是一個火鉢——不要變爲烹煮家庭菜蔬的爐灶。現在你去打電話吧。」

她舉起了聽筒。當她講話的時候，他就一直望着她。起初她還沒有專心，她也盯着他看，彷彿他立刻就會給人家逮捕似的。可是隨後她漸漸地撒謊了，坦然地臨時編造了些話。實在有許多是無需乎說的。她的臉色轉得很生動，反映着她正在描述的胸口痛楚的神情。她的嗓子顯得更疲憊，逐漸地沙啞起來，最後給咳嗽打斷了。她已經不復矚望着雷維克；祇是向前直視着，全神貫注地在扮演她的角色。他悄悄地望着她，然後喝下了一大口酒。沒有什麼錯綜複雜的，他想。一面反映得這麼真切的鏡子——可是沒有執着什麼啊。

瓊恩把聽筒放下，掠了掠她的頭髮。「他們都相信了。」

「你裝得好。」

「他們說，我應該躺在牀上休息。而且，要是明兒個還不能好全，天不保佑的話，就再就在家裏好啦。」

「你瞧！還顧到你明兒個呢。」

「是的，」她說着，臉色轉得幽沉了一會兒。「假如你要那麼的解釋。」然後她走到他

身邊。「你嚇我，雷維克。你說這不是真的。你的話啊，常常是說着玩兒的。你要跟我說，這不是真的。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

「這不是真的。」

她把頭靠在他肩膀上。「這不會是真的。我不願再這麼孤零零地一個人啊。一個人的時候，我就覺得毫無意義啦。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的。沒有了你，我就覺得毫無意義了，雷維克。」

雷維克俯視着她。「瓊恩，」他說。「有時候，你像一個看門人的女兒，有時候，你像一個森林的女神。而有時候，你兩者都像。」

靠在他肩膀上的頭，一動也不動。「那我現在像什麼呢？」  
他微笑了。「張着銀弓的森林中的女神。無邪而又無情。」

「你應該常常這樣跟我說。」

雷維克緘默着。她沒有懂得他的意思。也不需要懂得。她顯出一種任性的樣子，毫沒有

● 森林的女神 (Diana of the Woods) 據羅馬神話 Diana 為森林之女神，或為狩獵之女神——

任何的顧慮可是難道打動他的就是這點兒個性嗎？誰需要一個像他自個兒一般個性的人呢？誰要在愛情上講道德呢？這是弱者的機智。犧牲者的悲歌哪。

「你在想什麼啊？」她問。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嗎？」

「有一點兒，」他說。「我們離開這兒幾天，瓊恩到太陽出來的地方。到坎市或者安底卑斯去。管他媽的小心謹慎！管他媽的三個房間的公寓，和什麼中產階級的梟鳴！管他媽的黑暗、寒冷、和雨！當那整個的城市，炎熱的和渴望着夏天的，跟月亮一塊兒睡熟的時候，你自個兒不就成了布達佩斯和夜間的栗樹花香嗎？」

她立刻挺立了起來。「你真是這樣打算嗎？」

「是的。」

「可是——那警察——」

「管他媽的警察。那兒的危險比這裏不會更多的。旅行者的寓所，不會常常被檢查的。尤其是那些並不豪華的旅館。你從沒有去過那兒嗎？」

「沒有。從來沒有。我祇到過義大利和亞得里亞海。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呢？」

「在兩三個星期之內。那是最好的時間了。」

「可是，我們有沒有錢呢？」

「有一點兒。兩星期之內，我們可以籌足的。」

「我們可以住在一個小公寓裏，」她很快地說。

「你不是住小公寓的人。你應該住這樣的洞窟，或者第一流的旅館。我們可以住在安底卑斯的凱普旅館。而且，很乾淨。那些個旅館啊，安全倒可以保證的，因為沒有誰來查什麼身份證。在三兩天裏邊，我要為一個要人開割腸胃，那是一個總督或者是一個部長，我們不鈎的錢總可以湊起來了。」

瓊恩立刻站了起來。她的臉色也變了。「來，」她說。「讓我再喝幾杯陳的蘋果白蘭地吧，雷維克！那真彷彿是一種幻夢中的蘋果酒呢。」她走到了牀前，撩起了身上的晚服。「我的天！我可祇有這麼兩件破舊的黑衣裳呢！」

十四

安特烈·杜侖實在很震怒。「再沒有你的事了，」他說。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他從范勃爾那兒知道，杜侖這一次手術，收費一萬法郎。要是不跟他預先講定該拿多少，杜侖一定還祇給他二百法郎。最近一次，他就這樣吃了虧的。

「半點鐘之後就要施行手術了。我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手的，雷維克醫生。」

「我也沒有想到啊，」雷維克說。

「你要知道，你是一直賴信我的德意的。我真不懂，現在你居然這樣的市儈氣了。當病人知道他自己的生命操在我們手裏的頃刻，我簡直不忍爭執這些錢的事。」

「我也不忍啊，」雷維克答道。

杜侖望了他一會。他那蓄着山羊鬍的皺臉上，露出一種嚴肅與憤慨的神情。他推了推

那副夾鼻眼鏡。「你想要多少錢呢？」他勉強地問。

「兩千法郎。」

「什麼？」杜俞彷彿挨了當頭的一擊，簡直不能夠相信。「笑話，」他這樣簡捷地說。

「好的，」雷維克答道。「那你很容易去找另外一個人啊。找皮諾去；他挺高明的。」

他拿了外衣，正想穿上。杜俞望着他。他那嚴肅的臉，顯得很苦惱。「等一下，」當雷維克拿起帽子的時候，他便這樣說。「你不能夠讓我這樣子垮台啊！你爲什麼不在昨天告訴我呢？」

「昨天你在鄉下，碰不到你。」

「兩千法郎！你知道嗎？我自己也拿不到這許多？病人是我的朋友，我祇收他一點兒成本。」

杜俞的樣子，怪像兒童讀物上的天父。他已經七十歲了，是一個診斷的名手，却不是一個高明的外科醫生。他的臨牀信譽，大部分都靠以前一位助手皮諾建立起來的，而那位助手却在兩年前出去自己掛牌了。打那個時候起，杜俞就請了雷維克代他施行比較困難的

手術。雷維克的知名醫道，是在刀口小，不留疤。杜俞是波爾多酒窖的知名鑒識家，也是豪華宴

會的座上客因此他的病人就都從那方面來的。

「祇要我早知道了，」他囁囁着。

他是往往早已知道的。所以在每次重要手術之前，他總是在鄉下別墅裏躲上一兩天。就想避免談論手術的價格。開刀以後，事情便簡單了——於是他爭取下一次的機會——然後再下一次，全都是一樣的。而這一次，出乎杜俞意料之外的，雷維克沒有像往常那樣在開刀的時候進來，而在約定動手之前半個鐘頭就進來了，因此可以在病人上麻醉劑以前就跟他談判。他當然不能因為開刀而停止了談判的。

一個護士從開着的門裏探進頭來。「我們可以開始上麻醉劑了嗎，教授？」

杜俞望望她。然後懇求似地憐憫似地望了雷維克。雷維克也憐憫似地可是堅毅似地回望了一下。「你以為怎麼樣，雷維克？」

「決定在你啊，教授。」

「等一下，護士。我們還沒有把進行的程序弄清楚呢。」護士退去了。杜俞轉過頭去望雷維克。「現在怎麼辦？」他譴責似地問。

雷維克將雙手插在口袋裏。「把手術改到明天——或者延遲一小時，請皮諾來。」

二十年來，所有杜倫的手術，差不多都是皮諾施行的，可是就沒有上進的門徑，那是因為杜倫把他出去行醫的一切機會都剝奪了，永遠把他當作優秀的部屬。他很懷恨杜倫，要求過至少給他五千法郎，這些事雷維克全知道。而杜倫他自己，當然也知道的。

「雷維克醫生，」他說。「我們的職業，不應該也那麼討價還價哪。」

「那我同意。」

「爲什麼要我來考慮解決這個問題呢？直到現在，你不是總很滿意嗎？」

「從來沒有，」雷維克說。

「可是你就沒有跟我說起過。」

「那是因爲說也沒有用。而且，我對於錢的事，向來不感興趣。這一次呢，我却有了興趣了。我需要錢用。」

護士又走了進來。「病人很不耐煩呢，教授。」

杜倫望着雷維克。雷維克也回望着他。法國人那兒，錢是不容易賺的，那他知道。比猶太人那兒更難呢。猶太人還知道均分，可是法國人祇看見要他分出去的錢。

「再等一會兒，護士，」杜倫說。「先去檢驗脈搏、血壓、和體溫。」

「早已檢驗好了。」

「那就開始上麻醉劑吧。」

護士走了。「那麼好的，」杜俞說。「我就給你一千。」

「兩千，」雷維克校正着他。

杜俞沒有答應。他捋着他的山羊鬚。「聽我說，雷維克，」他然後親切地說。「你是一個不準行醫的難民——」

「我不願意替你施行任何手術了，」雷維克鎮靜地打斷了他的話。他知道又要聽他那番陳腐的教訓，說什麼國家對他這樣寬容，他應該知所感激。

可是杜俞居然沒有說出來。他知道時間已經太迫促了。「兩千，」他忍痛地說，彷彿每一個字眼兒，都是從他喉嚨裏飛出來的鈔票。「這筆錢啊，還要我自個兒掏腰包呢。我想你總還記得我過去給你分賬的辦法。」

他等着。好奇怪，雷維克想，吸血鬼居然也講起道德來了。這個鈕扣上掛着法國榮譽勳章的老騙子，竟責備我說我是他提拔的，却不說他玷污了我。而他居然還那麼相信着。

「好的，就是兩千，」杜俞說。「兩千，」他又重說了一遍。彷彿他說着家啊，愛啊，上帝啊，

綠的蘆荀啊，小的鵝鵝啊，陳的聖·愛彌林酒啊的類！——「好的，那麼現在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那個人有着便便的大腹，可是很瘦細的胳膊和腿。雷維克在偶然的機會中，知道了他是誰。他的名字叫藍瓦爾，是一個管理難民機構的高級官吏。有一次，范勃爾當作一個特別笑話似的講給他聽過。藍瓦爾這個名字，國際旅館裏的所有難民，無有不知道的。

雷維克很敏捷地開了第一刀。皮膚便像書頁那樣翻了開來。他把皮膚箝緊了，望着綻裂出的黃色的脂肪。「我們要把這些脂肪割掉幾磅。作為免費的禮物。他纔可以照常吃喝呢。」

杜俞沒有回答。雷維克爲了要接觸肌肉，便把脂肪層割掉了。他現在居然也躺下啦，這個難民的小神道，他想。這個傢伙把幾百人的命運抓在他手裏，抓在他蒼白臃腫的手裏，可是這雙手啊，現在也毫無生氣地攔在這兒了。這個傢伙，會把年老的梅歐教授下令放逐，那位教授體力不濟，再也無法往十字架的路上走，便在放逐前一天，在國際旅館的衣櫥裏自殺了，因為除此以外便沒有一個鈎子，所以在衣櫥裏縊死。而且他也吊得起來，憔悴的身體，

已經連衣鈎都可以弔得他起來的。他的身體僅僅成了一束衣服，和裹在裏面的一條縊死的生命——那便是第二天早晨女侍發覺的情形。要是這個便便大腹還有一點兒慈悲的話，梅歐也許至今還活着。「夾子」他說。「棉塞。」

他繼續地割着。犀利的刀鋒，切除的感覺。腹部的窟窿。雪白的一圈圈的腸臟。這個開裂着肚腹躺在這兒的人，原有他的道德原則的。他對於梅歐，懷有一種人類的惻隱心，可是他有一種所謂愛國責任的觀念。一個人總有一張可以躲藏的幔幕——上司還有他的上司——命令，指示，責任，吩咐——最後還有那個三頭六臂的妖魔，風紀，需要，不變的現實，任務，或者其他各種不管叫做什麼的東西——往往總有一張幔幕，最簡單的人道的律法便給隱匿在後面。

那是腎臟腐爛而有病的。路西臬惡貨市場的幾百種東西把他填壞了的，那獸腸 mode de Caen（法語：凱恩式的）那雄鴨汁，那雉肉，小雞，油湯，壞的脾氣，還有幾百品脫的波爾多美酒。梅歐教授是決不會這樣的。假如現在有點兒錯失，割的太闊，割的太深——那麼在一星期之內，豈不是會有一個較好的人，坐到那個充溢着檔案和衣魚的霉味的房間裏，而無數瑟縮着的難民，便在那兒等待着生或死的裁判嗎？一個較好的人——然而，也許

來一個更壞的呢。這個失掉知覺的六十歲的老邁的身體，躺在這兒明澈燈光下的桌子上，他自個兒無疑地也以為是有人性的。當然他是一個溫柔的丈夫，仁慈的父親——可是當他一進那間辦公室啊，便立刻變成了暴君，儘是那麼咆哮着，「我們不能夠那樣做」——還有「再能到哪裏去找我們呢，假如」——諸如此類的話。法國也不至於滅亡，假如梅歐還能繼續吃他那口苦飯——假如寡婦魯茲斯爾還能在國際旅館的女侍下房裏等待她已經陣亡的兒子——假如結核病患者的布販施塔爾曼，不以非法入境罪而判處徒刑，等他監禁六個月後釋放出來，渡過邊陲而回去的時候，已經是奄奄待斃了。

好得很，這一次的開刀好得很。不太深，也不太濶。腸線，瘤節，胆囊，他拿給杜俞看。在白光底下，顯得油膩膩的。便扔進了水桶。讓我們繼續工作吧。爲什麼在法國他們用雷凡定。來縫呢？把夾子拿掉！這一個年俸三四萬法郎的官吏的溫暖的肚腹。他怎麼能一次付出一萬法郎的手術費呢？不夠的開支又從哪兒賺來的啊？這個便便大腹，也玩過石彈戲的。這一針縫得很好。一針又一針地。兩千法郎依然劃在杜俞的臉上，雖然他的鬍鬚倒不翹了。那是在

雷凡定 (reverdine) 雷凡定所創製之尖針，穿有洞眼，嵌合自如，用以縫合皮膚者。雷凡定 Reverdin,

Albert (1881—1929) 爲日內瓦之著名外科手術家——譯者

他的眼睛裏。一隻眼睛裏一千法郎。愛情會把一個人的性格都毀了。我是不是要勒索這個坐獲漁利的人，以動搖他對於提拔後進的神聖使命的信心呢？明天他會假獻殷勤地坐在那個便便大腹的牀邊，接受他對於手術的道謝。仔細，還有一個夾子了。這個便便大腹的意義，在瓊恩和我，便是夠往安底卑斯去玩兒一星期。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塵灰的兩點中，可以享受一星期的光亮。在大雷雨前的一片蔚藍的天空。現在是腹膜的縫合了。爲了兩千法郎，也得特別道地一點。爲了紀念梅歐，我要把一柄剪刀縫合在裏面。耀眼的白光。爲什麼一個人這樣胡思亂想啊？報紙，也許是無線電。說謊者和懦夫的不斷的絮聒。雪崩似的說話，沒有個中心。錯綜複雜的頭腦。揭發給一切籠絡羣衆的流氓。不用再咀嚼那些硬麵包似的知識了。沒有牙齒的頭腦。真是無聊。現在都弄好了。還是一張鬆軟的皮膚。在幾星期之內，他又可以放逐那些瑟縮的難民了。假如他不死。然而他是不會死的。像他那樣的人，往往會活到八十歲，尊崇榮耀，子孫滿堂，纔會死去。現在都好了。結束了。把他拿走吧！

雷維克脫下手套，除下面罩。那個要員給毫無聲息的輪車推出了手術室。雷維克還叮望着他。藍瓦爾，他想，你纔不知道呢！你這個完全合法的胆囊，却供給了我這個非法的難民，在里維耶拉非法地玩幾天！

他開始在洗手。杜俞在他旁邊，慢慢地井井有條地也在洗着手。這個老頭兒的一雙高血壓的手。當他仔細地擦着手指的時候，下顎彷彿很有節奏似地咀嚼着什麼，慢慢地，好像在磨粉。手指擦停的時候，咀嚼也便停止了。後來手指又開始在擦着，下顎又復開始了咀嚼。而這一次，他洗得很緩慢，很從容。他想把兩千法郎多保留幾分鐘吧，雷維克想。

「你還在等着什麼啊？」半晌杜俞這樣問。

「等着你的支票。」

「等病人付了，我就送給你。那不過幾個星期，等他出院之後。」

杜俞在擦乾他的手。然後他拿起一瓶奧賽香水在洒着。「你總信任我的吧，是不是啊？」他問。

騙子，雷維克想。他居然還想盤剝點兒呢。「你說過病人是你的朋友，他祇給你成本。」

「是的，」杜俞沒精打彩地說。

「那就好——所謂成本，祇有材料和護士費用的幾個法郎。你是院長。假如你算一百法郎吧——那你可以扣除，讓我以後再拿好了。」

「那成本啊，雷維克醫生，」杜俞挺立起來，這樣說道，「說來抱歉，比我想像的還要高。」

得多呢。給你的兩千法郎也是那裏邊的一部分，所以我也要算在那個病人的頭上。」他嗅了嗅手上的香水味。「你瞧——」

他微笑了。他那焦黃的牙齒，跟他雪白的羊鬚，正成了個絕妙的對照。彷彿什麼人把水潑在雪上似的，雷維克想。無論如何，他會付的。范勃爾會信賴那宗款子，給我這筆錢的。我現在真不想向這個山羊鬚子求什麼情了。

「好的，」他說。「假如你手頭不方便，就過後再送給我吧。」

「並不是我手頭不方便。雖然你的要求，提得這樣倉卒，這樣突兀。那倒是手續的問題。」

「也好，那麼就說是爲了手續的問題，反正是一樣的。」

「那却截然不同。」

「結果總是一樣的，」雷維克說。「現在請你原諒我。我要去喝酒了。再會吧。」

「再會，」杜俞愕然地說。

凱蒂·海格斯特朗微笑着。「你爲什麼沒有跟我一塊兒去呢，雷維克？」

她站在他面前，娉婷地，鎮靜地，兩條長腿，雙手插在外衣口袋裏。「腓埃索爾的蓮翹，一定已經盛開了。沿着花園的牆根，滿眼是蠟黃的火。一個火爐。書籍。安謐。」

外面有一輛卡車，沿着人行道轆轤地滾過。醫院接待室的玻璃相架，也都叮叮地響着。那些都是查得理大教堂的照片。

「夜間的甯靜。一切都離得遠遠的。」凱蒂·海格斯特朗說。「你喜歡那樣的情景嗎？」

「喜歡。可是我受不了。」

「爲什麼受不了呢？」

「對於一個自個兒很甯靜的人，甯靜纔有用啊。」

「那我自個兒也不甯靜。」

「你知道什麼是你所需要的。那也差不多是一樣的啦。」

「你難道不知道什麼是你所需要的嗎？」

「我什麼也不需要。」

凱蒂·海格斯特朗慢慢地扣上她的外衣。「你說，現在是什麼啊，雷維克？快樂呢還是

失望」

他不耐煩地微笑着。「也許都有一點兒。照例是，都有一點兒，可是一個人就不應該多想這些個事情哪。」

「那麼應該怎麼呢？」

「應該快樂。」她望着他。

「一個人快樂，就不一定需要別人哪，」他說。

「一個人往往需要另一個人纔會得快樂的。」

他緘默着。我在談着些什麼啊？他想。旅途的閒談，離別的慌亂，含糊的說教。「爲了你所說起過的小小的快樂，那是不必的，」他說。「到處盛開着花朵，好像焚燬了的屋子周圍的紫羅蘭。一個不希望什麼的人，是決不會失望的——這是個最好的原則。這樣，任何事情便都彷彿是增添上去的了。」

「那都是空話，」凱蒂·海格斯特朗答道。「當一個人躺在牀上，左思右想的時候，這些話好像是對的。可是當他走到了地上，便都變成空話了。於是他又忘記了一切。他又需要得更多。」

一道斜斜的光芒，穿過窗子，直落在她的臉上。讓一雙眼睛陷在黑影裏；祇有一張嘴是滿浴着光芒的。

「你認識一位在佛羅倫斯的醫生嗎？」雷維克問。

「不認識。我難道還需要醫生嗎？」

「以後說不出會有什麼細小的事情的。不論什麼事情。如果你在那邊也有一位醫生在，我就更放心了。」

「我覺得身體很好。萬一有什麼事情我會趕回來的。」

「當然囉。這也不過是預防萬一而已。那邊佛羅倫斯有一位很好的醫生，費奧拉教授。

你記得住嗎？費奧拉。」

「我會忘記的。可是那也無所謂，雷維克。」

「我會寫信給他。他會照顧你的。」

「那又爲什麼呢？我又沒有什麼病痛哪。」

「職業上的預防，凱蒂。並沒有其他的原因。我會寫信給他，請他打電話給你。」

「隨你算便。」她拿起了手錢袋。「再會吧，雷維克。我要走了。也許我直接從佛羅倫斯

到坎市去再打那兒乘薩伏衣伯爵號到紐約假如你即便來到美國你會找到一個住在村舍裏的女人，跟她的丈夫、孩子、馬和狗。我把你所認識的凱蒂·海格斯特朗留在這兒。她在希海拉柴特有着一個小小的墳墓。要是你到那兒去的時候，請你喝一杯酒。」

「好的。喝伏特加酒。」

「是的。喝伏特加酒。」她在房間的陰暗處，猶豫不決地站着。光線從她背後落在查得理的一張照片上。那個高高的祭台和十字架。「好奇怪，」她說。「我應該很高興的。我又不是一——」

「臨別往往是這樣的。即使跟失望分袂的時候。」

她站在他面前，踟躕地，顯得很溫婉，很堅毅，可是有點兒悲愁。「臨別的時候，最簡單的辦法，往往是就走，」雷維克說。「來吧，我跟你一塊兒走出去。」

「好的。」

天氣溫暖而濕潤。張在屋頂上的天空，看去好像是灼熱的鐵。「我想叫一輛出差汽車，

凱蒂。」

「不。我想走到拐角上。我看見那邊有一輛在。今天還是我第一次出門呢。」

「覺得怎麼樣？」

「覺得像酒。」

「你要我替你喚一輛街車嗎？」

「不。我想走路。」

她俯視着濕潤的街道。於是她微笑了。『在有些個騎角裏，好像還留着點兒恐懼。那也  
是病後的關係嗎？』

「是的。正是那個關係。」

「再會吧，雷維克。」

「再會吧，凱蒂。」

她又站了一會兒，彷彿有什麼話要說。然後她踏着小心翼翼的脚步，走下階梯，纖弱的，  
仍然很溫婉的，循着街道，走向紫色的黃昏，走向她的毀滅。她頭也不回的走了。

雷維克走了回來。當他走過那間凱蒂·海格斯特朗住過的病房時，突然聽到了音樂。  
他驚奇地站住了。他知道這裏還沒有新來的病人搬進去。

他輕輕地推開了門，看見一個護士踞伏在一個無線電唱機前。她聽到了雷維克的聲音，便突然一怔，站了起來。唱機在開着一張陳腐的唱片：La Dernière valse（法語：最後的華爾滋。）

那姑娘把衣服按平了。「海格斯特朗小姐送我這個唱機作禮物，」她說。「這是美國製造的。這兒買不到。全巴黎都沒有得買。這是這兒唯一的唱機了。我立刻就在試。自動地已經調換了五張唱片啦。」

她現出一副誇耀的神色。「至少要值三千法郎呢。連這許多唱片一起有五十六張。而且，還有一隻收音機裝置在裏面。真是幸運。」

幸運，雷維克想。快樂。又是這一套。這兒開的是唱機。他站住了聽着。提琴的聲音，從樂隊裏飛揚了出來，彷彿一隻鴿子那樣，淒惋而傷感。這種抑鬱的氣氛，有時候比蕭邦<sup>①</sup>的那些夜曲還要感動我們的心。雷維克環顧着四周。牀鋪已經拆掉，被褥已經搬開。換下來的單子堆放在門口。窗子敞開着。暮色冷酷地窺探着房間。一股淡褪了的香味，和一縷消逝了的華

● 蕭邦：(Chopin, Frédéric François 1809—1849) 波蘭作曲家。所作樂曲，雖皆限於鋼琴演奏者，但不拘泥於過去之形式，別創一格，以新穎著稱。——譯者

爾滋旋律，這是凱蒂·海格斯特朗留在這兒的東西。

「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一下都搬走。」那護士說。「那太重了。我先把這架無線電唱機搬走，然後再來兩次，把唱片也搬走。也許要三次呢。真是可觀。有了這些個東西，簡直可以開一家咖啡館呢。」

「好主意，」雷維克說。「當心，別摔壞了什麼東西啊。」

## 十五

雷維克醒來得很遲。這一會兒的時間，他仍然躺在古怪的薄幕中，介於夢境與現實之間的畛域——夢境還未消逝，可是更顯得顛覆而破碎了——而同時，他早已意識到自個兒在做夢。他好像在德國邊陲附近的黑森林中，一個小小的車站上。不遠處傳來一種瀑布的聲音。山上飄來松樹的香味。好像是夏天，山谷裏瀾漫着樹脂和草原的氣息。鐵路的軌道，在傍晚的殘陽中照耀得殷紅——彷彿給一輛滴着鮮血的火車滾過似的。我在這兒作什麼？雷維克想。我在這兒德國作什麼啊？我是在法國。我是在巴黎哪。他飄浮在柔軟的紅色的波浪上，盪得他更昏昏欲睡了。巴黎——正在融化，祇剩了一股朦朧的烟霧，接着便消逝了。他已經不復在巴黎。他是在德國。然而，他爲什麼又回來了呢？

他穿過了小小的月台。那個車務管理員站在報攤旁，正在看着 Voelkischer Beo-

Hachter (德語：民衆觀察報) 他是一個中年人，長着一張肥胖的臉，兩道金黃的眉毛。  
「下一班車，什麼時候開啊？」雷維克問。

那個車務管理員懶洋洋地睨了他一眼，「你要到哪兒去？」雷維克突然覺得驚惶起來。他現在在哪兒啊？這個地方叫什麼？這個車站叫什麼？他要不要就說到弗賴堡去呢？他媽的，他幹嗎不知道他是在哪兒啊？望了望月台的四周，一點標識也沒有。也沒有一個地方的名字。他微笑了，「我是請假出來的，」他說。

「那麼你預備到哪兒去呢？」車務管理員問。

「我祇是在遊歷。偶然在這兒下車了。我喜歡這兒車窗外的景色。現在，我又不歡喜它了。我受不住那個瀑布。我現在想前進。」

「你要到哪兒去呢？我應該知道那個地方啊。」

「後天我一定要到達弗賴堡。我想時間是夠的。這樣漫無目標的趕路，真是很有趣咧。」

「這一條路線，不通過弗賴堡去的，」車務管理員說了，望着他。

多麼無聊的事哪？雷維克想，我為什麼要問他呢？我怎麼會到這兒來的？「我知道，」他

說。「我有充分的時間。這兒左近有什麼地方賣櫻桃酒的嗎？真正的黑森林櫻桃酒？」

「那邊車站飯店裏，」車務管理員說着，還是在望他。

雷維克慢慢地穿過了月台。在車站的露天月台上，他那踏着水泥地的脚步，發出窸窣的回響。他看見兩個人坐在頭二等待車室。他覺得他們在瞧着他的背影。幾隻燕子在車站的屋簷下翻翻。他相信他在凝視着那些燕子，可是又用眼角瞟着那個車務管理員，祇見他正在摺攏着手裏的報紙。於是他跟蹤了過來。雷維克走進飯店。這裏邊一股啤酒味兒。却一個人也沒有。於是他又走了出來。車務管理員站在門外。他聽見雷維克出了門，走進待車室。雷維克加緊了脚步。他自己的形跡，顯得有點兒可疑，他自己突然覺察到了。在車站的拐角處，就轉了個彎。月台上沒有人。他急急地從電報室和空無所有的行李房中間穿過。便在堆着幾聽牛奶罐的行李月台下潛行，蹣手蹣足地爬行過電報室的窗子，直走到車站的那一邊，在電報室裏，有一架發報機在鏗鏘地發報，他纔小心翼翼地轉了個彎。然後又飛快地跨越了鐵軌，奔過一塊茂盛的草地，走向那片松林。當他奔過草地的時候，蒲公英的粉絮飛揚起來。走到松林，他看見那個車務管理員和另外兩個人站在月台上。車務管理員向着他指點，那兩個人便急奔了過來。他立刻返身縱躍，在松林中狂奔。松針刺着他的臉龐。他轉了一

個很大的圈子，纔立定下來，生怕他的踪跡被發現。他聽到兩個人披掠松樹，繼續奔跑。他一刻不停地諦聽着。有時候一點聲息也沒有，於是他祇能夠等待。後來又聽到一種綽綽的音響，便又繼續的爬着，現在是用手和膝蓋了，以便減輕那聲音。諦聽的時候，雙手捏成拳頭，還屏住了呼吸，他感到一種癱瘓似的衝動，想奔躍起來，衝將出去——然而那麼一來，他的行踪立刻會被發覺的。所以他祇能在他們行動的時候纔行動。他躺在肝形葉片間的叢林中。Hepatica tribola 他想。Hepatica tribola 肝葉。這一片叢林彷彿是漫無邊緣似的。這時候，到處都像有綽綽的聲音。他覺得全身的毛孔，都在滲透着汗珠，宛如雨淋似的。於是他突然跪伏下來，彷彿骨節都軟了。他想站立。可是又像給大地所陷住。泥土成了個沼澤。他俯首一望，土地還是很堅實的。那是因為他的腿。兩條腿像是橡皮製的。此刻他聽到那兩個追蹤的人，跑得更近了。他們竟直向他奔來。他振作着自己，想挺身起立，可是那兩個橡皮膝蓋，又軟倒下去了。他拖着腿子，艱苦地行進着，他聽到綽綽的聲音，愈迫愈近了，於是驀然地一片藍天，出現在樹枝的中間，一片空地，豁然開朗起來，他知道假如他不能夠趕快穿越

● Hepatica tribola 肝葉之拉丁名，爲無葉之多年生草，早春開花，呈紫、紫或白色，葉爲心形而三列者。

過去他一定會迷失了，於是他繼續地拖着，拖着拐了個彎，却突然在他背後看見一張臉，狡黠地微笑着，那是哈蓋的臉，他便沉落下去了，毫無抵禦，毫無援助地沉落下去了，他塞塞着，用他的雙手撕着沉將下去的胸脯，他呻吟起來——

他在呻吟嗎？到底在哪兒？他覺得自己的雙手，按放在喉頭，雙手都濕了。喉嚨也濕了。胸脯也濕了，臉孔也濕了。他睜開了眼睛，還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哪兒，在松林裏的沼澤中，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總之，好像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巴黎似的。一輪皎白的月亮，掛在一個不知名的世界上空的十字架上。一縷皎白的光芒，照在那個黝黑的十字架背後，彷彿基督的靈光。一種慘白的光芒，張佈在蒼白的鉛似的天空上，無聲地吶喊着。那輪圓月照在木製十字架的背後，十字架是放在國際旅館的一個房間的窗口的。雷維克坐了起來。這是什麼啊？一列滿是鮮血，流淌着鮮血的火車，在血的軌道上，瘋狂地馳過一個炎夏的夜晚——做過幾百次的噩夢，夢見他又在德國，給包圍着，給虐害着，給嗜血的政制的絞刑吏追逼着，這個政制是以兇手為合法的，他已經遭遇過不知有多少次了！他眺望着圓月，這好比是一個蒼白的僵屍，用它借來的光芒，吮吸着世界上的一切色彩。這些個噩夢，充滿着集中營的恐怖，

充滿着殉難同志的呆木的臉形，充滿着後死者的沒有眼淚的硬化了的苦痛，充滿着傷心的訣別和超過悲痛的寂寞——那一天他豎立起了一個屏障，比一個人眼睛更高的壁壘——那是在悠長的辛勤歲月中，慢慢地建造起來的，欲望爲憤世嫉俗主義所抑壓，記憶爲鐵石心腸所埋葬所踐踏，一切都給毀滅了，甚至連自個兒的名字，感情也被膠合了起來——雖然如此，可是有時候，一個人過去的死灰色的臉，還會在猝不及防的時間中浮現，甜密的，鬼似的，呼召着，於是借酒澆愁，喝得酩酊大醉，讓什麼都沉溺。那是在白天——一到夜晚，他又祇能唯命是聽了，紀律的制動機漸被鬆弛，車輛開始滑瀉，在意識的天際背後，那過去的臉又升起，從墳墓中裂出，於是凝凍的癱瘓鬆開了，黑影出現了，血液沸騰了，創傷復發了，而那黑色的暴風雨，也便掃過了一切的城市和障壁！忘記吧——當意志力的明燈還燭照着這個世界的時候，這原是很容易的——可是當那明燈的光芒消褪，宵小的鬧聲營響起來，而一個毀損了的世界，又像沉淪的維尼泰似的從洪水中浮現起來，復活起來的時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個人可以喝醉了酒，遲鈍而陰鬱地，一夜又一夜，去克服這些個東西——一個人可以把黑夜變成了白晝，把白晝變成了黑夜——白晝和黑夜，一個人的夢境是不同的，白晝的夢境不會那麼的孤寂，因爲什麼事情都被割離了。他有沒有

那麼做過呢？他不是常常在第一樓灰白的晨曦爬上街頭的時候，纔回到旅館裏去嗎？他不是常常在國際旅館的那個「墓穴」中，跟任何願意跟他喝酒的人一塊兒等待着，直到莫洛索夫從希海拉柴特來了，纔在人造的棕櫚葉下，繼續對飲，而這個沒有窗戶的房間，却祇有一架時鐘在指示着外面已經給塗抹着多少光芒嗎？在一艘潛水艇裏喝酒，正是那麼個樣兒。如果搖撞你的頭，告訴你應該清醒點兒，那原是很容易的。可是鬼知道，這可沒有那麼的容易！生命畢竟是生命，它不值什麼錢，却也是最值錢的；一個人不妨把生命都拋撇了，那原是很容易的。可是一個人也能把深譴大恨，都拋撇了不成？一個人也能把人家的譏嘲，毆擊，一刻不停的諷刺，概括地說起來是一種對於人性與人道的信仰，也都拋撇了不成？一個空虛的人生——不會像一個空虛的藥包那樣，可以輕易把它拋撇的。等待時機到來或者需要的時候，它還是能夠作戰的呢。不是爲了個人的理由，甚至不是爲了復仇，雖然這血的讎恨是如何地深，也不是爲了利己主義，不是爲了利他的理由，雖然去推動輪子幫着把這個世界推出血污與瓦礫是如何地重要——不是爲了別的，祇是爲了戰爭，僅僅爲了戰爭，祇要還能呼吸，就等待着一個作戰的機會。然而這個等待是有腐蝕性的，也許終於會失望，而且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生怕機會來了，一個人已經太被壓榨，太被消蝕，等待得太沒

有氣力，渾身的細胞太沒有勁兒，已經無法再跟別人一起行進了！不是就爲了這麼個理由，所以一個人把活躍在神經上的一切都踐踏埋沒了，用譏嘲，用諷刺，甚至用無情來有效而冷酷地滅絕那一切，使他逃進了另一個人，另一個陌生的自己嗎？這樣之後，那種殘暴的無援又回復過來，而一個人就祇有聽憑沉睡和魅影去擺佈了……

圓月爬上了窗楞。這時候已經不像是基督的靈光——彷彿一個胖胖的登徒子，在窺探着閨房和繡闥。雷維克現在已經清醒了。這是一個比較無害的噩夢。他還做過別的可怕的事呢。然而也已經好久不做什麼夢了。他思忖着——想着他自從不再獨睡以來的事情。他摸索着牀邊。酒瓶已經不在了。已經不在了好一會兒。已經被移放在房間角落裏的桌子上。他猶豫了一下。現在不需要喝酒。他是知道的。可是也不需要戒酒。他站起來，光着腳走到桌子邊。他找了個酒杯，拔開瓶塞，斟了就喝。那是喝剩下來的陳蘋果酒。他把酒杯舉到窗前。月光把它照成了一顆貓兒眼石。白蘭地是不宜放在亮光底下的。他想。不宜放在太陽下，也不宜放在月亮下。受傷的士兵，假如在圓月下露宿一晚，要比其他的晚上都容易斷傷身體的。他搖了搖頭，把酒杯喝乾了。於是又斟滿了一杯。抬起頭來，他發現瓊恩已經睜開眼睛，對他瞧着。他站住了。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醒着在瞧他啊。

「雷維克」她說。

「哦——」

她震顫了一下，彷彿剛纔醒來似的。「雷維克」她又變了個聲音說。「雷維克——你在那兒作什麼啊？」

「我在喝酒。」

「可是爲什麼——」她坐了起來。「爲什麼呢？」她睡眼惺忪地說。「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

她把頭髮掠到了後邊。「天哪」她說。「真要嚇壞我呢！」

「我倒不是故意的。我以為你還不會醒來呢。」

「突然你站在那兒——籐角裏——完全變了。」

「我很抱歉，瓊恩。我以為你不會醒來的。」

「我好像覺得你已經走了。冷得很。好像一陣風。驀然地一驚。可是突然你又站在那兒。」

到底有什麼事啊？」

「不，沒有什麼。一點事兒也沒有，瓊恩。我祇是醒了過來，喝點兒酒。」

「讓我也來啜一口。」

雷維克斟滿了酒杯，走到牀前去。「現在啊，你真像個小孩子，」他說。

她用雙手接過了酒杯，喝着。她喝得很慢，從酒杯的邊緣上瞷着他。「你怎麼醒來的？」

她問。

「我不知道。我想是月亮。」

「我恨月亮。」

「你在安底卑斯就不會恨月亮了。」

她放下了酒杯。「我們真要去那邊嗎？」

「是的，我們要去。」

「離開這兒的雨霧嗎？」

「是的——離開這兒可詛咒的雨霧！」

「再給我一杯酒。」

「你不想睡了嗎？」

「不想了。睡覺真是可憐見的。一個人爲了睡覺，便錯失了太多的生活。請你給我一杯

酒這是一种嗎？我們要不要帶着走？」

「一個人不必帶着什麼東西走路的。」

她瞠着他。「永遠不必嗎？」

「永遠。」

雷維克走到窗前，拉開窗幔。這些窗子，祇給關上了一半。月光好像箭幹那樣的從開着的窗罅裏射進來，把房間分隔成朦朧黝黯的兩半。「你爲什麼不到牀邊來啊？」瓊恩問道。

雷維克站在月光那一邊的沙發旁。他朦朧地瞧見了瓊恩，看她跌坐在牀上。她的頭髮，幽沉而光潔地直披在頸背。她袒露着。就在他與她的中間，流蕩着一股陰冷的光芒，彷彿兩邊都是黑暗的堤岸，中間流蕩着不知何往的光芒，祇在自個兒的淪漩中流蕩。這股破碎的光芒，從一顆遙遠而死滅的星座上反射出來，給溫暖的陽光奇幻地變成了鉛似的陰冷的河流，遙遠地穿過了連空氣也沒有的黑暗的清霄，流蕩到這間洋溢著酣睡的溫暖氣息的房間裏——流蕩着，流蕩着，然而靜止得永遠瀰漫不了這個斗室的空間。

「你爲什麼不來啊？」瓊恩問。

雷維克穿越着房間，經過了黑暗，經過了光芒，又經過了黑暗——祇有幾步的地方，在

他彷彿是很遠很遠了。

「你把酒瓶帶了來嗎？」

「帶來了。」

「你不要酒杯什麼時候了？」

雷維克看了下小小夜光錶的指針。「差不多五點。」

「五點。好像是三點。又好像是七點。夜裏的時間彷彿是靜止的。祇有手錶在動着。」

「是的事雖如此，可是一切的事，却都在夜裏發生的。或者爲了夜裏纔發生的。」

「什麼事？」

「那些一到白天就看得見的事。」

「你不要嚇我。你說，那些事，都在一個人睡覺的時候預先發生嗎？」

「是的。」

她從他手裏接過了酒杯，喝着。她很美麗，他覺得自己很愛她。她的美麗，決不是一座塑像。一張照片那樣的美麗，而是好像給微風吹拂着的草原那樣的美麗。那是她的生命，使她形成了現在的模樣，使她在子宮中，由於兩個細胞的結合，而神秘地從虛無縹緲中形成了。

現在的她同樣地不可索解的謎乃是整棵的樹木却包含在一顆硬化的微小的種子裏在那兒彷彿預先註定似的，會萌芽，會結果，會在四月的清晨，開出茂盛的花朵——經過了一夜的風流，一堆黏液的會合，於是出現了一張臉，兩個肩膀，一對眼睛，這些眼睛，這些肩膀，原

是到處都有，全世界億萬人衆中到處都有的，後來却在十一月的夜裏，當一個人站在巴黎阿爾瑪橋上的時候，這些眼睛和肩膀，便向那個人過來了——

「爲什麼在夜裏呢？」瓊恩問。

「因爲——跟我靠近點兒，親愛的，請你從睡眠的深淵中歸還給我，從月光的草原上回到我這兒來——因爲黑夜和睡眠都是叛徒。你總記得今夜我們睡覺的時候，彼此都貼得緊緊的，貼得那樣的緊，盡我們可能地緊貼着。我們的額角，我們的皮膚，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呼吸，都彼此緊貼着，融合着——於是睡眠漸漸在我們中間滲透進來，灰色的，無色的，先是細微的幾滴，然後增多了，像疥癬一樣地蔓延到我們的思想上，蔓延到我們的血液裏，將無意識的迷惘流入我們中間——於是突然地彼此都孤單了，我們各自獨個兒循着黑暗的河道，流往一個地方，給那不知名的力量控制着，給那無形的威脅誘迫着。當我醒來的時候，我纔看見了你。可是你還沉睡着。你還離得很遠。你還離開着我。你一點兒也不知道我。你

在一個我所永遠不能追隨的地方。」他吻了吻她的頭髮。「我這樣每夜在睡眠中失掉你，愛情怎麼能夠美滿呢？」

「可是我緊貼着你哪。睡在你身邊。摟在你懷裏。」

「你在一塊不知名的土地上。你雖然在我的身邊，可是比你在天狼星上更來得遙遠。要是在白天，你這樣離開是無所謂的——因為在白天，我什麼事情都知道。可是到了夜裏，誰能夠什麼事情都知道呢？」

「可是我跟你在一起啊。」

「你不是跟我在一起。你祇是躺在我旁邊。誰知道，他怎麼從一個不能控制的土地上回來呢？那祇是，不知不覺的轉變。」

「你也是那樣的哪。」

「是的，我也一樣。」雷維克說。「現在，你再把酒杯給我。當我這樣胡謔的時候，你都在喝酒呢。」

她把酒杯遞給了他。「你醒着就好，雷維克。感謝月光。沒有了它，我們一定還會睡着，彼此又不知道了。也許，當我們猝不及防的時候，一顆離別的種子，在一個人心中播下了。於是，

無形中逐漸地滋長滋長直到有一天真的苗露了出來」

她嫵媚地笑着。雷維克望着她。「你不把它看得太認真嗎？是不是？」

「不。你呢。」

「也不。可是也有一點兒意義的。這便是我們不把它看得太認真的理由。於此，也足見人類畢竟是偉大的了。」

她又笑着。「我倒不怕。我信任我們的肉體。它們比那些夜間縈迴於我們腦際的思想，更知道什麼是它們所需要的。」

雷維克喝乾了酒。「好的。」他說。「說的也很對。」

「今夜我們都不要再睡熟吧。」

雷維克把酒瓶擎到月光中照了一下。還有三分之一的光景。「剩的不多了。」他說。「可是我們還可以試一試。」

他把酒瓶放到牀邊的桌子上。又轉過頭去，望着瓊恩。「你看來好像是一個男人所需要的一切的慾望，可是還有一點，他却依然不明白。」

「好的。」她說。「我們應該每夜都醒來，雷維克。你在夜裏，跟在白天是截然不同了。」

「比在白天好嗎？」

「兩樣。在夜裏，你真叫人驚異呢。你往往像是從一個什麼地方來，從一個誰也不知道的什麼地方來的似的。」

「白天就不是那樣嗎？」

「不常是那樣。有時候也會。」

「愛的信心。」雷維克說。「幾星期之前，你沒有告訴過我。」

「不。那時候我還不怎麼瞭解你。」

他抬起頭來。祇見她的臉上，浮現出一重曖昧的陰影。她祇是這樣表示她的疑慮，也覺得很自然。她既不想傷他的心，也不想說什麼重要的話。「那就很好了。」他說。

「爲什麼？」

「幾星期之後，你一定會更瞭解我，而我也可以少叫你驚異了。」

「真跟我一樣。」瓊恩說着，便笑了起來。

「不會像你。」

「爲什麼不呢？」

「理由是根據五萬年生物學的原理愛情會使女人靈敏使男人胡塗的」

「你愛我嗎？」

「愛你的。」

「你沒有跟我常說啊。」她伸展她的四肢。彷彿一隻躊躇滿志的貓，雷維克想。彷彿一隻躊躇滿志的貓，找到了一個俘虜。

「有時候我真想把你擲到窗外去。」他說。

「那你爲什麼不做呢？」

他望望她。「你會那麼做嗎？」她又問。

他沒有回答。她又睡到了枕頭上。「爲了愛他而毀滅他嗎？還是爲了太愛他而殺死他呢？」

雷維克伸手去拿酒瓶。「天哪。」他說。「我造了什麼孽纔受這樣的罪呢？爲什麼在半夜裏醒來，強迫着聽你這些個話呢？」

「是真的嗎？」

「真的。對於第三流的詩人，和不會發生這些事情的女人。」

「還有是，做那些事情的人。」

「是的。」

「你真會那麼做嗎？」

「瓊恩，」雷維克說。「不要這樣婆婆媽媽的瞎扯了。我不是空論的對手。我早已殺死過很多的人。無論是業餘的或是職業的。作爲一個兵士，或者作爲一個醫生。那會給人以輕視，冷漠，和對於生命的崇敬。殺人不會滅絕許多事情的。一個常常殺人的人，不會給愛情所殺害。一個人用殺人來譏笑和減少那死亡。可是死亡本身，却決不是渺小而可笑的。這不干女人的事，這是男人們的事。」他緘默了半晌。「我們在說些什麼啊？」他然後說道，便俯視着她。「你是不是我的沒有生根的快樂？我的雲端裏的快樂，我的探照燈下的快樂？讓我來吻你。生命，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寶貴——因爲它沒有多大的影響。」

光永遠新鮮的是光。它從地平淺上，彷彿介乎海洋的深碧與天空的淺碧中間的白沫那樣，飛着過來，彷彿沒有呼吸，又彷彿深長地呼吸着的，飛着過來，輻射反耀而成一體，這樣明亮，這樣閃爍，好像沒有實質似的飄着，成爲一種簡單而原始的快樂……

照在她頭的後面像是個什麼啊，雷維克想。像一個沒有顏色的光暈！沒有配景的空間！在她肩膀上怎麼盪漾的啊！彷彿迦南的牛乳，光裏邊紡出來的絲縷！在這樣的光流裏，誰也不會得赤裸的。皮膚會將它感受，將它輻射，彷彿岩石和海水那樣，浮着輕盈的白沫，最透明的混雜，最光亮最單薄的霧縠的衣衫。

「我們到這兒來了多久啦？」瓊恩問。

「八天。」

「彷彿八年了。你是不是也覺得啊？」

「不。」雷維克說。「彷彿八小時。八小時又三千年。你現在站着的地方，三千年前一個伊特魯里亞古國的年青女人，也會一模一樣地站過的——而阿非利加吹來的風，也會一模一樣地追逐着光，飄過海洋的。」

瓊恩在他身邊的巖石上，蹲了下去。「我們什麼時候回巴黎呢？」

「今夜在卡西諾，我們就可以決定了。」

「我們贏過嗎？」

「贏的不夠。」

「你玩得彷彿老於此道似的。也許你確是老於此道的。我真是一點兒也不知道你。那個賭台的收帳員，爲什麼當你是一個富有的軍火商那樣地招呼着你啊？」

「他弄錯了，以爲我是一個軍火商。」

「那可不然。你也認識他的。」

「將錯就錯，比較客氣一點。」

「你最近在什麼時候來過這兒的啊？」

「我不記得。總有好幾年了。你晒得好厲害！你應該常常像這樣的褐色的。」

「那我就得常住在這兒了。」

「你願意嗎？」

「不願意常住。可是我却願意常常像我們在這兒一樣的生活。」她把頭髮掠到了肩膀的背後。「我知道你一定以為那是很淺薄的，是不是啊？」

「不，」雷維克答道。

她微笑着，轉向着他。「我知道那是淺薄的，可是，天哪，在我們悲愁的生活中，這種淺薄的事也就太少啦！我們受夠了戰爭、飢饉、社會改革、革命，以及通貨膨脹——却從沒有一點兒安全、輕鬆、甯靜、與餘裕。而現在，你說又有一次戰爭要爆發了。真的，我們的上一代，生活倒比較容易很多呢，雷維克。」

「是的。」

「我們祇有這一份短促的人生，一瞬就消逝的——」她把雙手攤放在溫暖的巖石上。「我本來不值得什麼的，雷維克。也不希望生活在一個歷史性的時代。我要快樂，希望生活不要太艱難太困苦。如此而已。」

「誰不那樣希望呢，瓊恩！」

「你也那樣希望嗎？」

「當然囉。」

那種碧色，雷維克想地平綫上那種幾乎沒有顏色的碧色，從海天接壤的地方散發出  
來，沿着海和天頂深插下去，直映到比在巴黎更顯得澄碧的眼睛裏。

「我但願我們都能夠達到這希望，瓊恩說。」

「可是我們已經達到了——在此刻。」

「是的，在此刻，在這幾天裏，可是我們就要重返巴黎了；回到那個一絲兒沒有改變的  
夜總會，回到那種骯髒旅館裏的生活——」

「你說的太誇張了。你的旅館並不見得髒。我的旅館纔髒得厲害呢——除了我住的  
房間。」

她把肘子擱在膝蓋上。海風吹過她的頭髮。「莫洛索夫說你是一個了不起的醫生。你  
跟他們在一塊兒，真是可憐見呢。否則的話，你可以賺到很多的錢。尤其是外科。杜倫教授

「你怎麼提起他來了？」

「有時候，他也上希海拉柴特去的。那個侍者頭兒雷尼，說他沒有一萬法郎的手術費，絕對不肯動手的。」

「雷尼的消息倒靈通。」

「有時候，他一天會動兩三次手術。他有一所很富麗的住宅，一輛柏加特汽車——」  
奇怪，雷維克想。她的面容一點也沒有變。要是真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倒是比以前更加動人了。當她嘮叨着那種陳年古代的老嫗的無聊故事的時候，她以一種善於滋殖的本能，宣揚着銀行家們的理想，樣兒正像一個碧眼的亞馬孫族女勇士。可是她不是對的嗎？具有這樣美的人，一還不是對的嗎？而且她不是有人世間的一切理由可以藉口嗎？

他瞧見一艘汽艇，在泡沫的浪潮中，駛近過來。他沒有移動；他知道爲什麼駛來了汽艇。  
「你的朋友們來啦，」他說。

「在哪兒啊？」瓊恩其實早已看見了汽艇。「爲什麼說是我的朋友呢？」她問。「其實

● 亞馬遜族女勇士 (Amazon) (uozon) 據神話，相傳往古住於 Scythia 之亞馬遜族，其婦女皆慍悍驍勇，故

云——譯者

都是你的朋友哪。他們認識你，要比認識我早多了。」

「早十分鐘——」

「無論如何，是早了的。」

雷維克笑了起來。「好的，瓊恩。」

「我不必去。那很簡單，我不想去。」

「當然不啦。」

雷維克在巖石上挺了挺四肢，閉上眼睛。太陽立刻變成了一條溫暖的金色毛毯。他知道這以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我們都不怎麼客氣咧。」隔了半晌，瓊恩說道。

「戀人們是不會客氣的。」

「爲了我們，他們兩個人都來了。來招呼我們了。假如你不願意同去泛舟，那你至少也得下去告訴他們一聲啊。」

「好的。」雷維克把眼睛睜開了一半。「讓我們乾脆點。由你下去告訴他們，我有一點兒事情分不開身，你就跟着他們去。像你昨天那樣的。」

「有事情——那可不好聽。這兒會有什麼事情呢？你爲什麼不跟我們一塊兒去呢？他們都很歡迎你。昨天你沒有去，他們都已經很失望了。」

「哦，天啊！」雷維克把眼睛全睜了開來。「爲什麼所有的女人，全愛這一套癡愚的傻話？你就下去泛舟好了，我沒有船，人生很短促，我們在這兒也祇能玩這麼幾天，爲什麼我要跟你裝得孤高，祇爲了使你覺得舒服，纔勸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呢？」

「你不用勸我，我自個兒會做的。」

她望着他。她的一雙眼睛，還是那樣喜氣洋溢地逼視着；祇有她的嘴吧，這會兒却咧了開來——這樣的表情，倏然地掠過她的臉龐，使雷維克以爲他是錯誤了，然而他也知道，他是並沒有錯誤的。

海水衝擊着碼頭上的巖石，發出回響。濺得高高的閃爍的浪花，却給風兒吹走了。一星飛沫沾着雷維克的皮膚，好像一下輕微的震顫。「那是你的浪潮，」瓊恩說道。「你在巴黎跟我講的那個故事裏的浪潮。」

「哦——你還記着嗎？」

「是的。可是你不是一塊磐石。你是一方混凝土。」

她走下碼頭，整個天空，就攔在她美麗的肩膀上。那彷彿是她握着似的。她原也有她的辯解呢。她可以坐在白色的小艇上，讓頭髮在海風中飄拂——而我，沒有跟着他們同去，真是一個傻子，雷維克想。然而我實在也不配演那樣的角色哪。這也是逝去韶華中的一種愚蠢的驕矜，一種狂妄的豪俠——可是此外還有些什麼呢？月夜的無花果樹，賽尼嘉<sup>①</sup>和蘇格拉底的哲學，休曼<sup>②</sup>的提琴樂曲，以及比別人預知得更早的失敗。

他聽到從底下傳來的瓊恩的聲音。然後又聽到馬達的低沉的巨響。他沒有站起來。她坐在船梢。在海裏的一處什麼地方，有着一個島嶼，還有一座修道院。有時候，從那兒傳來幾聲鷄鳴。太陽從一個人的眼瞼上映過，顏色夠多麼鮮紅，哪！柔軟的草地上，盛开着血似的紅花。還有那海的催眠歌。維尼泰的鐘聲。無思無慮，實在有神秘的愉快。他立刻就睡熟了。

① 賽尼加 (Seneca, Lucius Annaeus 紀元前四年左右——紀元後六五年) 羅馬哲學家。其思想調和斯多噶派，近似於 Epikuros 主義。關於處世哲學之著作，尤為後世所愛讀。——譯者

② 休曼 (Schumann, Robert Alexander 1810—1856) 德國音樂家。一部分浪漫樂派主張之代表

下午他到車間裏去找他的汽車那是一輛泰爾鮑特牌的莫洛索夫替他在巴黎租來的汽車。他跟瓊恩兩個人，就坐着那輛汽車來到這兒的。

他沿着海岸駛行。天色很清麗，幾乎太明耀了。他馳過了高尼墟的中部，到了尼斯，又到蒙特卡羅，然後抵達法國村。他喜歡這個小小的古港，便在碼頭上的一家小酒店的前面，坐了一會兒。他在蒙特卡羅的卡西諾前面的花園裏，以及高出海面的那個自殺者的公墓上，漫步了一陣；他找尋一個墳墓，站在前面很久，便微笑起來。於是他又駛過尼斯古城的狹窄的街道，也駛過城市的新建區，穿越着滿是紀念碑的方場，然後他駛回坎市，再打坎市上去，到那巖石帶紅色，漁村都題着聖經上的名字的地方。

他已經忘記了瓊恩。忘記了自己。他祇在領略着清麗的天空，和太陽、海水、陸地所組成的一體，上面的山路雖然還堆積着白雪，而海岸却顯得璀璨煥發了。密雨醞釀在法國的上空，風暴在歐洲咆哮——惟有這兒狹隘的海岸，彷彿還儼然無知似的。好像被遺忘了，生命在這兒躍着不同的脈搏；當後面的大陸給悲愁、給預感、給危險的迷霧染成灰色的時候，這兒的太陽，却還是晴朗地照耀着，恬靜得很，在它的光芒中，正簇聚着一個垂死的世界的最後的泡沫。

飛蛾和蚊蚋，簇聚在最後的光芒周圍，作着簡單的舞蹈——跟所有蚊蚋的舞蹈一樣地沒有一點兒意義；跟咖啡館裏的輕柔樂曲一樣地愚傻——世界彷彿已經變成了贅疣，好像十月裏的蝴蝶，在它們夏季的心裏，早已結上了冰霜，因此它們在翻翻，在饒舌，在調情，在戀愛，在陷害，在矇蔽它們的知覺，在鐮刀和疾風臨到前的一瞬中間。

雷維克把汽車轉入聖·拉斐爾。這個小小的方形的港灣裏，滿泊着帆船和汽艇。碼頭上的咖啡座，都撐着炫耀的巨傘。晒黑了皮膚的女人，坐在桌子邊。怎麼的，一切又恢復常態了，雷維克想——愉快的，安閒的生活。歡樂的誘惑，安慰和戲嬉——不管恢復了多久，怎麼又都恢復了。這種蝴蝶似的飄忽的生活，他原也經歷過的，那時候他以爲很滿足了。汽車轉入了街道，衝着殷紅的殘陽急駛着。

他回到了旅館，看見一張留下的字條。原來瓊恩打過電話回來，說她不回來吃飯了。於是他走下艾頓·洛克。那邊吃飯的客人並不多。其餘的客人都往胡安·勒·賓和坎市去了。他坐在花壇的欄杆邊，那花壇築在一塊磐石上，好像一條船上的甲板。下面的波濤在洶湧。浪潮在夕陽中澎湃，從深紅和青碧，變成淺淡的金紅和橙黃，然後馱載着薄暮的黝黯，噴

他在花壇上坐了很久。覺得有點兒寒意，也覺得特別的孤寂。他對於一切的事情，看的很清楚，沒有感情用事。他知道目前還可以防止狡猾和詭譎的手段原是很可能的。他全知道，祇是他不願意運用。現在已經超過了用那些手段的時候。詭計應該用以對付小的事情的。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去迎頭應付。老老實實地去應付，不要自欺，不要規避。

雷維克把那杯清澈的普魯溫斯酒擊在陽光裏。一個寒冷的夜，一座環海的花壇，天空中蕩漾着殘陽話別的笑聲，和遙遠繁星的鈴響——而我心裏邊也很寒冷呢，他這樣想，彷彿一縷探照燈光，直刺着未來的甯靜歲月，掃蕩過了，便又讓它們落在黑暗中間，我是明白的，雖然目前並沒有苦痛，可是我也知道，那是不會永遠沒有苦痛的，我往往覺得自個兒的生命，正像我手裏的酒杯，透明的，斟滿了洋酒，可是不能夠老是這麼盛放着，因為它會變成平淡，變成全無感情的腐敗的酸醋。

這是不會延續得長久的。延續的是，另外一種生活的開始。天真爛漫的，無思無慮的，彷彿一棵向着陽光的花木，它會傾向着那種誘引，憧憬着那種斑駁燦爛的生活。它需要未來——目前需要他貢獻的是支離破碎的現在。此刻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可是那也並不

是必然的。天下的事情，往往預先決定於好久之前。有些人不加注意，便以奇觀的結局認為是決定的本身，而實際上，在幾個月以前，早已靜默地決定了。

雷維克喝乾了酒。這杯淡味的酒，味道彷彿跟以前的不同。他又斟滿了一杯，喝乾了。這酒又有那種淡淡的屑末似的味道。

於是他站起了身，駕着汽車駛往坎市，駛往卡西諾。

他舒坦地賭着，賭的很小。他心裏邊還是覺得很冷，可是他知道祇要持久，還是會贏的。他押着十二點，雙二十七和二十七點。一小時以後，他果然贏了三千法郎。便在雙二十七上加了一倍的賭注，另外又押着四點。

瓊恩進來的時候，他立刻就注意到了。她已經換了一套衣服，足見在他離開旅館之後，她立刻就回去的。同來的兩個人，便是剛纔在汽艇上招呼她下去的。他知道一個是比利時人，叫勒·克婁，一個是美國人，叫奴根特。瓊恩看去很美麗。她穿着一襲灰色大花的白晚服。那是他在出發之前為她購置的。當時她瞧見了這襲晚服，便搶着去看了。「你對於這些晚服，怎麼也這樣內行啊？」她那時候問。「比我的一套，要好得多呢。」又看了一下。「也比我

的貴多了。」烏兒他想還在我的樹枝上却已經準備飛走了。

那個賭台收賬員把一些籌碼推到他面前。雙二十七果然又贏了。他把贏來的籌碼拿了進來，將原來的賭注還留着。瓊恩走到紙牌桌上去了。他不知道她究竟有沒有瞧見他。有幾個不賭錢的人都在盯着她看。她的步態總彷彿兜着微風，漫無目標似的。她其時轉過頭去，跟奴根特說了幾句什麼話——於是雷維克便突然感覺到一種猝然的衝動，想把籌碼推掉，想讓自己離開這個綠色的賭台，站起了身，帶着瓊恩，趕快就走，走過這裏的人羣，走過這裏的門戶，走開，走到一個島嶼上，也許就是安底卑斯港外天際的那個島嶼上，離開這兒的一切，讓她隔絕，讓她……

他又下着賭注。七點又開出了。島嶼並沒有隔絕。心裏的煩躁，也不能夠鎮壓；一個人擁在懷裏的東西，最容易失掉了——而留着的東西，却反而不會得失掉。賭球慢慢地滾停了。開出的是十二點。他又下着賭注。

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便直睜着瓊恩的眼睛。她站在桌子的另一邊，也在瞧着他。他跟她點了點頭，微笑着。她便凝睇着他。他指着那個賭盤，聳了聳肩膀。開出來的是十九點。

他把賭注押好，又抬起頭來。瓊恩已經不在那邊了。他抑制着自己，繼續坐在那兒。從放

在旁邊的紙烟包裏拿了一支紙烟。一個隨從便給他劃上了火。那是一個禿頂的胖子，穿着制服的。「風色改變了，」他說。

「是的，」雷維克說着，却並不認識那個人。

「有二十九種變化呢。」

「是的——」

雷維克其時彷彿全不記得，他在一九二九年是否到過坎市，或者那個人剛纔是否講過話。他祇看見，在他毫不經意中，又開出了四點，於是他掙扎着想集中他的心神。可是突然地他又覺得爲了多贏幾個法郎，以便在這兒多耽幾天，便在這兒賭着賭着，真是太傻了。到底爲了什麼呢？他到這兒來，到底爲的是什麼呢？這是個很嚴重的弱點，沒有別的。這種弱點慢慢地默默地在腐蝕着一個人，直到他自個兒企圖奮發的時候，纔會發覺，纔會克服。莫洛索夫實在是對的。摒棄一個女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跟她同享一種生活，而這種生活他祇能跟她同享很短的幾天。她當然想重享這種生活的——於是她必須另外找尋一個能夠跟她永享這種生活的對象了。我想告訴她，我們不能不破裂了，他想。我想必須在時機未晚的時候，跟她在巴黎避難。

他原想再到別的賭台上去玩的，可是突然又覺得無此意興，一個人做過了大事小的，就不願意再幹了。他望了望四周，瓊恩還是沒有影踪。他走進酒排間，喝了點兒高連克酒。然後到停車處去找他的汽車，想出去兜這麼一小時的風。

正在發動引擎的時候，他看見瓊恩在來了。他便跳下了汽車。她也急急地在迎着走來。  
「沒有帶我，你就想回去了嗎？」她問。

「我要在山地上兜這麼一小時的風，然後回來。」

「你在撒謊！你不想再回來了！你想把我拋撇下來，跟這些個傻子在一起。」

「瓊恩，雷維克說道：「你也許就要說，你跟這些個傻子在一起，也是我的過失了。」

「正是你的過失啊！我跟他們上船去，也因為我在發脾氣，我泛舟回來，你為什麼不在旅館裏等啊？」

「你跟那些個傻子，已經約好了吃飯了。」

她怔了一會兒。「因為我回來的時候你不在，所以我那麼做的。」

「好的，瓊恩，雷維克說：「那我們就不說這個吧。你玩得高興嗎？」

「不高興。」

她站在他面前，屏息着，忿恚着，煩躁着，在柔和之夜的藍色黝黯中，月光漾着她的頭髮，而她的嘴唇，嵌在幾乎黧黑的那張沒有血色的臉上，却顯得格外的殷紅，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在巴黎正有不可避免的事情，陪着那些欺騙、屈辱和糾紛，正在慢慢地蠕蠕地開始；他要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前，就跟她分離，然而她此刻仍然在這兒，而時間却已經沒有幾天了。

「你想把汽車開到哪兒去呢？」她問。

「沒有一定的目標。祇是開出去兜風。」

「那我跟你一塊兒去。」

「那麼你的那些個傻子怎麼辦呢？」

「沒有什麼。我已經早跟他們道別了。我告訴了他們，你在等我。」

「不壞。」雷維克說。「你倒是一個細心的孩子。待我把車頂裝上。」

「不要裝上！我的衣服穿得夠暖了。讓我們慢慢的開。打每一家咖啡館的門口經過，那裏邊的客人，除了快樂地坐着，沒有什麼爭論之外，便都無所事事了。」

她坐上他旁邊的座位，吻了吻他。「我到甲維耶拉來，這還是第一次呢，雷維克。」她說。「你不要跟我為難了！我真正跟你在一起，這還是第一次，這兒的夜可並不冷，我覺得很快。」

樂呢。」

他把汽車從許多笨重的運輸車羣裏開了出來，駛過卡爾登旅館，往胡安·勒·賓的方向駛着。「這還是第一次，」她這樣重說着。「這還是第一次，雷維克，我知道你能夠解答一切，可是那都是不相干的。」她靠得很緊，把頭偎倚在他肩膀上。「今天的事，請你忘記了吧！不要再想去它了。你駕駛得很高明，雷維克，你自個兒知道嗎？你現在的樣子，真美呢。那些個傻子們也這麼說。昨天他們看見你駕駛，你很古怪。又沒有來歷。誰也看不出你的城府來。現在啊，我對於那些個傻子的生活，比對於你的生活，要更瞭解一百倍呢。你以為我在什麼地方可以去喝一點蘋果白蘭地嗎？今天興奮了一晚，我真需要喝點兒酒咧。跟你一塊兒生活，可真是不容易。」

汽車在馬路上急駛，彷彿一隻低飛的鳥。「太快嗎？」雷維克問。

「不再可以開快呢！讓我們像風吹落葉那樣地兜風。夜晚飛逝得多快哪！我是給愛情浸漬得透了。誰都看得清我，因為我的愛。我是那樣地愛着你，正像一個稻田裏的女人，有在她面前瞧着，弄得心都散亂了。我的心，真要攤放在地上。攤放在一片草地上。它想放下，又想飛升。真的要發瘋了。你在開車，我的心就愛着你。讓我們不要再回巴黎了。讓我們去偷這

麼一箱的珠寶，搶這麼一家銀行，駕了這輛汽車，從此就不再回去吧。」

雷維克在一家小小的酒排間前面停了車。馬達的聲音消逝了，遙遠地突然傳來海水的低沉的喘息。「來，」他說，「這兒我們可以喝到蘋果白蘭地酒。你剛纔已經喝了多少啦？」

「喝的太多了。就因為是你，而且，我突然覺得不願意再聽那些個傻子們的嘮叨。」

「那麼你為什麼不回到我這兒來呢？」

「我回來的啊。」

「是的。當你想到我會離開的時候，你吃過什麼東西嗎？」

「吃的不多。我很餓。你賭贏嗎？」

「贏的。」

「那麼，讓我們開到最華貴的酒店去，吃魚子醬，喝香檳酒，讓我們像幾次戰爭以前的我們的雙親那樣，自由自在，多愁多感，無憂無懼，充滿了不高雅的趣味，充滿了眼淚，月亮，夾竹桃，提琴，海洋和愛。而且我要相信，我們可以生幾個孩子，置一所花園，造一座住宅，而你也可以領一張護照，有一個前途，而我爲了你的緣故，也願意放棄我的大事業，讓我們在二十

年後，仍然彼此相愛，彼此相妒，到那時候你也仍然以為我是美麗的，要是你一夜不回來，我還是不着覺，而且……」

他發現眼淚在她臉頰上淌着。可是她微笑了起來。「那不過是一部分，親愛的——不過是不高雅的趣味的一部分……」

「來，」他說道，「我們到瑪德里別墅去。那是在叢山中間，那邊有俄國的吉卜賽人，你要什麼就可以有什麼的。」

那是在清晨。下面的海，呈現着灰色，沒有一點兒波浪。天空中既沒有浮雲，也沒有顏色。祇是在水平線上，有一條銀色的細線，從水面上浮現。其時萬籟俱寂，他們都聽得到彼此的呼吸。原來他們是這兒的最後一批客人了。那些吉卜賽人坐着福特的老式汽車，經過他們駛下蜿蜒的山路。侍者坐在一輛雪鐵龍汽車裏。那個下去買菜的廚子，坐在一輛一九二九年六座的台拉海依汽車中。

「破曉了，」雷維克說。「現在，夜已經降落在地球的那一邊啦。將來總會發明那麼一種飛機，我們可以坐着去追逐的。它們可以飛得跟地球一樣地快。那時候，假如你在清晨四

點鐘告訴我，你愛我，那麼我們就讓它永遠是清晨四點鐘；我們祇要隨着光陰跟地球轉，而時間便永遠停留着不動了。」

瓊恩偎依着他。「我真是忍不住了。太美啦！這是驚人的美。你也許會笑——」

「真是很美，瓊恩。」

她望着他。「你說的飛機在哪裏啊？你的飛機給發明的時候，我們怕都已經老了，我親愛的。我是不願意老的。你願意嗎？」

「我願意。」

「真的嗎？」

「愈老愈好。」

「爲什麼？」

「我想看看這個世界，到底會變成個什麼樣兒。」

「我可不願意老的。」

「你也不會老。生命會在你的臉龐上爬過，就不過那麼一回事，而你的臉龐，便變得更美麗了。一個人要是沒有感覺的時候，那纔會老呢。」

「不！一個人要是沒有愛情的時候，那纔會老的！」

雷維克沒有回答。要離開你了，他想。要離開你！幾小時前我在坎市怎麼想的啊？

她在他胳膊裏扭動着。「現在，宴會已經完畢了，我在跟你回去，我們一塊兒去睡覺。這一切多美啊！一個人要是能夠充實地生活，而不是部分地生活的時候，那就多麼美麗啊。一個人到達了邊緣，到達了甯靜，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摻入，可以擾亂了。來，讓我們回去吧。到我們租賃的寓所去，到那個宛似村舍的白垩的旅館去。」

汽車滑下那條蜿蜒的山路，幾乎沒有運用馬達的助力。天色漸漸地亮了。大地瀰漫着濃霧的氣息。雷維克把車燈扭滅。當他們經過高尼墟的時候，碰到了幾輛載運蔬菜和鮮花的篷車。那是往尼斯去的。後來又經過一隊騎兵。在低沉的馬達聲中，還聽得到馬蹄得得的聲響。那聲音，響的很清晰，在碎石鋪道上傳來，彷彿是舞台上的音響效果似的。騎兵都穿着連有頭巾的毛織外衣，因此臉全遮得很暗了。

雷維克望着瓊恩。她對着他微笑。她的臉很蒼白，很疲勞，好像比往常更脆弱了。在這個奇幻、黝黯、甯靜的清晨，她這種溫柔嬌慵的姿態，在他看起來，是比任何時候更美的，因為昨天已經沉落在遙遠的去處，沒有一個固定的時刻，光陰仍然在毫無時刻地流泛着——充

滿着甯靜，沒有恐懼也沒有問題。

安底卑斯的海灣圍着他們，形成一個很大的圓圈。晨曦逐漸地開朗。在明澈的陽光中，映出了四艘戰艦，三艘驅逐艦，和一艘巡洋艦的灰黑的陰影。那大概在晚上駛進港埠的。襯托着遼闊的天空，它們都顯得很低矮，很可怖，很岑寂。雷維克俯視着瓊恩。她已經在他肩膀上睡熟了。



雷維克正在往醫院裏走着。他從里維耶拉回來，已經一星期了。此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他現在所看到的，好像從孩子玩具盒子裏拿出來的東西。照耀着太陽的新屋，彷彿用玩具模型來搭製的；高矗在晴空中的鷹架，又彷彿用珠粒金銀串紮的細工——當一根飾着雕紋的梁柱掉落下來的時候，便好比一支躲着蒼蠅的火柴桿兒在掉落着。彷彿在掉着，掉着，無窮無止地掉着——飾着的雕紋碎裂了，於是那梁柱便像一個小小的玩偶，張着手臂，轟然地在太空間漂蕩。這一下，好像世界凝凍起來，宛如死了一樣的靜止。沒有動靜，沒有微風，沒有喘息，沒有聲響——祇有那個小小的雕紋，以及堅實的梁柱，掉着，掉着——

於是，驀然間一切都喧鬧起來，騷動起來。雷維克這纔意味到先前他是屏息着的。於是，他奔跑了。

那個遭難的人躺臥在鋪道上。一秒鐘以前，街上幾乎是闕無一人的。而現在，却蜂擁着人羣。他們從四面八方奔來，彷彿發出了警報。雷維克從人羣中擠開了一條路。他看見兩個工人正想抬起那個遭難的人。「不要抬起來！讓他躺在地上！」他嚷道。

在他周圍和前面的人，立刻讓出路來。兩個工人將那遭難的人扶掖起一半。「將他慢慢地放下去！當心！慢一點兒！」

「你是哪一個？」一個工人問。「是醫生嗎？」

「是的。」

「那就好。」

兩個工人把那個遭難的人又平放在鋪道上。雷維克跪伏在旁邊，檢驗着。他把那件汗濕的工服解了開來，撫着身體。然後他站起身子。「什麼？」先前跟他說話的那個工人問。「他已經昏厥了嗎，是不是？」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什麼？」那個工人問。

「死了。」雷維克說。

「死了嗎？」

「是的」

「可是——」那個工人不信似地說，「我們剛纔還在一塊兒吃飯的。」

「這兒有一個醫生在嗎？」在一大簇張口驚視的人羣背後，有人這樣問道。

「什麼事？」雷維克說。

「這兒有醫生嗎？趕快！」

「什麼事啊？」

「那個女人——」

「什麼女人？」

「給梁柱打中了。正在流血呢。」

雷維克便從人羣中擠了出來。一個矮小的女人，穿着一條藍色的大帷裙的，躺在石灰堆旁邊的沙堆上。她的臉蹙皺着，顏色蒼白得很，眼睛呆滯得宛似一個煤塊。鮮血彷彿一個小小的噴泉，從她頸項下迸濺出來。在震顫與歪斜的迸濺下，鮮血沾上了人行道，看來凌亂得詫異。在她頭底下，一塊污黑的血流，立刻滲入了沙中。

雷維克用手指緊壓着動脈，便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根繃帶，和那個隨身攜帶的急救藥

包。『捏住這個！』他跟旁邊的一個人說。

四隻手同時伸過來捏住了。藥包掉落到地上，裂開了。他拿出一把剪刀和一根小棒，還把繃帶撕裂開來。

那女人不說一句話。甚至眼睛也不動。她全身僵硬，所有的肌肉都緊張了。『一切都沒有問題，婆婆，』雷維克說。『一切都沒有問題。』

梁柱打中了她的肩膀和頸項。肩膀擊傷了，鎖骨也折裂，關節都壓碎了。於是僵硬地躺著。『這是你的左胳膊，』雷維克說着，便去檢視她的脖子。皮膚擦破了，可是餘外都沒有傷。一隻腳給扭壞，他便輕叩着踝骨和腿膀。脚上是灰色的襪子，補綴得很好，用一根黑帶在膝蓋下繫着——就是那麼一些常見的東西！縛着黑帶的皮鞋，也是補綴過的，黑帶打着一個雙股結，鞋尖上補綴了一塊。

『有人去打過電話，招呼救護車了嗎？』他問。

沒有誰回答。『我想警察已經打過電話了，』隔了半晌，有人這樣說。

雷維克抬起頭來。『警察嗎？警察在哪兒？』

『在那邊——還有一個呢——』

「雷維克站起身子，」那麼一切都照顧好了。」

他正想走開。那個警察，這時候却從人叢中推擠過來。他很年青，手裏拿着一本記事簿。他很興奮地砥着那枝筆頭不尖的短短的鉛筆。

「等一下，」他說着，便開始在記錄。

「一切都照顧好了，」雷維克說。

「等一下，先生！」

「我急得很。我有一個急症等着呢。」

「等一下，先生。你是一個醫生嗎？」

「我把動脈紮緊了，沒有事啦。現在所需要的，就是等那救護車趕來。」

「等一下，醫生。我必須記下你的名字。你是一個見證。」

「我可沒有目擊這一次的意外啊。我是過後纔來的。」

「可是無論如何，我必須把一切都記下。這是一件嚴重的意外，醫生！」

「那我知道，」雷維克說。

警察想盤問女人的名字。可是那女人答不出來。她祇是瞪着眼睛望，並沒有瞧見他。警

察熱心地俯下身子去。雷維克望了望四周。人羣把他圍得像一堵牆。他已經穿不出去了。

「你要知道，」他跟那個警察說。「我急得很哪——」

「好的，醫生。不要再爲難了。我不能不挨次記錄下來啊。你是一個見證，這是很重要的。那個女人也許會死。」

「她不會死。」

「誰都不能這樣說的。到那時候，就要發生撫卹的問題。」

「你去招呼救護車了嗎？」

「是我一個同事去招呼的。你且不要打擾我，否則時間更要拖長了。」

「那個女人已經半死了，你倒想溜掉呢。」一個工人責備着雷維克。

「要是我不來，她現在早已經死了。」

「那就好。」那個工人不合邏輯地說着。「那你更應該留在這兒了。」

照相機的聲音。一個戴着帽子的人，搶到前面去，微笑着。「你能不能再拍一下繃

帶，讓我拍一張照片啊？」他問雷維克道。

「不。」

「那是要在報紙上發表的。」那個人說：「你的照片，可以刊載在報紙上，寫明你的住址，標明你救了那個女人的生命。很好的宣傳呢。請你到這邊來，這樣子——這邊的光線比較好。」

「滾你的，」雷維克說。「那個女人急需着救護車。繃帶不能夠長此繫着的。你瞧，救護車已經去招呼了。」

「事情要一件一件地辦呢，醫生！」那警察說。「第一，我必須把那份報告書寫好。」

「受傷者已經把他的名字告訴了你嗎？」一個半成年的青年問。

「T'a guendi!」（法語：「閉你鳥嘴！」）那警察在青年的腳邊吐了口唾沫。

「從這兒再照一個相。」有人跟那個攝影記者說。

「爲什麼？」

「這樣，就可以顯示出那個女人是在人行道的禁區裏邊的。瞧那個——」他指着一塊放在旁邊的木牌，上面寫着：「注意！危險！」你可以照一個相，讓人家知道呢。我們倒是需要的。撫卹的事，原是不成問題的。」

「我是報館的攝影記者。」那個戴着帽子的人，反對剛纔的建議，這樣說道。「我祇拍

那些在我認為有趣的鏡頭。」

「可是這也是有趣的哪！哪有再比這個更有趣的呢？把那塊木牌作背景！」

「木牌是沒有意思的。動作纔有趣呢。」

「那麼，可以記在你的報告書裏。」那個人拍了下警察的肩膀。

「你是哪一個？」他忿然地問。

「我是營造公司的代表。」

「好的。」那個警察說。「你也留在這兒。你叫什麼名字？你應該知道的哪！」他問那個女人。

女人掀動着嘴唇。眼皮也在張翕着。好像蝴蝶似的，又彷彿一隻累極了的灰色的飛蛾，雷維克想——而同時：我這個人真是好傻！趕快應該溜掉哪！

「他媽的。」那個警察說。「說不定她已經發瘋啦。那就更麻煩了！而且我三點鐘要下班。」

「馬賽爾，」那女人說。

「什麼？等一下什麼？」警察又俯下身去。女人不則聲。「什麼？」警察等了一會。「再

說一遍你再說一遍！」

那女人還是緘默着。「你這麼咕咕嘍嘍的，」警察跟那個營造公司的代表說。「這樣的情形，報告書怎麼寫得起來呢？」

這時候，照相機的聲音又響動了一下。「謝謝你！」攝影記者說。「充滿了動作的鏡頭。」

「你把我們的標識照了進去嗎？」營造公司的代表，不等警察的質詢，便這樣問。「我可以立刻再放五六塊木牌的。」

「沒有，」攝影記者答道。「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你們祇要付出那筆恤金，你這個資本家的可憐的走狗。」

一陣警笛。救護車趕到了。這是機會啦，雷維克想。他小心翼翼地走開了一步。可是那個警察立刻把他拖了回來。「你必須跟我們一起上警察總局去，醫生抱歉得很，可是我們必須將一切情形留下一個記錄。」

另外那個警察，現在也站在他旁邊了。於是什麼辦法也沒有。祇有希望一切都順利了，雷維克想，便跟着他們一塊兒走了。

警察總局的值星官，靜靜地聽取着憲兵和警察的報告，他們都寫得有書面的記錄。這時候便轉向雷維克望着：「你不是法國人，」他說。這並不是詢問；他說的是事實。

「不是，」雷維克說。

「哪裏的人？」

「捷克人。」

「那你怎麼在這兒行醫的？你是外僑，如果沒有入籍，便不能夠行醫的。」

雷維克微笑着：「我沒有在這兒行醫。我在這兒旅行玩兒的。」

「你有護照嗎？」

「是不是需要啊，斐南？」另外一個警官問。「這位先生救護了那個女人，我們已經留

下他的地址。那就夠啦。我們還有其他的見證呢。」

「我覺得很有興趣。你帶着護照嗎？或者你的身份證？」

「當然沒有，」雷維克說。「誰把護照隨身帶着呢？」

「那麼在哪兒？」

「在領事館。我在一星期以前送到那兒去的。因為要展期。」

雷維克知道如果他說護照放在旅館裏那麼也許會給一個警察陪着他去拿這一下謊話就被拆穿了。而且爲了安全起見他把地址都捏造的。說在領事館，他還有一個搪塞的機會。

「在什麼領事館？」斐南問。

「捷克領事館。」

「我們可以打電話去問。」斐南望着雷維克。

「當然可以囉。」

斐南等了一下。「好的。」他接着又說。「我們就去問一下。」

他站了起來，走進一個昆連着的房間。另外一個警官可着惱了。「原諒我們，醫生。」他向雷維克說。「當然，這原是並不需要的。好在事情一下子就會弄清楚。我們很感謝你的救護。」

弄清楚，雷維克想。當他掏出一枝紙烟來的時候，還很鎮靜地環顧着四周。憲兵站在門口。這倒是一個好機會。誰也沒有真正懷疑到他的。他也許可以把他推開，可是營造公司的代表和兩個工人都還在那邊。於是他祇能放棄機會了。衝出去可也不是容易的，也許在門

外，更站得有警察。

斐南回來了。「領事館裏沒有寫着你名字的護照。」

「也許有在那兒，」雷維克說。

「那怎麼會呢？」

「一個接電話的職員，未必什麼事情都知道。經辦護照的人，一起總有五六個呢。」

「那個人知道的。」

雷維克不則聲。「你不是捷克人，」斐南說。

「聽我說，斐南——」另外一個警官道。

「你沒有捷克的口音，」斐南又說。

「也許沒有。」

「你是一個德國人，」斐南得意揚揚地說道。「你沒有護照。」

「不，」雷維克答道。「我是摩洛哥人，我有世界上所有的法國的護照。」

「先生，」斐南嚷了起來。「你敢放肆！你竟侮辱法國的屬國！」

「嘿，」一個工人說。營造公司的代表，露出一種神情，彷彿要想敬禮似的。

「斐南我們現在可不必——」

「你在撒謊！你不是捷克人。你有沒有護照？快說！」

人面鼠心，雷維克想。人面鼠心，就沒有辦法了。我有沒有護照，干這個傻子烏事啊？可是老鼠嗅到了什麼味兒，現在就爬出它的洞穴來了。

「快說！」斐南向他咆哮着。

一張紙有了它或者沒有它。假如我有了那張紙，這傢伙一定會請我原諒，向我鞠躬。即使我殺人越貨都不在乎——這個人會向我敬禮的。可是，如果基督沒有了護照——那麼到今天，也許會死在牢獄裏。無論如何，他活不到三十三歲，早給殺死了。

「你必須留在這兒，等事情弄清楚了出去。」斐南說。「我會調查的。」

「好的。」雷維克說。

斐南大踏步走出了房間。另外那個警官翻檢着他的文件。「先生，」他說。「我很抱歉。他對於這個問題，簡直很執迷呢。」

「不要緊。」

「我們沒有事了吧？」一個工人問。

「是的。」

「那就好了。」然後他轉向雷維克說。「世界革命到來的時候，我們就不需要什麼護照啦。」

「你要知道，先生，」那警官說。「斐南的父親是在大戰中殺死的。所以他恨透了德國人，所以他這樣的跟你留難了。」他踉蹌地向雷維克望了一會兒。他彷彿在臆測着這件事情的癥結。「我真是十二分抱歉，先生。這事情要是在我啊……」

「不要緊。」雷維克望了望四周。「在斐南回來之前，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出去嗎？」

「當然可以。電話在那邊桌子上。快點兒打。」

雷維克打電話給莫洛索夫。用德語告訴他發生的事情。他是想讓范勃爾知道的。

「要告訴瓊恩嗎？」莫洛索夫問。

雷維克猶豫了一下。「不。暫時還不必。告訴她我被扣留了，可是兩三天裏就會沒有事的。請你好好地照顧她。」

「好的。」莫洛索夫回答着，並不怎麼熱切的樣子。「好的，烏塞克。」

斐南回來的時候，雷維克便把聽筒放下了。「你剛纔講的是什麼話？」他猶笑着問。

「捷克語嗎？」

「世界語。」

第二天早晨，范勃爾來了。「這麼一個鬼洞，」他望了望四周，這樣說道。

「法國的監獄，至今還是真正的監獄，」雷維克答道。「倒沒有沾上什麼人道主義的幌子。道地的十八世紀的遺物呢。」

「討厭，」范勃爾說。「還虧你牯了進來。」

「一個人原不應該做什麼好事的。自個兒反而立刻受累了。我應該讓那個女人流血而死。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鐵的時代，范勃爾。」

「在一個鐵鑄的時代。我們那些朋友們，已經發現你在這兒是非法的嗎？」

「當然囉。」

「地址也給發現了嗎？」

「當然沒有。我不會說出國際旅館來。否則這樣收留沒有登記的客人，老闆娘一定會受處罰的。而且，警察一定會去搜查，說不定有五六個客人會被捕。我這一次，把朗卡斯式旅

館作爲我的地址。那是一個費用較貴，設備較好的小旅館。以前我是住過的。」

「那麼你的新名字就叫烏塞克嗎？」

「伏勒第米·烏塞克。」雷維克苦笑着。「這是我的第四個化名。」

「見鬼！」范勃爾說。「那怎麼辦呢，雷維克？」

「沒有多大的辦法。最要緊的是，不要讓我們那些朋友發現我以前也來過這兒幾次的。否則要判處六個月的徒刑。」

「他媽的！」

「是的，這世界，一天比一天更人道了。尼采說的，冒險地生活。難民們就是這樣的——他們都違背了自己的意志。」

「如果他們找不出來呢？」

「兩個星期，我猜。照例是驅逐出境而已。」

「之後呢？」

「之後我再回來。」

「再等他們來抓你嗎？」

「對啦。這一天的時間算是很長久了呢。兩年一生的時間了。」

「我們必須想辦法。不能夠老是這樣的。」

「祇能這樣啊。你有什麼辦法呢？」

范勃爾思索着。「杜俞！」他突然地說。「當然囉！杜俞他認識很多的人，他是很有地位的——」他自己打斷了話。「天啊，你自個兒不是跟那個權貴施行過手術的嗎？那個患腎臟炎的人！」

「不是我。杜俞——」

范勃爾笑了起來。「當然他不會告訴那個老頭兒的。可是他可能想辦法。我會叫他難過的。」

「你不會有多大的效果。不久以前，我敲過他兩千法郎的竹槓。像他那種傢伙，不容易把這些事情忘記的。」

「他會。」范勃爾打趣着說。「原因是，他也怕你講出你替他代施手術的鬼把戲。你替他開過一二十次的刀了。而且，他也實在需要你。」

「他很容易去另找別人啊。皮諾或是別的難民醫生。人也多着呢。」

范勃爾掙着他的鬚髮。「不必你自己。我們來替你試。我今天就可以去進行的。這兒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嗎？飯食怎麼樣？」

「壞透了。可是我能夠叫他們帶點兒什麼東西來的。」

「香烟呢？」

「那是夠的。我真正需要的，你却無法幫我的忙——那是要洗一個澡。」

雷維克已經給拘押了兩星期，同牢的是一個猶太鉛匠，一個半屬猶太的作家，一個波蘭人。鉛匠祇是懷戀着柏林；作家很惱怒；波蘭人則無所謂。雷維克供給他們紙烟。作家儘講着猶太笑話。鉛匠是一個排除臭氣的專家，倒是個不可少的人物。

兩星期之後，雷維克纔給傳訊了。他先被帶到一個監查官的面前，那個人祇問他有沒有錢。

「有的。」

「好的。那你可以雇一輛出差汽車。」

一個警官押着他出去。街上照耀着陽光。重見天日真是多麼痛快哪。一個老頭兒在門

口販賣輕氣球。雷維克可想像不出爲什麼他在監獄門口販賣那些玩意兒。那警官招呼了一輛出差汽車。「我們上哪兒去啊？」雷維克問。

「到總監那兒去。」

雷維克又不知道，那是什麼部分的總監。祇要不是德國集中營的總監，在他反正都一樣。天下惟有一件事情是可怕的：完全無援地受制於暴戾的恐怖主義。目前的小事情，原都是無傷大雅的。

出差汽車上裝得有一架收音機。雷維克便把無線電旋開了。他收聽到菜市的行情；然後是政治的新聞。那警官打着呵欠。於是雷維克旋過了一個電台。播送的是音樂。旋準了。那警官便興奮起來。「查里斯·屈里納特，」他說。「麥尼蒙丹。第一流的！」

出差汽車停了。雷維克付了賬。他被押入一間接待室，這兒也跟天下所有的接待室一樣，充滿着期望、汗味和塵灰。

他在那兒坐了半小時，讀着一份某一來客遺留下來的 *La Vie Parisienne*（法語：巴黎生活）。兩星期沒有書看，這一份陳舊的雜誌，彷彿是古典文學了。半小時之後，他纔給帶到總監的面前。

隔了許久，他纔認出這個矮胖的人來。往常他在施行手術的時候，照例是不大注意病人的臉的。因為病人的臉，在他彷彿跟數字一樣地不關心。他所感覺興趣的，祇是病人患病的地方。可是他對於這個人的臉，却會好奇地注視過。這兒坐着的，正是那個病體康復，腹又便便，僅僅少了一個腎臟的人：藍瓦爾。雷維克這時候已經忘記，范勃爾會想轉懇杜俞幫忙，而他也想不到居然已被帶在藍瓦爾自己的面前了。

藍瓦爾將他上下端詳了一番，考慮着措詞。「你的名字，當然不是烏塞克，」他咆哮着道。

「不是。」

「你叫什麼名字？」

「牛曼。」雷維克事先早已把這個名字，跟范勃爾說好，而范勃爾也跟杜俞解釋過的。烏塞克這個名字太生僻了。

「你是德國人，是不是？」

「是的。」

「難民嗎？」

「是的。」

「一個人是說不出來的。你的樣子可不像。」

「難民不都是猶太人。」雷維克解釋道。

「你爲什麼撒謊關於你的名字？」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總是儘可能的少撒謊。我們是不得已啊——你以爲我們在開玩笑嗎？」

藍瓦爾傲然地說：「你以爲我們這樣跟你打麻煩，也是在開玩笑嗎？」

灰色，雷維克想。他的腦袋，灰中發白，他的淚囊藍而帶黑，他的嘴吧，張得半開。那個時候，他已經不能講話；那個時候，祇剩了一堆肥肉，包着一個腐爛的腎臟。

「你住在哪兒？那個住址也是謊報的。」

「我是到處爲家的。有時候在這兒，有時候在那兒。」

「來了多久了？」

「三星期。三星期以前，我從瑞士來的。我給送過了邊睡。你要知道，在法律的觀點上講，沒有身份證，我們固然沒有在任何地方居住的權利——可是你也要知道，我們大部分人

都還下不了自殺的決心。這便是我們要來麻煩你的理由。」

「你應該住在德國啊，藍瓦爾還是咆哮着：「那兒可不壞哪。人家都那麼誇揚着的。」

開刀的時候祇要稍微有點兒不同，雷維克想，你就不能在這兒講這種無聊的話啦。病菌穿過你的邊界，可無需乎什麼身份證的——否則你也許已經成爲黃土一坯了。

「這兒你住在什麼地方？」藍瓦爾問。

你要知道這些個事情，原來還想拘捕別人呢，雷維克想。「在第一流的旅館裏，」他說。「用不同的姓名。一個名字往往祇用幾天。」

「那是不確的。」

「你既然知道，爲什麼再這樣問我呢？」雷維克說道，顯然有點兒憤怒了。

藍瓦爾勃然地用手掌拍了下桌子。「不要這樣放肆！」拍過以後，立刻瞧着他的手。

「你拍到了那柄剪刀啦，」雷維克說。

藍瓦爾把那隻手插進了衣袋。「你也覺得你自個兒太過傲慢了嗎？」他突然那樣心平氣和地問，彷彿人家依賴着他，而他又頗能自制似的。

「傲慢嗎？」雷維克愕然地望着他。「你說這是傲慢嗎？我們既不是在悔罪人犯的學校裏，也不是在悔罪人犯的感化院裏。我是在自衛——你要我搖尾乞憐，懇求減刑，你纔覺得痛快嗎？難道祇因為我不是一個納粹，所以沒有身份證嗎？雖然我們經歷過各種的事情，坐過牢獄，進過警察局，受過侮辱，可是我們至今還不承認自己是罪犯，那祇因為我們要求生存——這便是使我們始終傲慢不屈的原因，你知道嗎？天會知道這決不是傲慢哪！」

藍瓦爾並沒有回答。「你在這兒行醫嗎？」半晌纔問。

「沒有。」

那個刀疤，現在一定小得多了，雷維克想。那個時候，我縫得很仔細。跟這個胖子開刀，可真費了一點兒心力呢。要不了多少時候，他一定又在濫吃東西了。濫吃東西和濫喝酒。

「這就是最危險的事啊，」藍瓦爾解釋着。「不受檢定，不受管制，你便逍遙在這兒。誰知道你溜來了多久！你別以為我會相信你三星期的話。誰知道你幹了些什麼，幹了多少的壞事！」

幹了你便便的大腹，那些僵硬的動脈，腫脹的肝臟，和發酵的腎囊，雷維克想。假如我不下手幹，那麼你的朋友杜倫，也許會在慈悲和愚蠢的情形下，把你弄死了，而他却因此而增

進聲譽，增加診費了。

「這就是最危險的事啊，」藍瓦爾又重說着。「你不准在這兒行醫。因此你什麼病人都接受，那是很顯然的。我跟一位醫藥界的權威談起過。他也表示了全然相同的意見。假如你真也有點兒醫學知識的話，那麼他的名字你也一定會熟悉的——」

不，雷維克想，不會的。現在他總不會說杜俞的。人生可不能開這樣的玩笑哪！

「杜俞教授，」藍瓦爾很嚴肅地說。「他向我解釋過的。產婆，沒有畢業的學生，推拿手，助理醫師，在這兒都說是德國的名醫。誰去審查呢？非法的手術，墮胎，跟產婆和江湖郎中狼狽爲奸，天知道還有多少的黑幕。我們還不夠嚴厲呢！」

杜俞，雷維克想。那是他對於兩千法郎的報復。可是，現在他又請什麼人去替他施行手術呢？當然是皮諾了。猜想起來，他們一定又合作啦。

他發現他已經不在聽他說話了。直到他提出范勃爾的名字，他纔又注意了一下。「一個名叫范勃爾的醫生來替你說過情。你認識他嗎？」

「有點兒。」

「他在這兒。」藍瓦爾向前面瞪視了半晌。接着他大聲地打了個噴嚏，掏出手帕來抹

了鼻子又瞧了一下抹出來的是什麼，然後將手帕摺好，放回口袋。「我沒有辦法幫你的忙。我們必須嚴厲一點。你將被逐出境。」

「那我知道。」

「你從前來過法國嗎？」

「沒有。」

「要再回來，就處六個月的徒刑。你知道嗎？」

「知道。」

「我要監視你即刻被逐出境。這是我能做到的事。你有錢沒有？」

「有。」

「那就好了。那麼你可以負擔那個押送的人和你自個兒到邊界去的旅費。」他點點頭。

「現在你可以走了。」

「我們回去，有沒有規定的時間？」雷維克問那個押送的警官。

「沒有準確的規定。這要看情形了。爲什麼？」

「我想去喝一點兒開胃液。」

那警官望着他。「我不會逃跑的。」雷維克說。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二十五法郎的鈔票，在手裏玩弄着。

「好的。幾分鐘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吩咐出差汽車停靠在第一家小酒店的門口。幾張桌子已經給搬在外面了。天氣很冷，可是陽光倒是很耀眼的。「你要喝點兒什麼？」雷維克問。

「苦味酒。這個時候不會有別的東西了。」

「給我白蘭地。不要冷水。」

雷維克沉靜地坐在那兒，深長地呼吸着。空氣——那是什麼啊！人行道上的樹枝，茁出了褐黃色雪亮的嫩芽。裏邊洋溢着——一股新鮮麵包和新開瓶酒的香味。侍者把酒杯送來了。

「電話在哪兒？」雷維克問。

「在裏邊——往右轉，廁所旁邊。」

「可是——」那警官便說。

雷維克把那張二十五法郎的鈔票塞在他手裏。「你也許會想像得到我跟誰打電話。」

我不會逃跑的你可以跟我一起來好啦！

那警官僅僅踟躕了一下。「好的，」他說着便站了起來。「人，到底是個人哪。」

「瓊恩——」

「雷維克！我的天！你在哪兒啊？他們已經放你出來嗎？你告訴我，現在在哪兒！」

「在一家小酒店裏——」

「別說了！告訴我，到底在哪兒！」

「我真是在一家小酒店裏。」

「什麼地方呢？你已不在牢裏嗎？這些日子，你都在什麼地方啊？這個莫洛索夫——」

「他把我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你了。」

「他却沒有告訴我，他們在哪兒把你逮去的。我立刻就來——」

「所以他沒有告訴你啊，瓊恩。還是不要來。」

「爲什麼你在小酒店裏打電話？爲什麼你不到我這兒來？」

「我不能來。這兒祇能有幾分點的耽擱。我向那個警官說了情，在這兒耽擱一會的，瓊

恩。幾天裏邊，我就要放逐到瑞士去，之後——」雷維克瞭了下窗外。那警官靠在櫃台上開談。「之後我立刻就要回來的。」他等待着。「瓊恩。」

「我要來。我立刻就來。你在什麼地方？」

「你不能來。這兒離你有半小時的路程。可是我祇有幾分鐘的耽擱。」

「支使那個警官就得啦給他點兒錢！我帶錢給你！」

「瓊恩，」雷維克說。「那不成。現在，我必須把電話掛斷了。」

他聽到她的呼吸。「你不願意跟我見面嗎？」她然後問。

這可爲難了。我不應該通電話的，他想。不當着那個人的面，怎麼解釋得明白呢。「跟你

見面，當然是我最願意的，瓊恩。」

「那麼你就來！那個人可以跟你一起來！」

「那是不可能的。我現在必須把電話掛斷了。趕快告訴我，你現在在作什麼事啊？」

「什麼？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你穿着什麼衣服？你在什麼地方？」

「在我房間裏。在牀上。昨晚我回來得很遲。我一下子就可以把衣服穿好，即刻到你那

邊來的。」

昨夜很遲。當然囉。一個人給囚禁的時候，一切都還是照樣的啊。這些他已經忘記了。在牀上，朦朧地睡着，頭髮洶湧在枕邊，襪子散亂在椅上，亞蘇布襯衫，一套晚服——這些個事情，開始在旋轉；電話間的窗子，給他的吐氣弄得模糊了；那個警官的隱約的頭，彷彿水族館裏的標本，在玻璃裏蕩漾着——他鎖定了一下。「現在我必須把電話掛斷了，瓊恩。」

他聽到她皇遽的聲音。「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夠這樣子一下就走了，我什麼也不知道，你要到哪裏去，或者——」撐起了身子，枕頭推到了一邊，電話聽筒彷彿是她手裏的一件武器，一個敵人，她的肩膀，她的眼睛，興奮得深沉而黝黑了……

「我又不是去上戰場。我祇是到瑞士去旅行哪。我立刻就會回來的。你當我是一個商人，想把一車的機關槍賣給國際聯盟去就好啦。」

「你回來了，那麼一切就照常啦。這樣子就驚害怕，我真是活不下去的。」

「最後一句話，你再說一遍。」

「是真的啊。」她的聲音顯然是憤怒了。「你把經過情形告訴人家，輪到我是最後的一個。范勃爾可以來探望你，我不能！你打電話給莫洛索夫，却不給我而現在，你倒走了。」

「天哪，雷維克說。『我們何必吵架呢，瓊恩。』」

「我不是要吵架。我祇是問問，到底有什麼事鬧別扭了。」

「好的。我現在必須把電話掛斷了。再會，瓊恩。」

「雷維克！她叫着。『雷維克！』」

「哦——」

「要回來的啊！要回來的啊！沒有了你，我就什麼都完啦！」

「我一定回來的。」

「哦——哦——」

「再會，瓊恩。我立刻就回來的。」

他在這個暖和的電話間裏，站了一會兒。然後他發覺自己的手，還沒有放開那聽筒。他開了門，警官抬起頭來，善意地微笑着。『接通了嗎？』

「接通了。」

他們又回到桌子邊。雷維克喝乾了那杯酒。我不應該通電話的，他想。不通電話，我倒平

靜得很現在可煩躁起來了。我應該知道，單通一個電話，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於我既沒有於瓊恩也沒有。他覺得應該重行回去，再通一個電話給她，把一切他真要告訴她的話，說給她聽。跟她解釋，他爲什麼不能跟她見面。他這副狼狽樣兒，不但骯髒，而且還有警察押着，他實在不願意她來見。可是他就會回來，那麼一切都照常啦。

「我想我們應該前進了，」那個警官說。

「哦——」

雷維克招呼侍者：「給我兩小瓶高涅克白蘭地酒，所有的報紙，和十二包卡普列爾香烟。還有那份賬單。」他望望那警官：「允許的吧，不是啊？」

「人到底是人哪，」那警官說。

侍者把瓶酒和紙烟都送來了：「把酒瓶開了，」雷維克將紙烟小心地分藏在幾個口袋裏的時候，這樣說道。他重新把瓶塞放好，放到不用螺旋釘就可以開啓的程度，便裝進了外衣裏邊的口袋。

「你倒是老於此道的呢，」那警官說。

「練習慣了。遺憾得很。孩子的時候，真沒有想到老年來還會玩這套把戲呢。」

那個波蘭人和那個作家，都酷嗜那兩瓶高涅克酒。鉛匠則不喝這種烈性酒的。他是一個愛喝啤酒的人，就充分地說明柏林啤酒的好處。雷維克躺在鋪板上，看報。波蘭人不看；他不懂得法文。他祇是抽着烟，樣子很快樂。那天晚上，鉛匠却哭了起來。雷維克被他驚醒了。他聽着那種低沉的嗚咽，望着小小的窗洞，外面閃耀着一方蒼白的天空。他睡不着了。後來鉛匠倒平靜了下去，他却還是闔不上眼睛。過去生活得太好了，他想。太多的東西，當他不能再享有一點兒的時候，便覺得更傷心了。

雷維克正在從車站出來的路上。他很疲累，又很髒。擠在熱氣騰騰的車廂裏，足足有三小時，擠在一起的乃是那些吃大蔥的人，那些獵夫和獵狗，那些提着雞籠抱着鴿子的女子。而在趁車以前，又在邊陲上耽了將近有三個月之久——

他沿着上林苑在走。薄曙中有一點兒閃光。雷維克便抬起頭來。那彷彿是許多稜錐體的鏡子，豎立在圓中心的周圍，將五月裏的灰色的殘光，反映開去。

他站住了，仔細地諦視着。那真是許多稜錐體的鏡子。到處都是的，錯綜複雜的放在山慈菇的畦地背後。「那是些什麼啊？」他問一個正在耙着一畦新翻泥地的園丁。

「鏡子。」園丁連頭也不抬地答道。

「那我知道。上一回我在這兒却沒有看見啊。」

「你很久不來這兒了吧？」

「三個月。」

「噢，三個月了。這還是前兩星期纔有的。爲了英王。他來這兒報聘。這樣，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臉給照耀在這裏了。」

「好偉大。」雷維克說。

「當然囉。」那園丁却毫不驚奇地答道。

雷維克前進着。三個月——三年——三天；時間是什麼？無能而萬能的。現在，栗樹都在開花了——而前回，一片葉子還沒有呢——德國又撕毀了條約，佔領了整個的捷克——

在日內瓦，一個名叫約瑟夫·白魯門塞爾的難民，一陣歇斯底里亞的狂笑，便在國際聯盟的會所前自殺了——在他自個兒的胸脯上，還留有肺炎的創痛的殘痕，那一場幾乎送命的大病，是在柏爾爾特用着甘塞的假名時生的——而現在，在一個酥軟得如同女人胸脯一樣的晚上，他又回來了；這些個事情，在他都幾乎毫不驚奇的。一個人對付這些個事情，正與對付其他許多事情無異，祇要出奇的甯靜，那原是無援時的唯一的武器。天空，到處都是一樣的，也永遠都是一樣的，覆蓋着兇殺、憎恨、犧牲、與愛戀——樹又開花了，毫無疑惑地，年

復一年——青梅色的薄暮，轉變着，倏來忽去的，跟那些護照啊、叛變啊、失望啊、以及希冀啊都沒有關係。重返巴黎，當然是好的。走着，慢慢地走着，無思無慮地走着，在銀灰色的光芒下，沿着這條街道，那也是很好的；能在這樣一個時間，仍然充滿着踟躕的心情，充滿着轉變的心情，讓一種微淡的悲哀，和一種生還的愉悅，彷彿天地接壤似地黏合融和起來，原也是很好的——這是抵達時的最初一剎那，當一個人還沒有重給箭刺刀戳以前的一剎那——這種古怪的獸類的感情，這種來自遠處去向遠方的呼吸，這種微風，還沒有摻雜着情感，沿着心靈的街道，經過現實的燭火，穿越過去的岔道和未來的陷穽，這種點逗，這種動盪中的甯靜，這種停息的俄頃，是最公開也是最祕密的現實，這種在世界的無窮幻變中，永恆的平淡的跳動——

莫洛索夫坐在國際旅館的棕櫚室裏。他正在喝着一瓶華夫萊酒。「喂，鮑列斯，老朋友，」雷維克說。「我好像回來得適逢其會呢。那是華夫萊酒嗎？」

「還是一樣。這一次是三十四年的了。稍微甜了點兒，也烈了點兒。你回來了，很好。已經三個月啦，是不是啊？」

「是的。比往常長了點兒了。」

莫洛索夫撇着桌上那隻老式的鈴。那彷彿是鄉村教堂裏聖器監守人的鈴聲。「墓穴」裏祇有電燈，沒有電鈴。裝着也不值得的，難民又不大敢撇鈴。「你現在用什麼名字了？」莫洛索夫問。

「還是叫雷維克。我沒有在警察總局供出我的名字來。我祇說烏塞克、牛曼和甘塞。反覆隨便的用着。我倒不願意放棄雷維克。我歡喜它像個名字。」

「他們沒有發現你住在這兒吧？是嗎？」

「當然沒有。」

「原來如此。否則他們會來搜查了。這樣，你還可以住在這兒。你的房間還空着。」

「那個老太婆知道我出了事情嗎？」

「沒有。誰也不知道。我告訴他們，你到盧昂去了。你的東西都在我那邊。」

一個姑娘托着扁盤過來了。「克拉蕾茜，雷維克先生要一杯酒。」莫洛索夫道。

「噢，雷維克先生！」那姑娘露出了一排蠟黃的牙齒。「回來了嗎？你去了不止六個月

了，先生。」

「三個月克拉蕾。」

「不會的。我以為總有六個月啦。」

那個姑娘一轉身走開了。不多一會，「墓穴」裏的那個懶散的侍者，手拿着一個酒杯走了過來。他沒有托扁盤；他在這兒服務了很久，可以這麼隨便的了。他的臉上露出一種預示的表情，却給莫洛索夫猜中了。「好的，裘恩。你說雷維克先生到底離開了多久。你確切知道嗎？」

「可是莫洛索夫先生當然我是連日子都知道的！一起整整的——」他停頓了一下，等待着反應，然後微笑地說：「整整的四個半禮拜！」

「對啦，雷維克不待莫洛索夫回答，便這樣說。

「對啦，莫洛索夫也漫應着。

「當然囉。我是從來不會記錯的。」裘恩走開了。

「我不願意讓他失望哪，鮑列斯。」

「我也這樣。我祇是要讓你知道，事情成了過去，時間的觀念就薄弱了。那是一種慰藉，一種恐懼，或者也是一種無所謂的事情。我跟尼奧勃拉辛斯克藝術團的貝爾斯基中尉，在

一九一七年莫斯科分別的。我們是朋友。他往北穿過了芬蘭。我却穿過了滿洲和日本。八年以後，我們又在這兒見面的時候，我以為一九一九年在哈爾濱見過他，他却以為一九二一年在海爾辛基見過我。居然時間相差了兩年——空間相差了幾千哩。」莫洛索夫拿起酒瓶，斟滿了一杯。「你瞧，至少他們還認識你的。那就給人一種家鄉之感了，是不是啊？」

雷維克喝着酒。酒是冰冷而清淡的。「同時我又到過靠近邊界的地方，」他說。「靠得近極了，在巴塞爾下去路的一邊屬於瑞士，一邊屬於德國。我在瑞士的境界裏吃櫻桃。却把桃核吐到了德國。」

「那也給你一種家鄉之感嗎？」

「不。却也不覺得離的太遠。」

莫洛索夫微笑了。「那我也瞭解。路上怎麼樣？」

「照例是那樣。一句話，困難得多了。他們在邊陲上防守得更嚴。有一次我在瑞士給他們抓住了，又有一次在法國。」

「爲什麼你從沒有寫過一封信來呢？」

「我不知道這兒的警察會管制得怎麼樣。有時候，他們會有一股子勁兒的。還是不容

跟任何人冒險的好總而言之自己不在這兒却要嚙嚙饒舌那是不很好的邊界那兒還是照例的辦法靜靜地躲着溜走了。你還以為有什麼別的事兒嗎？」

「倒不是我以為。」

雷維克望着他。「信嗎？」他然後說。「寫信幹什麼？寫信也沒有用的。」

「不。」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來。「奇怪，一個人離開了這兒，怎麼一切東西都變樣啦。」

「你別發傻了，」莫洛索夫答道。

「我沒有啊。」

「一個人離開了，那倒是好的。一回來啊，那便不同啦。於是什麼都重新開始了。」

「也許是。也許不是。」

「你真會含糊其詞呢。這樣的態度，於你是很好的。你想玩一盤棋嗎？那位教授死了。他是我唯一值得玩玩的對手。李維到了巴西。謀到一個侍者的職位。現在這個時勢哪，生活真是改變得快極了。一個人對於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得長久的。」

「不會。」

莫洛索夫凝神地注視着雷維克。「我倒不是那個意思。」

「我也不是。可是我們能夠離開這個陳腐的棕櫚墳墓嗎？我已經三個月不到這兒來了；然而，還是跟從前一樣的霉臭——那股廚房味兒，塵灰和恐懼。你什麼時候要去啊？」

「今天不必去了。今天是我的空班。」

「好的。」雷維克淺笑了一下。「這是風雅的一晚，舊日的情調，大酒杯的味兒。」

「你願意跟我下棋嗎？」

「不。今夜不必了。我很疲累。前幾夜我簡直沒有睡着過覺。至少沒有安靜地睡熟過。我們還是出去溜躑這麼一小時，到什麼地方去坐坐。已經好久沒有那麼溜躑了。」

「華夫萊酒嗎？」莫洛索夫問。他們坐在考里賽咖啡館的前面。「還祇是傍晚呢，老朋友。這是喝伏特加酒的時間。」

「哦。可是，還是華夫萊酒。」

「我已經疲累了。至少喝一杯白蘭地吧？」

哥，莫洛索夫說，「對着逝影中的可怖的面容，鄭重地凝視，那是不必要的英雄主義哪。」

「我不在凝視，鮑列斯。我在細味着人生。」

雷維克發現莫洛索夫並不相信他，他也不想說服他，使他心折了。他在沿街的第一排桌子邊，靜靜地坐着，喝着酒，眺望着傍晚擾攘的行人。他離開了巴黎這麼久，一切都顯得分明和清晰了。這時候，彷彿很朦朧，很蒼白，很絢爛，很愉悅地激漾着，可是一切都像是一個突然下山的人所看見的東西，他祇聽到下面深谷裏的聲音，彷彿隔了重棉絮。

「你到這兒旅館裏來以前，有沒有去過別的什麼地方？」

「沒有。」

「范勃爾已經問起過你好幾次了。」

「我想打個電話給他。」

「我不愛你那樣的行徑。你告訴我別扭在哪兒？」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兒。祇是日內瓦那裏的邊界，防衛得簡直太嚴了。我先上那裏去試過。然後到巴塞爾。那邊也很嚴。最後可給我通過了。傷了風。晚上在露天，雪飄雨打的。沒有

辦法哪。於是又害了場肺炎。柏爾福特一個醫生給我送進了醫院。他偷偷地送了我進去，又領了我出來。後來又在他家裏躲藏了十天。我不能不匯點兒錢給他。」

「你現在復原了嗎？」

「差不多復原了。」

「所以你不喝烈性酒嗎？」

雷維克微笑了。

「爲什麼我們儘說着這些個事兒啊？我有點兒疲累，很想對於這樣的生活，再能夠習慣一下。真是的。好奇怪，你在路上就想的那麼多。可是一到這兒，就記得那麼少了。」

莫洛索夫把話題支開了。「雷維克，」他用一種父親似的口吻說，「你在跟你父親鮑列斯說話，他是一個人心的鑒識者。不要那麼紆迴曲折地兜圈子，你就趕快問我，一下子我們就可以把它拋開的。」

「好的。那麼瓊恩在哪兒呢？」

「我不知道。幾星期以來，我就沒有聽到過她的消息。也沒有看見過她。」

「之前呢？」

「之前啊她問起過你幾次此後就不問了」

「她不在希海拉柴特了嗎？」

「不在。她在六星期光景之前就離開了。後來她又來過兩三次。以後就沒有來。」

「她現在不在巴黎了嗎？」

「我想不在了。至少好像不會在。否則的話，她還會時不時再到希海拉柴特來的。」

「你知道她在作些什麼嗎？」

「大概在影片公司裏什麼的，我想。至少，她跟衣帽間裏的一個姑娘那麼說起過的，你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兒，也無非是飾詞而已。」

「飾詞嗎？」

「是的，飾詞。」莫洛索夫忿然地說。「不是飾詞是什麼，雷維克？你希望還有別的什麼

事嗎？」

「哦。」

莫洛索夫緘默着。「希望跟知道乃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雷維克說。

「還不是天曉得的風流事。你且喝一點兒刺激的——不要這種檸檬水。喝一點兒美

味的蘋果白蘭地——」

「當然不是蘋果白蘭地。假如要你覺得舒服點兒，還是高涅克的好。或者就是蘋果白蘭地，反正我都無所謂。」

「就是，」莫洛索夫說。

窗。屋頂的藍色剪影。褪了色的紅沙發。牀。雷維克知道他自己必須忍受下來。便坐在沙發上抽煙。莫洛索夫把他的東西送來了，而且還告訴他以後到什麼地方去找他。

他把那套舊衣服摔掉了。洗了一個澡，熱水的和冷水的，洗了很久，用了很多的肥皂。他把過去的那三個月都擦掉了，從他的皮膚上擦掉。換了一件乾淨的襯衫，也換了套衣服；刮了臉；假如時間不太遲，他最好還想去土耳其浴室洗一個澡。他什麼事情都做了，覺得很舒服。他甚至再想做一點什麼事情，因為他一坐到窗邊，突然有一陣子空虛，彷彿從各個角落裏爬將出來。

他斟了一杯蘋果白蘭地酒。在他的東西裏邊，還有一個開了的酒瓶，剩着一點兒酒。他便記起那天晚上他跟瓊恩對飲的往事，可是也喚不起感情。時間隔得太長了。他祇覺得這

是很好很陳的蕪菜白蘭地而已。

月亮慢慢地升上了屋頂。對面那塊骯髒的場地，現在成了黑影和白銀的宮闕。祇憑一點兒幻想，天下骯髒的東西都會變成雪亮的。花香飄進了窗來。晚上特別芬芳的荷關石竹的味兒。雷維克憑着窗櫺，俯瞰下面。原來窗櫺下就放着一隻栽植花草的木盆。要是惠生還住在那兒的話，這些東西都是屬於他這個難民的。雷維克有一次開割過他的胃。那是在聖誕節，一年以前了。

酒瓶空了。他把空瓶扔到了牀上。便像胎兒那樣地躺着。他站起身來。爲什麼儘凝視着牀鋪啊？一個人沒有女人的時候，就得去找一個哪。在巴黎是太容易了。

他穿着湫狹的街道，到了埃都瓦爾廣場。都市的溫暖的夜生活，從上林苑那兒震顫着。他便轉過身子，加快脚步，然後又逐漸地慢了下來，直到他抵達米蘭旅館。

「一切都好嗎？」他問那個看門的人。

「噢，先生！看門人站了起來。『你先生好久不來了。』」

「哦，好久不來了。我這一晌都不在巴黎。」

看門人睜着那雙靈活的小眼睛釘着他。『太太不住在這兒啦。』」

看門人倒是挺好的。他知道雷維克需要些什麼，不待他發問。「算起來已經有四個禮拜了。」他說。「四個禮拜以前，她就搬走的。」

雷維克從紙烟包裏檢出了一枝烟。「太太不在巴黎了嗎？」看門人問。

「她在坎市。」

「坎市！」看門人用巨掌抹着他的臉。「你不會相信的，先生，十八年以前我在尼斯的魯爾旅館裏當過門房的，你相信嗎？」

「我相信。」

「那個時候啊！那種小賤啊！是戰後挺興旺的時節。現在呢——」

雷維克也是一個挺好的客人。他懂得這些旅館侍役的意思，倒不必更明確地暗示的。便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張五法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

「謝謝你，先生！祝你好！你看來更年青了，先生！」

「我也覺得呢。晚安。」

雷維克站在街上。爲什麼他到那個旅館裏去呢？現是所需要的是，到希海拉柴特去喝

他眺望着繁星點點的夜空。這樣把事情弄清楚了，他倒是應該高興的。這一下，可無需乎不必要的互控啦。他知道，瓊恩也知道。至少，結果是如此。她做了她唯一應該做的事情。不必解釋。解釋就覺得下品了。凡與感情有關的事，都沒有什麼解釋的。祇有行動。感謝天，倒沒有有道德的花樣來作推動的滑車油。感謝天，瓊恩竟不知道這些個花樣。她做了，乾脆的做了。沒有什麼拖泥帶水的。她已經做了。他現在爲什麼再在這兒徘徊哪？一定是迷戀於這兒的空氣。軟綿綿的五月夜晚，和巴黎。而且是夜裏，當然囉。一個人到了夜裏，當然跟白天不同的。

他回到了旅館裏。「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嗎？」

「當然可以，先生。可是我們沒有電話間。祇有這一架。」

「那就夠好了。」

雷維克望望他的錶。范勃爾也許還在醫院裏。這是晚上最後一班的時間。「范勃爾醫生在嗎？」他問接電話的護士。他聽不出她的聲音。一定是新來的。

「范勃爾醫生現在不能接電話。」

「他在嗎？」

「他在。可是他現在不能來接。」

「喂，雷維克說：『你去告訴他，雷維克請他聽電話。快點兒去。要緊得很。我等着。』」

「好的，那護士遲疑地漫應着：『我去問他，可是他不會來接的。』」

「看吧。快去問他。我是雷維克。」

「一會兒之後，范勃爾果然來聽了。『雷維克！你在哪兒啊？』」

「在巴黎。今天纔到的。你這時候還在施行手術嗎？」

「是的。二十分鐘之內，一個急性盲腸炎。我們以後再說怎麼樣。」

「我可以上你那兒來。」

「那好極了。什麼時候？」

「即刻。」

「好的。那我等着你。」

「這兒是好酒。」范勃爾說。「這兒是報紙和醫學雜誌。請你自便吧。」

「一點兒咖啡一件手術衣一副手套」

范勃爾望着雷維克。『並不嚴重的盲腸炎。可以不必委屈你的。有莫里爾幫忙，我一下就可以開好的。我早已打電話去找他了。我相信你一定疲累得很。』

『范勃爾，請你允許我，讓我來施行這一次的手術。我並不累，很好。』

范勃爾笑了起來。『你當然急着要重操舊業啊！好的，那就隨你的便。待我打電話給莫里爾，叫他不必再來了。事實上，我是瞭解的。』

雷維克洗過了手，穿上手術衣，戴上了手套。他深深地嗅了一下醇精的味兒。尤琴妮站在桌子的頭端，處理着麻醉劑。一會兒，一位非常美麗的年青護士，把手術器械井然有條地放好了。『晚安，尤琴妮，』雷維克說。

她幾乎把藥水瓶都掉了下來。『晚安，雷維克醫生。』她答道。

范勃爾微笑着。她這樣招呼雷維克，原來還是第一次。雷維克俯視那病人。強烈的手術燈，發着皚白的光芒。簡直把整個世界都攝在外面了。把思想也關閉在外面。那是客觀的，陰冷的，無情的，而是良善的。雷維克從那個美麗的護士手裏，接過了手術刀。隔着一重單薄的手套，一接過鋼刀，就覺得是冰冷的。這種感覺，在他倒覺得很好。使他從飄搖靡定的狀態，進

入清晰明確的境界，那於他倒是很好的。他開割了一刀。於是狹長而鮮紅的一條血流，便順着刀口淌了下來。突然地，一切都直截了當啦。從他回來以後，這纔第一次回復他自己。燈光  
的無聲的啞。回來了，他想。畢竟又回來了啊！



十九

「她在這兒，」莫洛索夫說。

「誰啊？」

莫洛索夫捋平着他的制服。「不要裝模作樣，好像不知道我指的是誰。你不要在通衢大道，觸怒你的父親鮑列斯了。你以為我猜不出你兩星期跑三次希海拉柴特去的理由嗎？一次是跟一個碧眼黑髮的尤物同去的，可是兩次都是你一個人啊？男人總是軟弱的——否則他怎麼會有媚勁呢？」

「別說這些鬼話，」雷維克說。「不要侮辱我，正當我需要全力以赴的時候，你這個嘮叨的看門人。」

「你甯願我不告訴你嗎？」

「當然囉。」

莫洛索夫站在一邊，讓兩個美國人進來了。「那麼你就出去，過幾天晚上再來。」他說。  
「她是獨個兒到這裏來的嗎？」

「我們連執政的公主們，也不容許不帶隨從的。你應該知道。齊格孟特·弗洛伊德也許會喜歡你這樣的問題。」

「你懂得什麼齊格孟特·弗洛伊德？你好利嘴，我要告訴你的經理，蔡希特金尼茲上尉。」

「蔡希特金尼茲上尉，在我當少校的那一團裏，當過中尉的孩子。他至今還記得你去試試看。」

「好的。待我去。」

「雷維克！莫洛索夫用他的大手掌拍着他的肩膀。「別做傻子去，快打電話去找那個碧眼的尤物，假如你覺得需要的話，就帶了她回去。這是一個過來人物的老頭兒的簡單的忠告。這是最便宜的玩意兒，可是也一樣會有用的。」

「不，鮑列斯。」雷維克望着他。「這兒沒有什麼花樣。我也沒有什麼人。」

「那就回去」莫洛索夫說

「到那發霉的棕櫚室去？還是到我的洞窟裏去？」

莫洛索夫離開了雷維克，大踏步走到正要招呼出差汽車的一對的前面。雷維克等着他回來。「你比我想像的更心緒不甯了。」莫洛索夫說。「否則你早已進去啦。」

他把那頂金邊的便帽，推到了頭頂上。正想走過去，一個穿着白禮服的年青醉鬼，出現在門口。「上校！一輛比賽用的汽車！」

莫洛索夫招呼了第二輛出差汽車，扶着那個搖搖擺擺的醉鬼上去了。「你不要笑，那個醉鬼說。」可是上校是最會打趣的，可不是嗎？」

「很好。比賽用的汽車，也許更好呢。」

「我已經考慮過了，」莫洛索夫走回來的時候說。「到裏邊去。我也到裏邊。無論如何，總有一個時候可以碰到的，爲什麼現在就不能呢？總要決定個辦法。我們要沒有孩子氣，便變做老頭兒了。」

「我也考慮過啦。我一定到別的什麼地方去。」

莫洛索夫打趣似地望着雷維克。「好的，」他最後纔說。「那麼半小時以後，我再來看

你。」

「也許不夠。」

「那麼一小時。」

兩小時以後，雷維克坐在金鐘咖啡館裏。那地方還沒有什麼客人。妓女們坐在長凳上，彷彿鸚鵡蹲在枝頭，唧噥着。旁邊還有幾個兜售充貨麻醉藥的小販，閒散地站着，等待着遊人。樓上的房間裏，幾對客人正在喝洋蔥湯。角落裏一張沙發上，兩個列斯堡女人正在喝着白葡萄酒，交頭絮語着。其中的一個，穿着一套連有領帶的現成衣服，戴着一副單眼鏡，另外一個是，富有媚態的紅髮女郎，穿着一襲閃亮的晚服。

好傻哪，雷維克想。爲什麼我不到希海拉柴特去呢？怕什麼？爲什麼我又跑掉了呢？它已經成長了，我知道。這三個月的時間，並沒有毀了它——反叫它更健碩了。我不必長此欺騙着自己哪。在邊陲上爬行，在密室裏等待，在沒有星光的異地的夜晚，熬受着那種逐漸滋長的寂寞感的時候，它幾乎是唯一伴着他的東西了。她不在一起，反比她在一起，更讓它滋蔓，而現在——

一陣抑壓着的尖叫聲將他從沉思中驚醒了。原來有幾個女人一起走了進來。其中的一個，怪像黑人樣子的，大概喝醉了酒，把一頂簪着鮮花的帽子推到了頭頂，摔掉了一柄放在桌上的餐刀，慢慢地走下樓梯，向那兩個列斯堡女人坐着的角落裏高喊着威嚇的語句。誰也不去攔阻她。一個侍者上樓了。另外一個女人，站在那兒，攔阻他的路。「沒有什麼事情，」她說。「沒有什麼事情。」

侍者聳聳肩膀，走回頭了。雷維克看着角落裏的那個紅髮女郎站了起來。同時，攔阻侍者的那個女人，正急急地奔到樓下的酒排間去。紅頭髮站定了，把手按放在豐滿的胸脯上。她小心翼翼地移開兩根指頭，往下一看。原來晚服給戳破了幾吋，下面還有一條刀傷。看不見一點兒皮膚，祇有珠綠晚服下的一個綻裂的傷口。紅頭髮儘是凝視着，彷彿不能相信似的。

雷維克心不由主地動彈了一下。然後又讓自個兒沉落了。一次流放總已經足夠啦。他看到那個穿着現成衣服的女人，把紅頭髮拉回到沙發上。其時，下樓去的那個女人，從酒排間裏拿來了一杯白蘭地。穿現成衣服的女人，便跪伏在平台上，一隻手拉開了掩着胸部傷口的手，另一隻手掩住了紅頭髮的嘴吧。於是另外一個女人，將白蘭地傾倒了下去。這是原

始的消毒法，雷維克想紅頭髮嗚咽了，全身抽搐着，可是另外那個女人，却用鉗子把她夾了起來。兩個女人擋住了桌子，遮着其餘客人的視線。一切的事情，極迅速極靈敏地做好了。差不多沒有什麼人看見。一分鐘以後，許多列斯堡女人和同性戀愛者，都擠進了裏邊，彷彿給魔術家召來似的。她們圍着角落裏的那張桌子，兩個人抬着紅頭髮，將她舉了起來，其餘的人，嬉笑着，唧噥着，掩護着這一夥，一窩蜂離開了那個地方，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的樣子。大多數的客人，也不知道發生過這麼一回事。

「好看嗎，是不是？」有人在後邊問雷維克道。那是一個侍者。

雷維克點點頭。「怎麼一回事啊？」

「吃醋。這些個邪神，都是暴躁的傢伙。」

「其餘的人，一下子都從哪兒來的呢？倒簡直像用了傳心術似的。」

「她們嗅到的，先生。」那侍者說。

「大概有人打電話去的。可是來得好快。」

「她們嗅到的。她們大家釘得很緊，彷彿死神和魔鬼。她們大家都不放鬆。不用警察

那麼就行。她們自夥裏解決。」那侍者從桌子上拿起了雷維克的酒杯。「還要一杯嗎？」

「蘋果白蘭地。」

「好的。再是一杯蘋果白蘭地。」

他跟踏地走了。雷維克抬起頭來，便看見瓊恩坐在離開他幾張桌子遠的地方。她是在他跟那侍者閒談時候進來的。他沒有看見她進來。還有兩個男人，跟她坐在一起。這時候，她也看見了他。她那晒褪了的臉，立刻就灰白了。她默坐了一會兒，目不轉睛地瞪視着。然後，幽莽地推開了桌子，站了起來，向他走着。當她走着的時候，臉色又在改變了。彷彿鬆弛而柔和起來；祇是那雙眼睛，還是凝滯着，宛如水晶似的透明。這在雷維克看來，覺得比以前更明澈了。幾乎充滿着忿怒的緊張。

「你回來了？」她屏息着低聲地問。

她站得他很近。一會兒又作了個姿態，彷彿要用胳膊去攬他的樣子，可是她並沒有。甚至連手也不跟他握。「你回來了？」她重說了一遍。

雷維克並沒有回答。

「你回來多久了？」她還是用先前那種低沉的聲調問。

呢？

「兩個星期。」

「兩個——我沒有——你甚至也沒有——」

「誰也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你住的旅館，和希海拉柴特都不知道。」

「希海拉柴特——可是我會——」她忽然自己打斷了話。「爲什麼你連信也不寫

「我不能。」

「你撒謊。」

「是的。我不願意寫。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再回來。」

「你又在撒謊。那不是個理由。」

「那是的。我也許能回來，也許就不能夠回來。你知道嗎？」

「不。可是我祇知道你回來了兩星期，却連一件最低限度的事情也沒有做，那便是

「瓊恩，雷維克心平氣和地說：『在巴黎，你是不會碰到那種騙子的。』」

侍者打桌邊走過了，鄙夷地嗅縮着。他瞟了瓊恩和雷維克，還彷彿記着先前在這裏

發生的情景。他從那塊紅白相間的桌布上，搬掉兩副刀叉，一個碟子彷彿不是故意似的，雷維克看的很明白。「一切都很好嗎？」他說。

「什麼叫很好？」瓊恩問。

「沒有什麼。剛纔在這兒發生了一點事情。」

她凝望着他。「你在這兒等一個女人嗎？」

「天哪，不是的。有人看到那情景。其中的一個，甚至還流血呢。這一次，我倒並沒有干預。」

「干預？」突然她明白了。便改變了語氣。「你在這兒作什麼啊？他們又要把你抓去了。現在，我什麼都知道啦。下一次，要處半年的徒刑。你必須離開！我不知道你在巴黎。我以為你不會再回來的了。」

雷維克緘默着。

「我以為你不會再回來的了。」她又這樣重說着。

雷維克望着她。「瓊恩——」

「不！沒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沒有一件是真的！沒有！」

「瓊恩，雷維克懶懶地說。「回到你那邊桌子上去吧。」

突然她眼睛裏濕潤了。「回到你那邊桌子上去吧。」他又說。

「那是你的錯！」她哭了起來。「你的祇是你一個兒的！」

她驀然間轉過身子，走回去了。雷維克把桌子推到一邊，坐了下來。他望望那杯蘋果白蘭地酒，作了個姿勢，彷彿要喝乾似的。可是他沒有。他跟瓊恩說話的時候，心裏非常的平靜。可是現在，他突然覺得煩躁了起來。奇怪，他想，胸脯的肌肉，就這麼在皮膚下跳躍。爲什麼啊？他舉起酒杯，望着他自己的手。手很鐵定。他喝了半杯。在他舉杯喝酒的時候，他覺得瓊恩在瞧他。可是他沒有向她那邊望。侍者又打桌邊走過了。「香烟，雷維克說。「卡普列爾的。」

他燃上了一枝紙烟，喝乾了剩下來的那半杯酒。他又覺得瓊恩在瞧他。她預備怎麼啊？他想。以爲我在她面前，借酒澆愁而酩酊一醉嗎？他招呼侍者，付了賬。站起身來的時候，瓊恩便跟同座的一個男人活潑地講着話。他打她們的桌子邊走過，她也並沒有抬起頭來。她的臉鐵板着，簡直沒有一點兒表情，而那縷微笑，也彷彿極勉強的。

雷維克在街頭蹀躞，想不到又落到了希海拉柴特的前面。莫洛索夫的臉上，滿是高興

的神色——做好了。吧丘八老爺我幾乎以為你失蹤了呢。預言實現的時候，一個人總是很高興的。」

「不要高興得太早啊。」

「你自個兒也不要哪。你來得太遲了。」

「那我知道。我早已去找過她啦。」

「什麼？」

「在金鐘咖啡館。」

「什麼——」莫洛索夫愕然地說。「娘兒們的事情，往往有錦囊妙計的。」

「你這兒什麼時候下班，鮑列斯？」

「幾分鐘裏邊。大家都走了。我也調班啦。進去坐一會兒。喝一點伏特加酒。」

「不。我想在這兒等。」

莫洛索夫望着他。「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彷彿要嘔吐。」

「你還作別的希望嗎？」

「是的。一個人往往作任何的希望。快去換衣服吧。」

雷維克靠着牆壁。一個賣花的老太婆，正在她旁邊繫着玫瑰花。她並沒有向他兜售。這是個無聊的念頭，可是他很希望那個老太婆要他買。現在這情形，彷彿她以為他不會需要鮮花似的。他眺望着一排排的屋子。有幾個窗洞裏，還亮着光。出差汽車慢慢地駛過了。他希望些什麼啊？他自個兒也不清楚。他所沒有希望的，乃是瓊恩居然先發制人了。然而，憑什麼她就不能夠那麼做呢？人家隨時防備他進攻，這是何等不錯的事。

侍者們紛紛回去了。在晚上，他們都穿着紅制服，高統靴，十足的高加索人和塞加西亞人。而現在，全成爲疲憊的平民。他們換上各式的便服，潛回了家去，看來怪刺目的。最後一個是莫洛索夫。「上哪兒去？」他問。

「今天我什麼地方都去過了。」

「那麼，我們就回旅館去玩棋。」

「什麼？」

「玩棋。下了一盤棋啊，包你會得到慰藉，使你心神集中的。」

「好的。」雷維克說。「爲什麼不去呢？」

他醒來的時候，立刻就知道瓊恩在房裏了。天色還黑，看不見她，可是他就知道她在那兒。房間好像異樣了，窗子也異樣了，空氣也異樣了，甚至他自個兒也異樣了。「不要那麼無聊！」他說。「把燈開了，到我這兒來。」

她並沒有移動。他也聽不到她的呼吸。「瓊恩，」他說。「我們不是要捉迷藏哪。」

「我也不是在捉迷藏。」

「那麼就到我這兒來。」

「你知道我會來嗎？」

「不。」

「那麼你的房門是開着的。」

「我的房門，差不多常常是開着的。」

她緘默了半晌。「我以爲你還沒有回來，」她然後說。「我祇要——我以爲你還在什麼地方喝酒。」

「我原也那麼想的。可是後來却玩了棋。」

「什麼？」

「玩棋。跟莫洛索夫。在樓底下的洞窟裏，那地方好像乾涸了的水族館。」

「玩棋！」她從騎角裏走出來。「玩棋！可是那是——！有人能夠玩棋，當——！」

「我自個兒也沒有想到咧。可是那倒是有效的。而且，事實上有效得很。我還能夠贏人家呢。」

「你是一個最冷酷，最沒有感情的——！」

「瓊恩，雷維克說：『不要吵鬧了。善意的吵鬧，我原也是很贊成的。可是不要在今  
天！』」

「我不是來吵鬧的。我很不愉快呢。」

「好的。那麼我們就不要再談這些個事情了。一個人在稍不愉快的時候，吵鬧原也是要得的。我知道過有人關在自己房裏研究棋譜，從他太太死的時候起，直到他太太下葬的時候。人家都說他沒有感情，可是我倒認為他愛太太，比愛天下任何東西都厲害。他祇是沒有其他的辦法。一天到晚地推敲棋局，他纔不想那些傷心事了。」

「瓊恩已經站到了房間的中心。」這便是你下棋的理由嗎？」

「不我告訴你那是另外一個人你進來的時候我正要睡着了。」

「是的，你已經睡着！你還能夠睡着！」

雷維克從牀上撐了起來。「我還知道一個人，瓊恩，他也死掉了太太。他在牀上沒頭沒腦地睡了兩天。他老岳母看見他這樣，便大發脾氣。其實她不知道一個人雖然做那麼不適當的事情，可是他心裏還是很悲痛的。說也奇怪，天下的禮儀，就是爲了不愉快而創設的！假如你發現我酩酊大醉，那麼一切都顯得很順遂。我在下棋，我在睡覺，你就證明我冷酷，證明我沒有感情。這樣簡單嗎，不是啊？」

一陣碰擊和破碎的聲音。原來瓊恩搶了一個花瓶摔在地板上。「好的，」雷維克說。「我原也受不住那個東西。可是要小心，別讓碎片戳傷了你的腳。」

她把碎片踢在一邊。「雷維克，」她說。「爲什麼你要這麼做？」

「是的，」他答道。「爲什麼嗎？給我自個兒一點勇氣，瓊恩。你知道嗎？」

她立刻將臉朝着他。「好像是那樣。可是你的事，別人就不會懂。」

她小心翼翼地踩着那些碎片，走過去坐在他的牀沿上。這時候，在拂曉的微曦中，他可以看清她的臉了。他很驚奇，她竟一點也沒有疲憊的神色。反而很年青，很明潔，很緊張。她穿

着一襲他所沒有看見過的淺色外衣，跟她在金鐘咖啡館裏穿的那一套又不同了。

「我以為你不會再回來的了，雷維克。」她說。

「時間固然很長，可是也無法早來啊。」

「你爲什麼不給我信呢？」

「有什麼用啊？」

她睜視到旁邊。「總要好一點兒。」

「要是我真不回來，那纔好呢。可是我也沒有別的國家或者別的城市可以去了。瑞士

太小，此外，就到處都是法西斯蒂黨徒。」

「可是這兒——警察不是要——」

「警察還是像從前那樣不容易抓到我的。那一次的被捕，真是難得的不幸。我們無需乎再想起它了。」

雷維克伸手去拿紙烟。那是在他牀邊的桌子上。這張舒適的桌子，大小適中，上面堆放着書籍、紙烟和幾件零星雜物。雷維克就最恨那些個照例放在牀邊的夜用桌子和欄柱，裝着人造大理石桌面的。

「請你也給我一枝」瓊恩說

「你想喝點兒什麼東西嗎？」他說。

「好的。你躺着。我來拿。」

她找到了酒瓶，斟滿了兩杯。遞給他一杯，一杯自個兒拿着，喝乾了。當她喝酒的時候，外衣便從肩膀上滑瀉下來。此刻在逐漸開朗的晨曦中，雷維克這纔看清了她穿着的衣服。原來是他在安底卑斯送給她作為禮物的一套。爲什麼她穿着這一套衣服呢？這是他唯一送給她的一套。他從來沒有想到過像這一類的事情。也從來不願意想到像這一類的事情。

「剛纔我看見你的時候，雷維克——突然啊——」她說，「我真想不起來了。一點也想不起來。當你離開的時候——我以爲我不會再看見你。我沒有想到立刻就來。起初我還等你回金鐘咖啡館。我想你一定會回來的。你爲什麼沒有回來呢？」

「我爲什麼一定要回來啊？」

「我可以跟你一塊兒走哪。」

雷維克知道那是假的。可是他現在就不願意想它。突然他不願意想到一切的事情。她就坐在他身邊，這一會兒他總應該滿足啦。然而他也不以爲這樣就滿足的。他還不知道她

爲什麼到這兒來，她到底需要些什麼——然而驀然間，彷彿很古怪，很深沉，很不安地，覺得她在這兒就什麼都滿足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他想。難道已經進展到這般地步了嗎？難道已經控制不住了嗎？難道已經達到黑暗開始，血已沸騰，幻想已受抑壓，威脅已經臨頭的地步了嗎？

「我想你要離開我了，」瓊恩說。「你的確那麼想。你老實告訴我！」

雷維克不則聲。

她望着他。「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她堅信似地重複着。

「再給我一杯蘋果白蘭地。」

「這是蘋果白蘭地酒嗎？」

「是的。你沒有注意嗎？」

「沒有。」她斟了出來。擎着酒瓶的時候，她把胳膊攔在他胸脯上。他覺得她的撫摸，直透過他的肋骨。她拿起酒杯，喝乾了。「是的，這是蘋果白蘭地酒。」於是她又望着他看。「我幸而自己來了。我知道的。我幸而自己來了！」

外面，天色更亮了。百葉窗發着碎響的聲響。原來早晨在刮風。「你以爲我來得好嗎？」

她這樣問

「我不知道，瓊恩。」

她向他俯身下去。「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的。」

她的臉，跟他的臉，挨得那麼緊，連頭髮也披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望着她。這是一幅圖畫，他認得，却又好像認不得，覺得陌生，却又好像很熟稔，覺得老是一樣的，却又好像從不相同。他看見她的前額在脫皮，口紅都黏在她上唇，他覺得她並沒有好好地修飾過——臉挨得他那麼緊，他看清了臉上所有的東西，這時候，世界上其他的東西，彷彿都給關閉在外面了——他諦視着，他知道，天下更美麗，更聰慧，更純潔的臉多的是，祇是他的幻想，却把這一張臉變得神祕起來——然而他也知道，這一張臉，却跟別的不同，對他有着一種力量。而這一種力量，正是他自個兒賦予的。

「是的，」他說。「好的不是這樣，便是那樣。」

「我真是受不了啦，雷維克。」

「什麼？」

「爲了你，應該住開的。爲了好。」

「你不是說過，你以爲我不會再回來了嗎？」

「那可不一樣。如果你住在別的國家，情形就不同了。我們祇要能夠分開。有時候，我會到你那兒去。否則，我常常得耽心着。可是在這兒，在同一個都市——你懂得嗎？」

「我懂得。」

她挺了下身子，掠了下頭髮。「你不能夠撇下我獨個兒的。你要爲我負責。」

「你現在是獨個兒了嗎？」

「你要爲我負責的。」她說着便微笑了。

這一下，他忽然憎恨她起來——憎恨她的微笑，和她說這句話的語氣。

「不要胡說，瓊恩。」

「我並沒有胡說啊。你纔胡說呢。從那時候起。沒有了你——」

「好的。提克的佔領，我也負責吧。現在，別再胡說了。天在亮着。一會兒你又要走啦。」

「什麼？」她凝睇着他。「你不要我就在這兒嗎？」

「不。」

「那——」她輕聲地說，突然很憤怒地。「你不再愛我了。」

「天哪」雷維克說「那也是胡說這幾個月來你在跟哪幾個傻子鬼混啊」

「他們並不是傻子。除此以外，我能做些什麼別的事呢？難道坐在米蘭旅館裏，朝着牆壁呆望發癡嗎？」

雷維克坐起了一半。「無需招供！」他說。「我倒不要什麼招供！我祇要把我們談話的水準，提高點兒。」

她望着他。她的嘴吧和眼睛，都彷彿沒精打彩似的。「爲什麼你老是批評我？別人都不是這麼批評我的。隨你怎麼芝麻大的事情，一碰到你啊，便都成了天大的問題了。」

「是的。」雷維克急急地喝了一大口酒，便向後靠了下來。

「那是真的！」她說。「誰也不知道你怎麼會攪成這樣的。你逼着我說出那些我所從來不想說的事情。於是你就拿它來攻擊我。」

雷維克深長地呼吸了一下。他剛纔想着的，是些什麼事啊？愛情的沉淵，幻想的威力——改變得好快！女人們自己，就是那麼不斷地改變着的。她們是最熱切於破壞美夢的人。可是，這便是她們的過失嗎？真是她們的過失嗎？美麗的危險的生物哪——彷彿在地心深處的一塊巨大的磁鐵，上面的芸芸衆生，大家都以爲有着他們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命運。

的——這便是她們的過失嗎？他自個兒不也是其中的一個嗎？他不是也懷疑地拘守着那份謹慎的心理，發揮着那份無聊的譏刺——而心底裏却早已知道了什麼事情會發生嗎？  
瓊恩蹙縮在牀邊，彷彿一個美麗的勃怒着的下流女人，同時又像從月亮裏飄落下來，不知道飄在哪兒的一樣東西。

晨曦映成紅光，篩在他們的身上。遙遠地飄來清新的晨風，掠過骯髒的場地，拂過冒烟的屋面，吹進窗子，夾雜着樹木和原野的氣息。

「瓊恩，雷維克說：『你爲什麼又來了？』」

「你爲什麼這樣問？」

「是的——我爲什麼這樣問？」

「爲什麼你老是這樣問？我在這兒，那不是已經夠了嗎？」

「是的，瓊恩，你是對的。這已經夠了。」

她抬起了頭來。「畢竟你這樣說了！可是你先得屏棄一切的愉悅！」

愉悅，雷維克想。她把這個叫作愉悅！在一陣重圍佔有的疾風之中，給各種黑暗的潛力驅策着——這就叫作愉悅嗎？外面，這一會兒倒真是愉悅的，窗子上的露珠，在白晝伸展

爪距以前的十分鐘的岑寂可是鬼知道這有什麼相干啊她是對的嗎她真像露珠麻雀風和血一樣是對的嗎？爲什麼他這樣問？爲什麼他要知道她在這兒，她已經飛到了這兒，無思無慮地，好比一隻黑夜的蝴蝶，一隻水臘樹的鷹形的飛蛾，一隻孔雀形的蝴蝶，迅疾地——而現在，他就躺着，計數着蛾蝶的複眼，計數着翅膀上的小小的裂紋，凝視着微微衰褪了的混雜的色彩。爲什麼要這樣飾詞？爲什麼要這樣捉迷藏？她來在這兒，祇因爲她自己來了，我便發傻似地自以爲高傲了，他想。要是她不來，我一定會躺在這兒，苦思着，強悍地設法解嘲，却又暗地裏希望她來哪。

他把毛毯摔在一邊，將雙腳跨下牀沿，踏進了拖鞋裏。「你想作什麼？」瓊恩驚異地問。「你想把我推出門去嗎？」

「不。我想吻你。我早應該吻你了！我是一條傻蟲，瓊恩。我說的都是廢話。你來了，那真是好極了！」

一道光芒照耀着她的眼睛。「你不必下牀來吻我的，」她說。

清晨的紅光，高高地爬在屋子的背後。天空中一脈的淺藍。幾片浮雲漂流在那兒，彷彿

幾隻睡眼惺忪的火鶴。「瞧那個，瓊恩！好天氣啊！你還記得這兒常常下雨嗎？」

「是的。這兒常常下雨，親愛的。天色灰了，就會下雨。」

「當我走的那天，天還下着雨呢。而現在——」

「是的，」她說。「而現在——」

她躺在他身邊。「現在我們一切都有了，」他說。「一切。甚至還有一個花園。那是惠生霍夫留放在窗櫺外的荷關石竹。還有下面栗樹上的小鳥。」

他看見她在流淚了。

「你爲什麼不問我，雷維克？」她說。

「我已經問的太多了。你自個兒不是也那麼說的嗎？」

「那可不同。」

「沒有什麼可以問的事。」

「關於我們分別以後的經過。」

「也沒有什麼。」

她搖搖她的頭。

「天哪，你以為我怎麼樣啦，瓊恩？」他說：「你瞧外邊，紅的、金的和藍的，開它，昨天沒有下雨，中國和西班牙，有沒有戰爭。這一剎那，是有一千個人在死去，還是有一千個人在誕生。它在生存，它在滋長，這是一切的道理。而你，偏要我問你！你的肩膀，在這會兒的光芒底下，顯出青銅似的顏色，就要我這樣問你嗎？你的眼睛，在這會兒的紅光底下，彷彿希臘的海，紫色的和酒似的顏色，而我，就問你怎麼會這樣的嗎？你回來了，而我，竟還是那麼一個傻子，儘在過去的殘葉中搜索着嗎？你把我當作什麼了，瓊恩？」

她的眼淚不流了。「我已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她說。

「那你一定是列在傻子羣中的。天下的女人，要是不被拋棄，就該被崇敬。決無中庸之道的。」

她緊擁着他睡覺，彷彿不要讓他跑掉似的。她睡得好甜，在他胸脯上可以覺察到她輕勻的呼吸。他醒着躺了一會兒。早晨的各種聲音，在旅館裏開始響動了。水在放着，門在碰着，樓下那個老頭兒艾隆·戈爾特保，又在開着的窗前，例行他咳嗽的早課。他覺得瓊恩的肩膀壓着他的胳膊，他覺得她溫暖鬆軟的肌膚，轉過頭來，又可以看見她安閒地酣睡着的臉，這臉是既天真，又純潔。崇敬還是拋棄，他想。好大的字眼兒。誰做得到呢！可是又有誰真想去

做  
啊？



他醒來了。瓊恩已經不在他身邊。他聽到浴室裏在放水，便坐了起來。於是立刻就清醒了。這是近幾個月來他又學到的習慣。誰能夠立刻清醒的，有時候也許還溜得掉。他望望他的錢。那是早晨十點鐘。瓊恩的晚服，還有她的外衣，都堆在地板上。她的錦緞高跟鞋，脫在窗邊。一隻已經翻倒了。

「瓊恩，」他叫着。「你在作什麼，半夜裏起來淋浴嗎？」

她開出門來。「我不想吵醒你啊。」

「那有什麼關係啊。我一直睡得着的。可是，你爲什麼這時候就起來？」

她戴着一頂淋浴便帽，正濕漉漉地滴落着水珠。她那隱約的肩膀，露出了微微的褐色。看去好像一個戴着頭盔的亞馬孫族女武士。「我已不是一頭黑夜的梟鳥了，雷維克。我已

經不在希海拉柴特工作。」

「那我知道。」

「誰告訴你的？」

「莫洛索夫。」

她彷彿搜索似的望了他好一會。「莫洛索夫，」她說。「那個年老的饒舌者。他還告訴你什麼啊？」

「沒有什麼。難道還有什麼事可以告訴嗎？」

「一個夜班看門人也講不出什麼來的了。他們正像衣帽間裏的姑娘。都是些職業的閒談家。」

「不要儘牽到莫洛索夫了。夜班看門人和醫生，都是職業的悲觀主義者。他們從人生的陰影面，解決着生活。可是他們決不會饒舌閒談。他們非鄭重謹慎不可的。」

「人生的陰影面，」瓊恩說。「誰要人生的影陰面呢？」

「沒有誰。然而大多數人，却都生活在裏面。再說，莫洛索夫畢竟也會幫助你在希海拉柴特謀過職業咧。」

「我可不能永遠那麼對他感激涕零啊。我畢竟沒有叫人家失望。也不是不值那幾個錢，否則他們不讓我工作下去了。而且，他是爲了你，又不是爲了我。」

雷維克伸手過去拿了枝紙烟。「你到底爲了什麼緣由，纔這樣反對他啊？」

「也沒有。我就是不喜歡他。他那種照顧你的方式，我就是不信任。你也不應該信任。」

「什麼？」

「你不應該信任他。你要知道，法國所有的看門人，都是警察的眼線。」

「還有什麼嗎？」雷維克心平氣和地問。

「當然你是不會相信我的。希海拉柴特裏的人，大家全知道。誰知道是不是——」

「瓊恩！」雷維克摔開了毛毯，一骨碌爬了起來。「不要胡說。你有什麼別扭啊？」

「沒有。我有什麼別扭呢？一句話，我就是受不住他。他給人一種很壞的影響。而你是常

常跟着他在一起的。」

「我知道了。」雷維克說。「原來是如此。」

突然她笑了起來。「是的，原來如此。」

雷維克却也覺得，這決不是唯一的理由。此外，一定還有別的道理的。「你想吃點兒什

麼早餐？」他問。

「你發怒了嗎？」她這樣反問道。

「不。」

她從浴室裏出來，用胳膊圍住他的頸項。透過他一層單薄的睡衣褲，他覺得她肌膚很濕潤。他還覺得她的身體，以及自個兒的血液。「爲了我妒忌你的朋友，你已經發怒了嗎？」她問。

他搖搖他的頭。一頂頭盔，一個亞馬孫族女武士。一尊女水神，●剛從海洋裏出來，在她光滑的肌膚上，還騰發着水味和年青的氣息。

「讓我走吧。」他說。

她並沒有回答。從高聳的顴骨到下頷的線條。那張嘴。兩條太重的眼皮。胸脯緊貼着露出在他睡衣褲外面的皮膚。「讓我走，或者——」

「或者什麼？」她問。

一隻蜜蜂，在窗外嗡嗡地吵鬧。雷維克盯着它瞧。光景是它給惠生霍夫的荷蘭石竹引來的，而現在，正在找尋着別的花朵。這時候它飛進了房裏，停落在一隻沒有洗乾淨的蘋果白蘭地酒杯上，那是放在窗櫺上的。

「你惦記我嗎？」瓊恩問道。

「是的。」

「惦記得很嗎？」

「是的。」

蜜蜂飛了起來。它在酒杯四周繞了幾個圈子。於是嗡嗡地飛出窗子，回到太陽底下，回到惠生霍夫的荷蘭石竹上。

雷維克躺在瓊恩的旁邊。夏天，他想。夏天，清晨的草原，頭髮上迴蕩着乾草的香味，皮膚好像荷蘭翹搖——愉快的血液，彷彿一條小川似地靜靜地流着，無心地泛濫了沙土的地帶，那是一片光滑的平面，反映出一張微笑的臉。在這明亮的俄頃，一切都不復是乾燥和死板的。樺木和白楊，一種沉靜的輕柔的絮語，彷彿回響一樣從遙遠無垠的天際傳來，敲擊着一個人的血管。

「我喜歡就在這兒。」瓊恩靠着他的肩膀，這樣說道。

「就在這兒。讓我們睡吧。我們還沒有睡夠呢。」

「那我不能。我一定要走的。」

「這時候你穿着晚服，不能到什麼地方去的啊。」

「我還帶得有一套衣服。」

「在哪兒？」

「在我外衣裏面。還有一雙鞋子。都在我的東西裏邊。什麼東西我都帶着的。」

她並沒有說明要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說爲什麼要走。而雷維克也不問。

蜜蜂又出現了。它倒不再那麼沒頭沒腦的亂飛。逕直飛到酒杯上，躲定在杯口。它彷彿

也知道蘋果白蘭地的酒味似的。也許知道水菓糖的味兒。

「你一定想就在這兒嗎？」

「是的，」瓊恩動也不動地說道。

羅爾若托着一個扁盤，送來了酒瓶和酒杯。「沒有什麼好喝的，」雷維克說。

「你要喝點兒伏特加嗎？那是塞勃洛伏加。」

「今天不要。你還是給我點兒咖啡，濃的咖啡。」

「好的。」

他把顯微鏡推開了，便燃了枝紙烟，走到窗前。樹木都已裝綴了新鮮的茂葉。前回他在這兒，還都是光禿禿的呢。

羅爾苔把咖啡端來了。「你要我檢驗的姑娘，比從前更多了。」雷維克說。

「多了二十個。」

「難道生意很好嗎？在這個六月天？」

羅爾苔跟他一起坐了下來。「我們也不懂，為什麼生意就這樣好。那些人啊，好像都發瘋了。即使在下午，他們也會來的。可是那個時候啊，晚上都——」

「也許是天時的關係。」

「決不是天時的關係。我也知道五月和六月裏的情形。可是，那是一種瘋狂。你一定不相信，酒排間裏的生意，做得怎麼好。你也想像得出法國人開香檳的情形嗎？」

「不。」

「外國人，當然更不用說了。我們爲他們開的。可是那些法國人啊！即使是巴黎人！香檳！他們也開的！倒不是杜白納，普諾特，啤酒，或是白蘭地。你相信嗎？」

「目覩了纔相信。」

羅蘭替他倒好了咖啡。「還有那種胡鬧啊！」她又說。「簡直震得你耳聾。你要是下去的時候，一定可以目覩了。即使在現在這個時候！不光是那些謹慎小心的狎客，在等着你呢。下面早已坐着一大羣人了。這些人啊，到底是怎麼攪的啦，雷維克？」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有過一個海洋裏沉船的故事——」

「可是我們並沒有沉啊！生意怪好呢。」

門開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姑娘走了進來，她名叫奈妮蒂，穿着一件短短的緋色絲衣服，纖弱得彷彿男孩兒似的。她的臉，活像個聖人，她是這裏的最好的娼妓之一。這時候，她托着一個扁盤，送來了麵包、白脫、和兩罐菓子醬。「老闆娘知道醫生在喝咖啡，」她發着低沉的沙啞的聲音說。「她請你嚐嚐菓子醬的味兒。自己家裏做的。」突然奈妮蒂咧着嘴苦笑。一副安琪兒似的容顏，立刻變成了浮浪頑童的醜相。她把扁盤擲在桌子上，蹦蹦跳跳地跑出去了。

「羅蘭若嘆息着：『她們知道我們要使喚的時候，就這麼鹵莽起來了。』」

「很好，」雷維克說。「她們什麼時候纔應該鹵莽呢？我說，這個菓子醬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老闆娘的光彩。她親手做的。在她里維耶拉的邸宅裏。真是很好的呢。你要試一試嗎？」

「我不歡喜菓子醬。尤其是百萬富翁做的菓子醬。」

羅蘭若把玻璃蓋旋開了，舀了幾調匙的菓子醬，塗在一張厚紙上，然後將一塊白脫，幾片土司放在裏面，捲緊了起來，遞給雷維克。「過後你把這個丟掉了，」她說。「你替她行一個好事。她會調查你到底有沒有吃過的。對於一個上了年紀的迷夢覺醒的女人，這是最後一件好事了。出之於禮貌，你也得做一下。」

「好的。」雷維克站起身來，開了門。他聽到樓底下傳來的聲音，音樂、笑聲、和叫罵。「真是一個修羅地獄。」他說。「他們都是些法國人嗎？」

「不是這一批。他們大多是外國人。」

● 修羅地獄 (Pandemonium) 典出英詩人 Milton 所著之 "Paradise Lost"。——譯者

「美國人嗎？」

「不說也奇怪。他們大多是德國人。從前啊，我們這兒從來沒有這麼多的德國人的。」

「這也並不奇怪哪。」

「他們大多能說很好的法語。也不像前些年，那些德國人說話的樣兒了。」

「我想是一定的。這兒也有法國兵來嗎？招募的新兵，或是屬地的軍隊？」

「也常常是擠滿的。」

雷維克點點頭。「德國人花了很多的錢吧，是不是？」

羅蘭苔笑了起來。「是的。什麼人願意，他們就跟什麼人喝酒。」

「尤其是兵士，我是想像得到的。德國已經禁運通貨，封鎖邊陲。祇有獲得當局的允許，纔可以出境。而一個人還祇准帶十個馬克。奇怪，這些尋歡作樂的德國人，居然有那麼多的錢，說得那麼好的法語呢？」

羅蘭苔聳聳她的肩膀。「我就不管這一套——反正他們花錢總是好的——」

也回到家裏，已經八點鐘了。有人打過電話來嗎？也問那門房道。

「沒有。」

「下午也沒有嗎？」

「沒有。整天都沒有。」

「有人到這兒來問過我嗎？」

門房搖搖他的頭。「沒有人。」

雷維克走上了樓梯。在二樓，他聽到戈爾特堡夫婦在吵架。三樓，一個孩子在哭。那是一個法國的小公民，魯辛·薛爾勃曼，還祇有一歲零兩個月。他的雙親，咖啡商齊格斐·薛爾勃曼和他的太太妮莉，她出身里維，是從馬恩河上的佛蘭克福特來的，將他愛如掌珠，且寄以無窮的希望。他生在法國，雙親爲了他，并希望早兩年就能夠領到法國的護照。結果，魯辛以一個一歲多的嬰孩，居然給嬌養成家庭中的暴君。四樓，有人在開着留聲機。那是難民伍爾邁歐，從前給關在奧拉甯堡的集中營裏的，此刻正開着德國民歌的唱片。走廊裏迴蕩着捲心菜和薄暮的氣息。

雷維克走進自己房間裏，看起書來。他有一次買了好幾卷世界史，現在他就翻着這些書看。看這些書，原也是索然無味的。唯一的好處，乃是獲得一種聊以自慰的滿足，原來今天

的一切遭遇，初不是新鮮的花樣。一切都已經發生過一二十次了。那些欺騙，那些背信，那些謀害，聖·巴索洛彌的屠殺，爭權奪利的腐敗情形，一連串的戰事——人類的歷史，是用血淚寫成的，在過去成千個血染的人物中間，祇有很少的幾個，是有慈悲的銀色靈光的。那些煽動家，那些騙子，那些弑親者，那些屠夫，那些利慾薰心的利己主義者，那些執着屠刀宣講仁愛的狂熱的預言家，那是歷代都有的——而每一個時代，那些忠厚的人民，都一任他們驅入了毫無意義的殘殺，爲了成王，爲了稱帝，爲了宗教，爲了瘋人——永無休止。

他把書推在一邊。從窗子裏傳來樓底下的聲音。他辨得出來——那是惠生霍夫和戈爾特堡太太的聲音。「現在不能，」露絲·戈爾特堡說。「他就會回來的，最遲一個鐘頭。」

「一個鐘頭究竟是一個鐘頭啊。」

「也許他還回來得早些。」

「他到哪兒去了？」

「到美國大使館。他每夜都去的。站在外邊，探視一下。沒有什麼別的事了。於是他就回來啦。」

惠生霍夫說了幾句話，雷維克沒有聽得懂。「當然囉，」露絲·戈爾特堡用一種沙架

的語氣這樣答道：「哪一個不傻呢？他老了我也知道的。」

「不要那樣，」她隔了半晌又說：「我現在沒有興趣，也沒有這種情調。」

惠生霍夫回答了幾句話。

「你說起來就這麼容易，」她說：「他有錢啊。我是一文也沒有，而你——」

雷維克站了起來。他望着電話機，趑躅着。時間是十點光景。早晨跟瓊恩分手以後，至今還沒有得到她一點兒消息。他也沒有問她，今夜會不會來。當時他相信，她一定會來的。可是現在，他就不敢那麼肯定了。

「在你啊，事情很簡單！你祇要找你的快樂——此外，什麼也沒有了，」戈爾特堡太太的聲音。

雷維克出去找莫洛索夫。莫洛索夫的房門下着鎖。他便走到樓下那個「墓穴」去。

「要是有人打電話來，我在樓底下，」他跟那個看門人說。

莫洛索夫果然在那兒。他跟一個紅頭髮的男人在下棋。角落裏還有幾個女人在坐着。她們在結絨線，看書，愁容滿臉的。

雷維克看他們下棋，看了一會兒。那個紅頭髮的男人，對於此道頗精。他下得很快，而且

全不在意似的，其時，莫洛索夫已經在下風了。「你瞧我怎麼辦呢？」他說。

雷維克聳聳他的肩膀。那個紅頭髮的男人，抬起頭來。「這位是萬根斯坦先生，」莫洛索夫說。「纔從德國出來。」

雷維克點點頭。「那邊現在怎麼樣了？」他不感興趣地問，彷彿祇爲了攀談似的。

那個紅頭髮的男人，扭動着他的肩膀，一句話也不說。雷維克原也料到他不曾回答的。那還是先幾年的事，他還搶着發問，希望人家回答，熱切地期待着聽取崩潰的消息。可是現在啊，誰都知道惟有戰爭會迫使它崩潰。祇要有一點兒頭腦的人，也都知道假如一個政府，以建立軍需工業來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那麼可能的結果唯有兩端：戰爭或是國內的災禍。因此，戰爭是避免不了的。

「這一下是攻王棋了，」萬根斯坦並不熱烈地說着，便站了起來。他望望雷維克。「要安眠有什麼辦法啊？我在這兒總是睡不着覺。睡着了一會，一下子又醒來了。」

「喝酒，」莫洛索夫說。「白根底酒。多喝點兒白根底酒或是啤酒。」

「我沒有喝酒。祇在街道上漫步幾小時，直到我自以爲疲乏得要死了。可是也沒有用。還是睡不着。」

「我給你幾顆藥片。」雷維克說。「跟我一塊兒去。」

「要回來的啊，雷維克。」莫洛索夫招呼着他。「別把我一個人拋在這兒哪，老弟！」

幾個女人抬頭在觀望。一會兒她們又在編結絨線和看書了，好像她們的生活就靠着這樣的工作來維持似的。雷維克帶着萬根斯坦，走進自己的房間。一開進門去，從窗子裏流進來的一陣夜氛，彷彿一股寒冷的黑浪似的撲着他。他深長地呼吸了一下，開了燈，在房間裏警視了一周。一個人也沒有。他把幾顆藥片，拿給萬根斯坦。

「謝謝你。」萬根斯坦說話的時候，臉上的肌肉，紋絲兒也不動，便一個黑影似的出去了。

突然地雷維克知道瓊思是不會來的了。他彷彿又知道，早晨就這麼料到的。他祇是不願意相信。他其時轉過了頭來，好像有人在背後跟他說話的樣子。可是驀然間，一切都清晰，很簡單。她所需要的，都已經得到了，現在她祇等待着機會。他還希望些什麼呢？難道希望她爲他而拋撇一切嗎？希望她還像從前那樣地回來嗎？多麼愚蠢的事哪！當然還有別的人，不僅是別的人，而且還有別一種生活，她是不願意拋撇的！

他走下樓去。心裏頗覺得悲哀。「有人打過電話來嗎？」他問。

剛纔輪值的那個夜班侍役，搖搖他的頭，嘴裏還塞滿了葫蘆腸。

「我等着一個電話。現在我到樓底下去。」

他又走回到莫洛索夫那邊。

他們玩了一盤棋。莫洛索夫贏了，便躊躇滿志地望了望四周。那個女人毫無聲息地不見了。他按着那隻寺院裏似的台鈴。「克拉蕾茜！一大玻璃杯玫瑰酒。」

「那個萬根斯坦，下起棋來好像一架縫紉機。」他說。「真叫人作嘔！純粹一個數學家。我就憎恨十全十美。那是不近人情的。」他望着雷維克。「這樣的夜晚，你爲什麼還在這兒啊？」

「我在等着一個電話。」

「你又被哪兒約去，用科學方法來殺什麼人嗎？」

「我昨天割掉了一個人的胃。」

莫洛索夫斟滿了兩個人的酒杯。「你在這兒坐着喝酒，」他叱責似地說着，「而那邊，你的犧牲者，正在癡狂中躺臥着。那也是有點兒不近人情的。至少，你也應該害着胃痛的毛

病。」

「對的，」雷維克答道。「這便是世界的悲哀的癥結哪，鮑列斯。我們所施於人的，自己總不會覺得。可是，你又爲什麼要從醫生身上，開始你的改革呢？改革政客和軍人，也許會更好哪。那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世界的和平了。」

莫洛索夫往後靠了下去，端詳着雷維克。「一個人不應該跟醫生們有私交的，」他說。「那會失却對於他們的信心。像我，老跟你在一塊兒喝酒——那我怎麼能請你施行手術呢？我也許確實知道，你比我所不認識的外科醫生，來得高明——可是，我總甯願請別人。對於不相識者的信任——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性，老朋友啊！醫生們，祇應該躲在醫院裏，不可以混入洩露奧秘的世界。你們的先驅者，那些巫婆和巫中，都知道這訣竅的。我要是給施行手術啊，我就祇相信超人的力量。」

「我也不會替你施行手術的，鮑列斯。」

「爲什麼不會呢？」

「沒有一個醫生，肯替他的弟兄們施行手術的。」

「無論如何，我不願意請教你。我甯願在睡覺時候中風猝斃的。我現在就很高興地朝

着這個方向在走。」莫洛索夫凝視着雷維克，神氣挺像一個快樂的孩子。於是他站了起來。「我要走了。又要到文化中心，蒙瑪特爾去開門了。再說，一個人活着，到底爲的是什麼啊？」

「讓我想一下。還有別的問題嗎？」

「是的。爲什麼一個人做了那些個事情，變得更有理性的時候，纔會得死去？」

「有些人，却並沒有變得更有理性而死去的。」

「不要逃避我的問題。也不要談什麼靈魂的輪迴之類。」

「那我先得問你別的問題。獅子殺害羚羊，蜘蛛殺害蒼蠅，狐狸殺害鷄雛，天下還有哪

一種東西，儘在繼續不斷地自相爭鬥，自相殘殺的呢？」

「那是孩子們的問題。萬物之靈，當然囉，是人類哪——人類瓶造了仁愛啊、謙和啊、慈悲啊這一類的名詞。」

「好。那麼宇宙萬物，誰知道自殺，而實行着自殺？」

「也是人類——他瓶造了永生、上帝、和復活。」

「好極了。」雷維克說。「你瞧，我們是多少的矛盾。你要知道我們爲什麼死嗎？」

莫洛索夫愕然地抬頭張望。於是嚥了一大口酒。「你這個曲解者！」他說。「你這個詭辯者！」

雷維克望着他。瓊恩，他心裏想起了什麼。但願她現在就來，穿過那扇骯髒的玻璃門！「錯誤在鮑列斯。」他說。「我們能思想。假如我們能夠底天之佑，祇顧食色，那麼一切都都不至於發生了。有人拿我們來試驗着——可是他至今還得不到解決。我們也不抗議。被試驗的動物，原也有着職業上的光榮哪。」

「這些話，是屠夫們說的。決不是牛說的。是科學家們說的。決不是豚鼠說的。是醫生們說的。決不是白鼠說的。」

「對的——」但願她跨着凌波似的脚步，走了進來，那種脚步，頗像迎風蕩漾的姿態。「理由充足的律法萬歲！來，鮑列斯，讓我們乾一杯酒，爲了這美——這一瞬間的美麗的永恆！你也知道，還有什麼別的事祇有人類能夠做的嗎？笑與哭。」

「還有醉。醉於白蘭地，醉於酒，醉於哲學，醉於女人，醉於希望，醉於失望。你還知道，祇有人類纔能夠知道的事嗎？那便是，他一定會死。他像注射血清一樣，給灌入了幻想。石塊是實物。植物也是實物。動物也是實物。它們各得其所地被安排着。它們却不知道它們一定會死。」

的。可是，人類就知道。升起來了，靈魂！飛了！不要傷心，你這個合法的兇手！我們還不是唱着人類之歌的一曲嗎？」

莫洛索夫搖着那灰色的棕櫚，塵灰便給飄揚了起來。「動人的南方希望的勇敢的象徵，法國房東太太的夢想的植物，永別了！還有你，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沒有土地的攀援的植物，死亡的竊賊，也永別了！你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人，你就以此自豪吧！」

他向雷維克貓笑着。

雷維克却並沒有回笑。他望着那扇門。門在開啓了。進來的是夜班看門人。他走到他們的桌邊。電話吧，雷維克想。到底來了！畢竟來了！他沒有站起身。他等着。他覺得自個兒的胳膊在緊張起來。

「你的香烟，莫洛索夫先生，」看門人說。「那個孩子剛纔送來了。」

「謝謝，」莫洛索夫把一盒俄國紙烟放進了口袋。「再會，雷維克。回頭再要我來看你嗎？」

「也好。再會，鮑列斯。」

那個割掉了胃的人，凝望着雷維克。他覺得很難過，可是又嘔不出來。因為他已經沒有

什麼可以嘔吐的東西了。他正像那個沒有了腿却還覺得腳痛的人。

他很煩躁。雷維克給他注射了一針。這個人是沒有多大生望的了。他的心臟既不好，一張肺葉上，又滿是痊愈了的細洞。三十五年來，他就沒有好好地康健過。幾年之中，他一還害着胃潰瘍，和慢性肺病，而現在又是癌腫症。根據他在醫院裏填的那份報告單，他曾經結婚了四年，太太在產後死了；三年之後，孩子也害了肺病夭折。沒有親戚。現在，他躺在這兒，凝望着他，不願意死，忍耐而勇敢地，却不知道自已已經不能用結腸消化，也不能享受他的愛物，泡菜和煎牛肉。他現在躺着，切成了碎片在聞嗅，可是還有一種使他眼睛能夠轉動的東西，那便是一個所謂靈魂。應該引以為榮的是，你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人！人類之歌的一曲！

雷維克把那塊貼着體溫和脈搏記錄表的標牌，掛了起來。護士站着在等候。放在她身邊椅子上的，乃是一件正在編結的紅絨線衫。結針穿在線衫上，線團滾落在地板上。拖下來的那根細細的絨線，宛如一條細細的血流，彷彿那件絨線衫正在流血似的。

那個人躺在那兒，雷維克想，即使給注射了一針，他還是要熬耐可怕的一夜，痛苦，不能動，呼吸促迫，和夢魘——而我，正在等着一個女人，要是她不來，我想也要熬耐艱困的一夜呢。我知道那是多麼的可笑，跟這個垂死的病人，跟隔壁房裏那個懶斷了胳膊的裴斯登。

貝里爾相比，跟千千萬萬其餘的人相比，跟今夜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相比——可是，那也有什麼辦法啊。那是沒有辦法的，沒有用處的，不能改變的，全都是一樣。莫洛索夫他怎麼說啊？爲什麼你沒有胃痛的毛病呢？是的，爲什麼沒有呢？

「有什麼事情，你打電話給我好了，」他跟那個護士說。那便是凱蒂·海格斯特朗送一架無線電唱片機的護士。

「這位先生是很聽話的，」她說。

「他是什麼？」雷維克愕然地問。

「很聽話的。是一個很好的病人。」

雷維克望了望四周。沒有一樣護士所希望送給她作爲禮物的東西。很聽話的——有時候護士們說的話纔真妙呢！這個可憐的人啊，正在跟他血球和神經細胞裏的所有軍隊擰鬥着，抗拒着死亡——他是一點兒也不聽話的。

他回到了旅館。在門口，碰到戈爾特堡。一個灰色鬚鬚的老頭兒，外衣上掛着一根厚實的金鍊。『好美的晚上哪，』戈爾特堡說。

「是的。」雷維克想起了惠生霍夫房間裏的女人。「你要不要出去走走啊。」他問。  
「我已經走過了。走到康可迪，又回來的。」

走到康可迪。那是美國大使館的所在地，在繁星照耀下映現着白色，沉靜而空寂，彷彿世界洪水時代挪亞所乘的方舟，裏面有着簽署護照的戳印，得不到的。戈爾特堡站在門前，沿着克里隆的外面，凝望着大門和黝黯的窗口，彷彿鑒賞着一幅蘭勃朗特的名畫，或是一顆英國皇室所藏的大鑽石。

「你要不要再去散步一轉啊？我們可以走到凱旋門回來。」雷維克說着便這樣想：假如我幫了樓上兩個人的忙，那麼也許瓊恩已經在我房裏了。或者，她就會得來的。

戈爾特堡搖搖他的頭。「我一定要上樓了。我相信我太太一定在等着我。我已經出來兩個多鐘頭啦。」

● 蘭勃朗特 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1606—1669) 荷蘭畫家，其技巧在於獨特之光線與色彩之用法，均係經過洗練，不落窳臼者。尤擅宗教畫，為新教名畫家。——譯者

● 英國皇室所藏的大鑽石 (Koh-i-noor diamond) 此為波斯語，係英國皇室所藏之金鑽石，重 106 1/4 Carats，本為印度所產，一八四九年獻於英國女皇者。——譯者

雷維克看了下他的錶。差不多十二點半了。已經無需乎幫他們的忙啦。戈爾特堡太太也許早已回到了自己的房裏。他望着戈爾特堡慢慢地爬上樓。然後他走到看門人跟前。

「有什麼人打過電話來嗎？」

「沒有。」

他的房裏，電燈開得通明。他記得那是出來時就這樣的。牀舖在燈光下閃爍，彷彿紛飛着瑞雪。他把出來時留在桌上的那張紙條兒撕成了粉碎，那上面寫着他在半小時裏邊會回來的。他想找點兒酒喝。可是一點兒也沒有。他又走到了樓下。看門人那裏沒有蘋果白蘭地。他祇有高涅克。雷維克便帶了一瓶海納賽和一瓶華夫萊。他跟着門人談了好一會兒話。看門人告訴他，下一次在聖·克勞特舉行的兩歲嬰孩比賽，露露二世倒是最有希望的。那個西班牙人亞爾華萊士走了過去。雷維克注意他的腿子，還有一點兒跛。他買了一份報紙，回到自己的房間。這樣一個夜晚，要多久呢！一九三三年，亞倫孫律師曾經在柏林說過，誰若不相信戀愛的奇蹟，那便什麼都完了。兩星期之後，他給關進了集中營，因為他愛人將他告了密。雷維克開了一瓶華夫萊酒，從桌子上拿了一卷柏拉圖。幾分鐘以後，他又推開書本，在窗子邊坐下。

他儘望着電話機。他媽的那架漆黑的東西。他可不能打電話給瓊恩。他不知道她現在的電話號碼。甚至他還不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他既沒有問過她，她也從未告訴過他什麼。也許是她故意不肯講的。這樣，她還可以有個推諉的藉口。

他喝了一杯淡酒。好傻啊，他想。我期待着一個今天早晨就在這兒的女人。三個半月不見她，反不及現在一天不見她的惦記。假如我沒有跟她重逢，事情也許倒簡單了。我就會習慣下來。而現在……

他站起來。也不對勁兒。總覺得疑信參半。那種懷疑的心理，偷偷地爬上他的心頭，而且刻刻在滋長着。

他走到門口。明知並沒有鎖，可是他還是去檢視一下。於是他開始看報，可是他看報的時候，彷彿隔着一重網絡似的。波蘭的騷擾。不可避免的衝突。走廊的要求。英法與波蘭的條約。快要爆發的戰爭。他讓報紙掉落下來，把電燈熄滅了。他在黑暗中躺着，在等候。他睡不着。便又開亮了電燈。那瓶海納賽兀立在桌子上。還沒有開瓶。他站起來，重新坐到了窗邊。夜寒很重，夜空很高，繁星閃爍。有幾隻貓兒，在場地上尖叫。一個穿着短褲的人，在對面陽台上站着，渾身的抓爬。祇見他大聲地打了個呵欠，走進開亮着電燈的房裏去了。雷維克望望那牀

鋪。他知道他是睡不着覺的。可是也沒有閱讀的意思。連他剛纔看過的什麼，都已經記不起來。出去吧——那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到什麼地方去呢？反正都一樣。他又不想出去了。他想知道一個究竟。他媽的——他拿起了那瓶高涅克酒，却又放回到桌上。於是他在口袋裏找了幾顆安眠藥片。就是給紅頭髮的萬根斯坦的那一種。他現在一定在睡覺了。雷維克吞嚥了幾顆。可是他自個兒能不能睡着，却有點兒懷疑。便又摸出了一顆。要是瓊恩來了，他就會醒來的。

她並沒有來。第二天晚上，她也沒有來。

尤琴妮走進了那間病房，裏邊正躺着一個割掉了胃部的病人。「電話，雷維克先生。」

「誰打來的啊？」

「我不知道。我沒有問。那是外面那位接線小姐告訴我的。」

雷維克一下子聽不出是瓊恩的聲音。好像很模糊，很遙遠。「瓊恩，」他說，「你在哪兒啊？」

這語氣，彷彿她已經離開巴黎似的。她簡直希望她說出她在里維耶拉的什麼地方。以前，她從來沒有打過電話到他醫院裏。「我在自己的公寓裏，」她說。

「在這兒巴黎嗎？」

「當然囉。不在巴黎在哪兒啊？」

「你病了嗎？」

「不爲什麼你這樣問？」

「因爲你打電話到我醫院裏來。」

「我先打到你旅館裏。你已經出來了。所以我打到你醫院。」

「有什麼岔子嗎？」

「沒有。有什麼岔子呢？我要問候問候你好。」

這時候，她的聲音纔比較清晰了。雷維克掏出了一枝紙烟，拿出一冊火柴，用肘子將火柴冊的上端壓住，撕下了一根火柴，燃旺了。

「這兒是醫院，瓊恩。」他說。「所以聽到的電話，往往是肇禍和病症。」

「我沒有病。我睡在牀上。可是並不是生病。」

「好的。」雷維克將那冊火柴，在白油布台毯上，朝前往後地推弄着。他在等候着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瓊恩也正在等候呢。他聽得到她的呼吸。她要他先說話。這樣，在她比較方便一些。瓊恩，他說，「我現在可不能再這麼聽下去了。病人已經把繃帶解開，在等着我去。」

我必須就走啦」

她緘默了半晌。「爲什麼你不跟我通電話呢」接着她這樣說道。

「我不會跟你通電話的，因爲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也不知道你現在住在哪兒。」

「可是我告訴過你的啊。」

「沒有，瓊恩。」

「可是我告訴過的。」她現在是理直氣壯了。「我確實還記得，你一定忘記了。」

「好的，就算我忘記了吧。那就請你再告訴我一遍。我有一枝鉛筆可以記下來。」

她給他一個地址和電話號碼。「我確實記得告訴過你的，雷維克，確確實實的。」

「好的，瓊恩。我現在要去了。你今夜跟我一塊兒去吃飯，好不好？」

她又緘默了一會兒。「你爲什麼不可以來看我呢？」她說。

「好。那也可以。今夜八點鐘怎麼樣？」

「爲什麼不是現在就來呢？」

「現在我有事。」

「多少時候？」

「大約一個多鐘點。」

「那麼，完了以後就來！」

你晚上就沒有時間哪，他想着便問，「爲什麼晚上不能啊？」

「可是雷維克，」她說，「有時候你是不知道那些最簡單的事的。因爲我要你現在就來。我不願意等待到晚上。否則，我爲什麼在今天這個時候，就打電話到你醫院裏來呢？」

「好的。那麼待這兒事情完了，我就來。」

他踟躕地將那張紙條兒摺了起來，走回病房。

那座房屋座落在柏斯加爾路的拐角上。瓊恩住在頂層。她開了門。「請進來，」她說。「你來了，真是好極了！請進來！」

她穿着一襲很簡單的黒外衣，縫製得好像男裝似的。她有一種脾氣，雷維克很喜歡，那便是，她從來不戴毛茸茸的絹綢，也不穿絲綢的衣裳。她的臉色，比往常更蒼白了，而且彷彿有點兒惱怒。「請進來，」她說。「我已經在等着你呢。你來看看我的生活。」

她帶着路。雷維克微笑着。她很飄逸。事先彷彿考慮過所發的問話。他望着她那標緻的

美人肩陽光洒落在她的頭髮上在這個屏息的俄頃他實在覺得很愛她呢。

她帶着他走進了一個很大的房間。這原是一間攝影室，現在蕩漾着下午的陽光。一個既高且闊的窗洞，臨靠着拉斐爾路與普羅頓路中間的那些個花園。靠右，可以一直望到無聲門背後，金碧交映的，乃是森林的一角。

房間裏的陳設，有種半新不舊的味兒。一張長椅，罩着一條顏色太藍的套子；幾把椅子，看上去比坐上去，彷彿更舒服得多；太低矮的桌子；一盆橡樹，一架美國出品的無線電唱片機，角落裏還有一隻手提皮包。這兒雖然沒有什麼足以擾亂心緒的東西，可是雷維克却並沒有多想什麼。要就是挺好的，或者就是挺壞的——半好不壞的東西，在他都覺得是無所謂。祇是那棵橡樹，他可看不順眼。

他發現瓊恩在注視着他。她不知道他到底會怎麼樣，可是她敢斷定會冒一下子險的。「好極了，」他說。「又寬敞，又好。」

他掀開了無線電唱片機的蓋。那是一架旅行箱似的東西，有着自動調換唱片的設備。一大疊唱片堆在旁邊的桌子上。瓊恩檢出了幾張，放了上去。「你知道怎麼開的嗎？」

他知道的，可是他說，「不知道。」

她旋開了電紐。「好奇怪。會連唱幾個鐘頭呢。不用起來換唱片，也不用起來拿掉的。祇要躺在那兒聽，看看外面更黑了，於是就入夢啦。」

這架無線電唱片機倒是挺好的。雷維克知道這種出品，也知道它的價值，當在二千法郎左右。於是，這房間裏迴蕩着輕柔的樂音，唱着巴黎最流行的歌曲。J'attendrai——（法語：「我要等着——」）

瓊恩向前靠着在傾聽。「你喜歡這支歌嗎？」她這樣問。

雷維克點點頭。他並不在望着那架無線電唱片機。却在望着瓊恩。望着她的臉，看她的神氣，彷彿給樂聲所迷戀所沉溺了。跟她在一起，多麼安閒啊，爲了這點兒他所沒有的安閒，他又多麼的愛着她！完了，他想，沒有一點兒痛苦，祇有一份感情，彷彿一個離別了義大利，回到朦朧的北方去的人。

她站起來，微笑着。「來——你還沒有看見過那間浴室呢。」

「一定要我去看嗎？」

她彷彿搜索似的看了他一會兒。「你不要去看嗎？爲什麼不呢？」

「是的，爲什麼不呢？」他說。「當然囉。」

她撫摩着他的臉吻着他他知道那是爲什麼「來吧」她說着就挽住了他的胳膊。

臥室裏的陳設，完全是法國的風味。一張仿古的大牀，路易十六世的形式；一張同樣形式的腰圓形梳粧台；一面仿古的奇形怪狀的鏡子；一條新式的奧蒲生地毯；凳子，椅子，一切都像次等電影裏的道具。其中還有一隻佛羅倫斯的十六世紀的古箱櫃，細工鑲嵌的精品，放在裏邊顯得一點兒也不調和，彷彿一個雜在許多 *Nouveaux riches*（法語：暴發戶）中間的公主。它被主人家滿不在乎似地推在一個角落裏。而在箱櫃的珍飾着的蓋上，却放着一頂簪着莖菜的帽子，和一雙金色的鞋子。

牀鋪翻開着，並沒有整好。雷維克看得出瓊恩躺睡的位置。有幾瓶香水，放在梳粧台上。一個壁櫥開啓着，裏面掛着很多的衣服。比從前更多了。瓊恩沒有鬆開雷維克的胳膊。她還是偎倚着他。「你喜歡嗎？」

「好得很。跟你很配的。」

她點點頭。他可以觸摸到她的手臂，她的胸脯，不期然地貼緊了她。她也任其所以，由他擺佈。她的肩膀，碰着他的。她的臉現在倒甯靜了；先前流露着的那份惱怒的神色，現在是一點兒也沒有了。祇覺得很堅定，很明澈，雷維克彷彿覺得還不止是一種隱藏着的滿足，而是

一種幾乎看不出來的，勝利的遙遠的陰影。

奇怪，卑賤粗鄙，對於她們倒是挺適合了，他想。她簡直想把我當作次等的舞男，她居然恬不知恥地把她情人爲她佈置的地方，帶給我——而同時，她還活現出一副薩摩索列斯勝利女神的姿態。

「真是可憐見的，你連這點兒東西，也不能夠有呢，」她說。「一家公寓。一個人的感覺就不同了。跟住在那些可怕的旅館裏的情形，又不同啦。」

「你說的對。便是這樣參觀一下，也覺得很好的。我現在要走了，瓊恩——」

「要走了嗎？看好了嗎？可是你纔到這兒來了呢！」

他捏住她的手。「我要走了，瓊恩。走了的好。你一定跟什麼人同居了。我不願意把我愛着的女人，分給人家。」

她把那雙跟他捏着的手，摔開了。「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話？我——誰這樣告訴你的？怎麼回事——」她凝視着他。「當然囉，我猜一定是莫洛索夫，那個——」

「不是莫洛索夫。誰也不會告訴我什麼。那是事實告訴我的。」

她的臉立刻暴怒得灰白了。她原是那麼地堅定的，可是現在却發作啦！「我知道了，那是因爲我租下了一家公寓房子，而且不在希海拉柴特工作了！當然有人在照顧着我啦。當然的！決沒有其他的原因的！」

「我並沒有說，有人在照顧着你。」

「還不是一樣！我明白的！你先把我介紹到那個可憐的夜總會去，然後你拋下我一個，後來有人跟我談話，替我關心，於是立刻就說是有人在照顧着我了！那種看門人啊，就祇會有這種齷齪的幻想。一個人不論男女，都應該工作，應該自立，這念頭固然打不進那個祇會拿小賬的人的心裏，然而你，遠勝人家的你，居然會相信！你自個兒也應該覺得羞恥吧！」  
雷維克轉過身來，用胳膊摟住了瓊恩，把她舉過踏腳板，擲到了牀上。「好好地在那兒，」他說，「現在可不許你胡謔！」

她駭得發怔，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你也要來打我嗎？」她然後這樣問道。

「不，我就不要你這樣嘮叨。」

「這樣嚇不了我的，」她用一種低沉而抑壓的聲音說，「這樣嚇不了我的！」

她靜靜地躺在那兒。顏色慘淡，嘴唇發白，眼睛彷彿玻璃，閃着死沉沉的光芒。胸脯袒露

了半，一隻赤裸着的小腿掛在牀口上。「我打電話給你，」她說，「沒有其他的意思，我期待着跟你在一塊兒——而現在，居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她傲岸地重複着。「我覺得你，真是兩樣了！」

雷維克站在臥室的門口。他看着這個陳設了仿古傢具的房間，他看着瓊恩橫躺在牀上，他覺得一切都是很調和的。他在發着自個兒的脾氣，幹嗎要說那些個話。他應該一句話也不說，反身就走的。可是她也許會趕到他那兒，事情還不是一樣。

「你，」她說道。「你這樣對待我，我希望你是最後一個人了。我覺得你，完全兩樣啦。」他沒有回答。一切都平凡得叫他受不了。突然他又覺得不明白，爲什麼她不來了三天，就一直睡不着覺。爲什麼這些個事情，還這樣影響着他？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枝紙烟，燃上了。他覺得嘴裏很乾。他聽到那架無線電唱片機，還是在唱着。還是先前唱過的那一張——  
J'attendrai 他便走到隔壁房裏去，把唱機關掉了。

當他回來的時候，她還是動也不動地躺着。看來她是沒有動過的。可是她的長衣，却比剛纔蓬的更開了。「瓊恩，」他說，「這些個事兒，我們還是少講爲妙——」

「不是我開始的啊。」

他覺得好比將一瓶香水洒在他頭上。『我知道』他說『是我開始的現在我要結束了。』

他轉過身來就走。可是在他走近攝影室的門口之前，她已經搶到他前面。砰的一下把門關上了，站在前面，用胳膊和雙手推着那扇門。『就這樣嗎？』她說。『你要決裂啦！你要決裂了就走啦！有這樣的簡單！可是我倒還要跟你說個明白！你自個兒看見我在金鐘咖啡館，你看見我跟誰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來到你那兒，什麼事情也沒有，你還跟我在一起睡，第二天早晨你也沒有什麼事，你還沒有足夠，還要跟我睡一會兒，我也很愛你，覺得你很好，你什麼事情都不問，我因為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人，所以更愛着你這一點，我原以為這是你的脾氣，不會變的，當你還睡着的時候，我會感動得流淚，我吻你，我很快樂，於是回來了，我真是崇敬你——然而現在！現在你，竟把那天晚上將我扔在那個人一起的事情，來責備我，你竟忘記了那天晚上你要跟我同睡的情形！而現在，你把這些事情擲到我臉上，你現在像一個受人家誹謗的衛道者那樣，站在這兒，又儼然顯出一個妒忌的丈夫似的神氣，你到底要拿我怎麼樣？你有什么權利？』

『沒有什麼，』雷維克說。

她不則聲。呼吸促迫了起來，儘瞪着眼望他。

「瓊恩，」他說。「那天晚上你到我這兒來的時候，我總以為你會回到我這兒來的了。我當然不需要知道這中間的情形。你回來，那就夠了。這便是一種誤會。可是你並沒有回來。」

「我沒有回來嗎？那個時候不是回來了嗎？難道回來的是個鬼嗎？」

「你祇來了一下。並沒有就回來。」

「我覺得那太錯綜複雜了。我倒很想知道，這中間有怎樣的差別？」

「你知道的。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今天我纔知道了。你一定跟什麼人在同居。」

「這樣說起來，我一定跟什麼人在同居！又要講這些個事情了！我又沒有幾個朋友，而你偏說我跟什麼人同居！也許我應該一天到晚關閉起來，不要跟一個人講話，這樣纔沒有人說我跟什麼人同居嗎？」

「瓊恩，」雷維克說。「不要這樣荒謬！」

「荒謬嗎？誰是荒謬的？你纔是個荒謬的人！」

「隨你說吧。你一定要我強力地將你從門邊推開嗎？」

她還是沒有動。「假如我真跟人家同居了，也與你有什麼相干啊？你自個兒說過，你不要知道這些個事情的。」

「是的。我實在也不要知道。我已經想過了。過去的事情，跟我沒有關係。那是一種誤會。我應該更明瞭一點真相。我很可能，很想自個兒欺騙一下。這是弱點。可是，那也不會改變事實啊。」

「爲什麼不會改變呢？你祇要承認自己是錯了——」

「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也不單是過去跟人家同居的問題。你現在還同居着。而且你還想同居下去。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知道呢。」

「不要撒謊！她突然從容地打斷了他的話。「你一直知道的。那個時候也知道。」

她凝視着他的臉。「是的。」他說。「就說是我知道的吧，可是我並不是要知道的。我雖然知道，却並沒有相信。你不會瞭解的。像這一類的事情，女人就不會有。再說，這與我們的事也無干。」

她的臉上，突然籠罩着一種狂暴而絕望的恐懼。「歸根結蒂，對於一個沒有加害過我的人，我是不能夠一下子拋掉的——要是僅僅爲了你翻出那些舊案來！你瞭解嗎？」

「哦，」雷維克說。

她站在那兒，像一匹給趕在角落裏的貓，它正想蹿跳，可是腳底下的那塊土地，却給拖開了。「你真的瞭解了？」她愕然地問。眼睛裏的那股緊張神色，消逝了。她讓肩膀沉落下來。「你既然瞭解了，爲什麼再要磨折我，」她懶懶地說。

「不要擋着門口。」雷維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這椅子坐上去比看上去更不舒服。瓊恩遲疑着。「來吧，」他說，「我現在不會跑掉了。」

她蹣跚地走到他面前，讓自個兒坐到了長椅上。她裝作很疲憊的樣子，可是雷維克看得出她實在並不疲憊。「給我喝點兒酒吧，」她說。

雷維克看出她在拖延着時間。於他，反正也無所謂。「酒瓶在哪兒？」他問。

「在那邊櫥裏。」

雷維克打開了矮櫥。裏邊放着好幾個酒瓶。大多是白薄荷酒。他表示厭惡的神情，望了一眼，就把它們推開了。在另外一個角落裏，他發現了半瓶瑪得爾，一瓶蘋果白蘭地。蘋果白蘭地的酒瓶還沒有開。他就將它留在那兒，拿出了那瓶高涅克。「你現在要喝薄荷白蘭地嗎？」他轉過頭去問。

「不。」她坐在長椅上答道。

「好的。那我就拿高涅克給你。」

「還有蘋菓白蘭地酒呢，」她說。「你就開一瓶蘋菓白蘭地。」

「高涅克也可以啊。」

「開那瓶蘋菓白蘭地。」

「過些時候再開。」

「我不要喝高涅克。我要蘋菓白蘭地。請你開瓶吧。」

雷維克又在櫥裏瀏覽了一下。靠右，那些白薄荷酒是爲那個人備了的——而左邊，那瓶蘋菓白蘭地，纔是備給他的。一切都收拾得那樣的整潔，那樣地像主婦似的，叫人很感動。他拿了一瓶蘋菓白蘭地，開了塞。到底爲什麼不開呢？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在這樣無情地分離的情景下，他們所愛喝的酒，也敏感地變得拙劣了。他檢了兩個酒杯，回到桌邊。瓊恩就望着他斟酒。

窗外，下午的陽光金黃地照耀着。現在，陽光更鮮彩了，天空也見得更晴朗。雷維克望着他的錶。正巧走過三點。他又望了望秒針，他想，這個錶已經停了。可是秒針，彷彿一隻小小的

金船嘴，依然在錶面上轉圈子。這是事實——他來到這兒，祇有半個鐘點。薄荷酒，他想。怎麼樣的味兒啊！

瓊恩蹙縮在那張藍套的長椅上。「雷維克，」她以一種柔輕的聲音說着，顯得很疲憊而謹慎。「那是不是你的另一套手段，還是你真的已經瞭解了？」

「不是手段。那是真的！」

「你瞭解了嗎？」

「是的。」

「我早知道的。」她對着他微笑。「我早知道的，雷維克。」

「那是很容易瞭解的。」

她點點頭。「我需要時間。這不能一下子做的。他沒有加害過我。我又不知道你到底會不會回來！我現在不能就跟他說的。」

雷維克吞嚥了一口蘋果白蘭地。「我們爲什麼一定要仔細分析啊？」

「你應該知道，你應該瞭解。那是——我需要時間。他會——我不知道他會怎麼做。他

是愛我的。而且也需要我的。這一切，都不是他的過失。」

「當然不是那就隨機應變吧瓊恩」

「不。祇要一個很短的時間。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她斜倚着長椅上的枕墊。「而這兒的公寓，雷維克——也不像你所想像的。我自個兒賺錢。比以前賺的多了。他幫助我。他是一個演員。我在電影公司裏擔任一個小小的配角。是他介紹我進去的。」

「我就這麼想。」

她沒有注意他。「我原沒有多大的天才，」她說。「我也不瞞着自個兒。可是我就想脫離那個夜總會。在那兒，一個人是不會有前途的。這兒就有。即使沒有天才也無所謂。你也許覺得這些都很可笑吧——」

「不，雷維克說『倒是很合理的。』」

她瞧着他。「你到巴黎來，起初就抱着那樣的志願嗎？」他這樣問。

「是的。」

她坐在那兒，他想，乃是一個挨受責備的無辜，正給生活和我在虐待着。她很甯靜，第一陣暴風雨已經消逝了，她會寬恕我的，不過，要是我不是就走，她會把最近幾個月來的經過，詳細地講給我聽，這一株鋼鐵似的蘭花，我到這兒來原想把它折裂的，可是它這樣地

圓融靈活，簡直使我不能不承認她是對的了。

「好的，瓊恩，」他說。「現在你已經進步到這樣了。你還會得進步的。」

她向前靠着。「你以為這樣嗎？」

「當然囉。」

「真的嗎，雷維克？」

他站起身來。再過三分鐘，他也許會讓她談到電影方面的生意經了。一個人決不能跟她們討論這些個事，他想。一個人往往支持失敗者的。邏輯彷彿是在她們手裏邊的蠟。一個人應該實行，應該結束這一席談話。

「我不是那個意思，」他說。「那些個事，你最好去請教你們的專家。」

「你已經想走了嗎？」她問。

「我不能不走了。」

「爲什麼不能再耽一會呢？」

「我不能不回到醫院裏去。」

她捏住他的手，抬着頭望他。「你剛纔說過，醫院裏沒有事了。你纔來的。」

他考慮着要不要告訴她。他不想再來了。可是今天做到這樣也已經很夠了。對於她對於他，都已經很夠了。她雖然防過了下來，却仍然是一樣的事情還是會發生。『就在這兒，雷維克，』她說。

『我不能。』

她站起來，偎倚着他。那也是他想，老套兒。平庸而熟練的。她居然什麼也沒有省略掉。可是誰希望貓兒吃草呢？於是他鬆開了。『我一定要回去了。醫院裏還有一個垂死的病人。』

『醫生們總是有着一大篇理由的，』她慢吞吞地說道，瞟着他。

『像女人們一樣的呢，瓊恩。我們掌握着死亡，你們掌握着愛情。所以，都有天下一切的理由，天下一切的權利。』

她沒有回答。

『而且，我們也有很強的胃，』雷維克說。『那是我們所需要的。否則，我們就不能夠工作了。人家的暈厥，正是我們發生興趣的事。再會吧，瓊恩。』

『你會再來嗎，雷維克？』

『不要想它了。隨你去應付吧。你自個兒會知道的。』

他急急地走到門口，也沒有回過頭來。她沒有跟上他。可是他知道，她在目送着他。他覺得麻木得古怪——彷彿在水底下走路。



窗外傳來戈爾特堡家裏的尖叫聲。雷維克諦聽了一會兒。他覺得也不像是老頭兒戈爾特堡拿什麼東西來摔他的太太，也不像是他毆打她。後來也就不聽見什麼聲音了。祇有奔跑的脚步，接着在惠生霍夫房間裏，一陣簡短的激動的談話，和一陣碰門的聲響。

即刻，就有人在敲他的房門，衝進來的是旅館的房東太太。「趕快——趕快——戈爾特堡先生——」

「什麼？」

「他自縊了。在窗子上。趕快——」

「雷維克摔下了他的書本。「警察來到這兒了嗎？」

「當然還沒有。否則，我不來招呼你了。她纔發現他呢。」

雷維克跟着她奔下了樓梯。「他們已經把他解下來了嗎？」

「還沒有。他們正扶着他——」

在薄暗的房間中，一堆黑魘魘的人羣站在窗口。露絲·戈爾特堡、惠生霍夫，還有另外幾個人。雷維克先把電燈開亮了。惠生霍夫和露絲·戈爾特堡把那個老頭兒戈爾特堡抱在胳膊裏，宛如一個木偶似的，另外一個人正在顫抖地解鬆那個繫在窗門上的領帶。

「把他解下來啊——」

「我們沒有刀。」露絲·戈爾特堡這樣嚷。

雷維克從他藥包裏拿出了一柄剪刀，剪着結子。這個結，是用光潔的厚綢領帶繫着的，費了好多時候纔剪開。雷維克在剪着領帶的時候，戈爾特堡的臉就在他面前。那雙突出的眼睛，那個張大的嘴，那幾莖灰色的鬚鬚，那個厚厚的舌頭，那條墨綠地白點的領帶，深深地陷入他瘦細而腫脹的喉嚨——整個的身體，在惠生霍夫和露絲·戈爾特堡的胳膊裏振盪着，彷彿笑得前仰後合的樣子。

露絲·戈爾特堡的臉，漲得通紅，而且滂沱着涕淚；在她旁邊的惠生霍夫，扶着這個比活着更重的身體，也兀自在流汗。兩張濕漉漉的惶遽的臉，上面就是那個輕微地搖擺着的

猶笑的頭一經雷維克剪斷了，領帶這頭立刻落到了露絲·戈爾特堡的身上，跌得她直叫起來，她連忙摔掉了手臂，於是那身體瀉到了旁邊，張開着胳膊，彷彿奇形怪狀的丑角似地學着她的動作。

雷維克立刻搶住了那個身體，惠生霍夫幫着他拈放到地板上。他解鬆了喉嚨上的活結，開始檢驗那身體。

「去看電影的，」露絲·戈爾特堡喃喃地說道。「他約我出去看電影的。」露珊，他說，「你難得娛樂的，爲什麼不到康賽爾大戲院去，那兒正在放映一張嘉寶的片子，克里斯丁皇后，你爲什麼不去看看啊？定一個好點兒的座位，定一個靠手椅子席或者一個包廂，去看，坐這麼兩個鐘頭，拋開這些煩惱的事，也挺有意思的。」他溫存地說道，撫摸着我的臉頰。「看完電影，還可以到蒙梭公園前面的咖啡館去，吃一點兒巧克力和香草冰淇淋，痛快地玩一次，露珊，」他說了，我就去了，回來的時候，那兒——」

雷維克站了起來。露絲·戈爾特堡便停住了說話。「他一定在你出去以後就自縊的，」他說。

她把拳頭掩住她的嘴。「他是——」

道。

「我們還可以試一下。先用人工呼吸法。你懂得人工呼吸法嗎？」雷維克問惠生霍夫

「不懂得不多。有點兒懂。」

「你瞧我的。」

雷維克捏住了戈爾特堡的兩條胳膊，先把它們往後折到地板上，然後往前折到他胸口，就這樣忽前忽後地推挽着。戈爾特堡的喉嚨，突然咕嚕了一下。「他活了！」那個女人尖叫起來。

「不。那是給壓緊了的一股氣。」

雷維克又示範了幾次。「就這樣。你們試吧。」他跟惠生霍夫說。

惠生霍夫勉強地跪伏在戈爾特堡的後面。「動手啊。」雷維克不耐煩地說道。「捏住他的腕節。最好是捏住他的小臂。」

惠生霍夫流着汗。「再用力點兒。」雷維克說。「把他肺裏的空氣都壓出來。」

他轉過頭去望那房東太太。其時，更多的人湧進房間裏來了。便向房東太太作了個手勢，叫她到門外去。「他死啦。」他走到走廊裏說。「裏邊在施行人工呼吸，已經沒有用啦。總

算盡過人事了，已經沒有其他的辦法。現在要是能救活啊，那纔是奇蹟呢！」

「那我們怎麼辦？」

「照例的手續。」

「救護車嗎？急救嗎？那就是說，十分鐘之後，警察就會趕到了。」

「無論如何，你總得要報告警察局的。」戈爾特堡夫婦，他們都有身份證嗎？」

「有的，都有用的護照和身份證。」

「惠生霍夫呢？」

「也允許居留的。展期的護照。」

「那就好了。告訴他們兩個人，不要說我在這兒。祇要說，她回家，發現了他，先叫起來，惠生霍夫剪下那根結子，實施人工呼吸法，等着救護車趕到。你能夠嗎？」

房東太太睜着那雙鳥兒似的眼睛，瞧着他。「當然囉。警察來的時候，我一定也在場。我可以留意的。」

「那就好。」

他們回去了。惠生霍夫還在彎着腰，替戈爾特堡施行人工的呼吸。這一下，真像兩個人

在地板上做着健身操。房東太太仍然站在那門口。『Mesdames et messieurs』（法語：太太們，先生們，）她說。『我必須去通知救護車，報告警察局了。我先去通知救護車。病院裏的監丁或者醫生隨着救護車來到這兒之後，他們就會去報告警察局的。至遲在半個鐘頭之內，他們都會來到這兒。你們各位，假如沒有證明文件的，最好即刻去整理行裝，至少把那些擺在外面的東西收拾起來，搬到下面「墓穴」裏去，人也躲在那邊。很可能那些警察會搜查房間，找尋見證。』

房間裏的人，立刻就走空了。房東太太向雷維克點着頭，表示她會關照露絲·戈爾特堡和惠生霍夫的。他把放在領帶旁邊地板上的藥包和剪刀，也撿了起來。這條領帶上還有一塊公司的標識，上面是『S·福爾台爾，柏林』幾個字。這條領帶，至少要值十個馬克。總是在戈爾特堡得意的時候買來的。雷維克也知道這家公司。他自個兒也在那邊交易過的呀。

他急急地將一些零星雜物，塞進兩個手提皮包，寄存在莫洛索夫的房裏。這祇是萬一的防備。大概那些警察不至於找什麼麻煩的。然而還是謹慎點兒的好——斐南的覆轍，還牢記在雷維克的心裏。於是他走到「墓穴」裏去了。

許多客人都在慌張地奔跑着他們都是沒有證明文件的客人是非法的部隊女侍克拉蕾茜和侍役裘恩正在指揮着將箱篋藏到毗連着「墓穴」的壙道似的房間裏。這時候「墓穴」裏原來在準備晚飯了。桌子已經擺好，這兒那兒的都是麵包篋，廚房裏傳出一陣油膩和魚腥的氣息。

「鎮定點兒，」裘恩跟那些個胆怯的難民們說。「警察不會這麼快的。」

可是難民們却沒有傲幸的心理。他們不肯信賴命運。便都急急地拿着一些零星雜物，擠進了地窖。那個西班牙人亞爾華萊士也在其中。房東太太傳話給旅館的各處，說是警察在來了。亞爾華萊士好像表示歉意似地向雷維克微笑着。雷維克却不明白所以然。

一個瘦長個子，沉靜地走到他近旁。他叫恩斯特·薩登巴恩，是一個語言學和哲學博士。「演習，」他跟雷維克說。「上裝的預演。你就想就在「墓穴」裏嗎？」

「不。」

薩登巴恩，這一個六年來的老將，便聳聳他的肩膀。「我倒想就着。我倒不想躲開。我以為他們除了找尋那件案子的見證以外，不至於有其他的舉動。對於這麼一個德籍猶太死人，誰會感覺到興趣呢？」

「不是對他。乃是對於活着的非法的難民。」

薩登巴恩掀着他的夾鼻眼鏡。「於我也無所謂。你知道我上一回搜查時候的情形嗎？那一回啊，甚至有一個副警察長走到「墓穴」裏來的。那還是兩年多以前的事了。我就穿了裘恩的一件白短套，收拾着桌子。還請他喝白蘭地呢。」

「那倒是好主意。」

薩登巴恩點點頭。「任何人總會有來得及逃跑的機會的。」他坦然地大踏步走到廚房裏去，看有什麼晚餐的菜蔬。

雷維克打「墓穴」的後門，穿到了外面的場地上。一隻貓，擦過他的腳邊，溜烟跑過去了。其餘的客人，也走到他面前。大家都在街道上分散。亞爾華萊士的腳，還是一點兒跛。也許施行一次手術，還可以醫好的，雷維克這樣惘然地想着。

他坐在丹爾納廣場。突然心血來潮，覺得今夜瓊恩或許會來的。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他祇是這樣驀然地感覺。

他吃過了夜飯，慢慢地踱回到旅館。天氣暖洋洋的，在狹窄的街道上，那些出租房間的

旅館招牌這時候正閃亮着紅光把傍晚的夜空染成了紅色，從那些掛着帘幔的窗子後面透漏出一縷縷燈光。一羣水手正在釘幾個娼妓的梢。他們都很年青，在這麼夏天多灌了點兒酒，就顯得熱烘烘的，高聲地談笑着，接着就在一家旅館裏消失了。什麼地方傳來口琴的樂音。一個思想，彷彿一座烟火似地射在雷維克的心上，鬆裂了，在他頭頂散落開來，於是在黑暗中現出一片幻異的景象：瓊恩在旅館裏等着，要告訴他，她已經拋撇一切，又要回來了。他立定脚步。我怎麼啦？他想。爲什麼我站在這兒，爲什麼我的雙手在空中摸索，彷彿撫着項背，掠着頭髮似的？太遲了。一個人不能把往事呼召回來的。誰也不會回來。正如韶光不再一樣。

他一直走到了旅館，穿過場地，走進「墓穴」的後門。在門口，他看見一大羣人坐在裏邊。薩登巴恩也雜在這些人中間，並不喬裝着侍役，却是客人的面目。這危險，光景是已經過去了。於是他走進了門。

莫洛索夫在他房間裏。「我正想出門了，」他說。「忽然看見你的手提皮包，還以爲你又要到瑞士去呢。」

「一切都沒有事嗎？」

「哦。警察不會再來。他們已經把屍體發還了。一件很簡單的案子。屍體還在樓上；他們正在抬到外面呢。」

「好的。那麼我就可以搬回自己房間裏去了。」

莫洛索夫笑了起來。「那個薩登巴恩啊！」他說。「他一直在那邊。拿着一隻薄薄的公事皮包，裏面裝着些紙張什麼的，還有一副夾鼻眼鏡。他以一個律師的身份出現着，而且兼作保險公司的代表。居然跟警察還很兇。他把老頭兒戈爾特堡的護照，騙了下來。他揚言，他需要這護照；於是那警察祇註銷了他的身份證。護照讓他拿走了。他自個兒有沒有證明文件啊？」

「一張紙片也沒有。」

「好的。」莫洛索夫說。「這護照可真像黃金一樣地值錢呢。還有一年好用的。有人就可以憑着這張護照居住下來。不一定在巴黎，除非像薩登巴恩那樣地大胆。至於護照上的相片，那是很容易更換的。假如頂替的艾隆·戈爾特堡，年紀比他小，那麼另有一班塗改生日的專家，可以把護照上原有的生日塗改得天衣無縫。這是新式的靈魂轉世術——一張護照，供給了好幾個人。」

「那麼這位薩登巴恩今後就改名戈爾特堡了嗎？」

「不是薩登巴恩他自己。他自己會拒絕。以為這是不屑爲的。他是地下公民中間的堂·吉訶德。他相信命運，脾氣古怪，覺得像他這樣典型的人，原不會發生什麼事的，又何必借用別人的護照來掩護。你怎麼樣？」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我也不要。我是擁護薩登巴恩的。」

他拿了他的手提皮包，上樓了。在戈爾特堡夫婦居住的走廊裏，碰到一個猶太的老頭兒，穿着一襲土耳其式的黑長衫，長髯飄拂，活像聖經裏的長老。那老頭兒毫無聲息地走着，彷彿穿着橡皮底的鞋子，在燈光慘澹的走廊裏，看去好像在漂飄着，朦朧而黝黯地。他推開了戈爾特堡的房門。一會兒，有一縷彷彿蠟燭的紅光，從裏邊照射出來，雷維克又聽到一陣古怪的，一半抑壓，一半潑刺，單調的，幾乎有調門兒的哭聲。那是雇來的婦人，他想。難道這些個事情，至今還有嗎？還是祇有露絲·戈爾特堡在舉哀呢？

他推開自己的房門，看見瓊恩靜坐在窗下。她便直跳了起來。「原來你來了！什麼事啊？爲什麼帶着手提皮包？你又要出門嗎？」

雷維克把手提皮包放到了牀邊。「沒有什麼事。祇是一種防備。有人死了。警察到旅館裏來。現在又沒有事了。」

「我打電話給你的。接電話的人說，你已經不住在這兒了。」

「那是我們的房東太太。她總是很謹慎而堂皇的。」

「於是我奔到這裏來。房間敞開着。裏面空空如也。你的東西都沒有了。我想——雷維克！」她聲音震顫了起來。

雷維克費力地微笑着。「你以為——我是一個靠不住的傢伙。什麼責任都沒有的。」有人在敲門。進來的是莫洛索夫，手裏捧着兩個酒瓶。「雷維克，你可忘記了你的軍火

啦——」

他看見瓊恩站在黑暗中，可是裝作沒有看見的神氣。雷維克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認識她。他把酒瓶遞給雷維克以後，沒有再進來一步，就出去了。

雷維克把蘋果白蘭地和華夫萊酒放在桌子上。從開着的窗子裏，傳來一陣他在走廊裏聽到過的聲音。悲悼死人的慟哭。一陣響了，消逝了去，又一陣起來。好像戈爾特堡房裏的窗子，也在暖夜的夜裏洞開着，而那具艾隆的僵硬的屍體，已經在陳設着桃花心木傢具的

房間裏開始在慢慢地崩解。

「雷維克，」瓊恩說道。「我很悲哀。不知道爲什麼。已經一天了。讓我就在這兒吧。」

他沒有立刻就答復她。他覺得猛然的一怔。他預料她會婉轉地說的。却不會這樣的直截了當。

「多少時候呢？」他這樣問。

「到明天。」

「那也不夠長哪。」

她坐到牀沿上。「我們再能夠把那些個事情，忘記一次嗎？」

「不，瓊恩。」

「我不要什麼。我祇要睡在你身邊。或者，讓我睡在沙發上。」

「那不行。而且，我就要出去。到醫院裏去。」

「那不要緊。我可以等着你。我是常常這樣等你的。」

他沒有回答。他對於自己這樣的甯靜，不免有些兒驚異。在街上感覺到的那股熱情，那種興奮，現在都消逝得乾乾淨淨了。

「而且，你也不必再到醫院裏去，」瓊恩說。

他緘默了一會兒。他知道假如跟她睡了，那就什麼都完了。彷彿簽出一張空頭的支票。她會一次兩次地再來，把她所獲得的認爲是她的權利，她自己可以不必遷就，反而一次次地增加她的要求，直到完全落入她掌中，於是她最後變得勇敢了，毅然地遺棄他，結果還不是成了他自己的弱點，和粉碎的欲望的犧牲者，不僅顯示出懼怯，抑且顯示出絕對的腐惡。固然她並不存着那樣的心，他甚至還不知道，可是結果會變成那樣的。想起來也很簡單，一夜還無所謂；可是每一次，總要喪失他一部分的抵抗，喪失他終身不應該腐惡的一部分。天主教的教理問答，稱之爲違反聖靈的罪孽，對它懷着奇異而審慎的恐懼，而且又爲了是違背整個的教條，因此暗昧地說這罪孽是在今生，在來世，都不會受赦免的。

「那是真的，」雷維克說。「我的確不需要到醫院裏去。可是我也不要你就在這兒。」

他應該向她解釋嗎？想不到她竟還心平氣和地說：「爲什麼不呢？」

「我確是屬於這兒的。」

「不。」

「爲什麼不呢？」

她真是多麼厲害啊！他想。祇是用反問的口氣，逼着他解釋。幸而解釋的人也早已防備她這一着了。

「你知道的，」他說。「不要再傻問了。」

「你不要我了嗎？」

「不，」他答道，却又加上了一句違心之論，「不要你這種樣子。」

戈爾特堡的房裏，又傳來了單調的哭聲。對於死者的哀悼，完全是巴黎小街上那種利巴嫩牧羊人的悲慟。

「雷維克，」瓊恩說道。「你應該幫助我。」

「我幫助你，最好是讓我離開你。讓你離開我。」

她沒有理睬他的話。「你總應該幫助我的。我可以跟你撒謊，可是我不願意再撒謊了。是的，固然還有一個人。可是跟他，就跟你在一起，兩樣的。要是一樣，我就不會到這兒來了。」

雷維克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枝紙烟。他摸到了那張紙。原來在這兒。現在他知道了。這彷彿一把冰冷的刀，不會傷人的。當然決不會。祇有在事前或事後。

「那是決不會一樣，」他說。「可是也往往會一樣的。」

我講的話又多麼膚淺啊，他想。近乎是報紙上的僻論。一個人把真情揭露出來的時候，便又見得那真情是多麼的卑鄙了。

瓊恩挺直了身子。「雷維克，」她說。「你要知道，若說一個人祇能愛上一個人，那是完全不確的。固然也有人祇能這麼做。他們是愉快的。可是也有人就錯綜得厲害了。你總知道的。」

他燃上了一枝烟。沒有抬頭望瓊恩，可是他就知道她這時候的臉色蒼白，眼睛幽沉，雷靜而凝神，幾乎在哀懇着，脆弱得很的——可是就無法去克服她。那天下午在她公寓裏的神情是這樣的——彷彿一個御告的天使，充滿着信心和光明的醒悟，是一個假托救人的天使，而實際上她却企圖慢慢把人釘上十字架，使人逃不掉她的掌握。

「是的，」他說。「這是我們的一種通詞。」

「倒不是通詞。那樣做的人，也不見得愉快。一個人投陷了下去，祇是不能夠自拔。這是一種凶兆，一種迷途，一種痼疾的發作——一種你必須經歷的階段。你也逃不掉的。它會跟

着。它會扭住你，你如果不要它，反而更強烈了。」

「你爲什麼想起這些個事啊？要是更強烈，你就跟着做就是了。」

「我現在就在那麼做着哪。我知道，事實上我也沒有別的辦法的。可是——」她便改變了語氣。「雷維克，我一定不能夠失掉你。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可是我一定不能夠失掉你。」

雷維克抽着烟，却並不在辨別香烟的味兒。你不願意失掉我，他想，却也不願意失掉那個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就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這就是我一定要離開你的原因。這也並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那是很容易忘記的。你有各種的藉口。可是事實是這樣，它已經抓着你不讓你離開。而你固然會離開了。可是那樣的事，還是會發生的。而且常常會發生。這完全在於你。早些時候，我也能夠這麼做。可是我現在就不願意跟你攪。這便是我一定要離開你的原因。現在，我也許還能夠這麼做的。下一次啊——

「你以爲這是特殊的情形，」他說。「實在是，天下最普通的情形。所謂丈夫和情人。」

「那是不確的。」

「千真萬確的事。固然有很多的種類。可是你的情形，也便是其中的一種。」

「你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她直跳起來。「你又不是那樣的，過去既不是，將來也不會是。那個人啊，就更來得——」她自己打斷了話。「不，也不是那種樣兒的。我可解釋不出來。」

「讓我們稱之爲安全與冒險吧。說起來好聽點兒。實在是一樣的。你要這個，却也不肯放棄那個。」

她搖搖她的頭。「雷維克，」她在黝黯中說，用一種打動他心坎的語氣。「一個人可以用好的字眼兒，也可以用壞的字眼兒去形容的。可是事情本身，決不會改變。我愛你，我將愛你到我生命的終結。這句話我知道，我也明白。你是蒼天，我的一切思想，都在你那兒歸束。海枯石爛，此心始終不渝。這也不是謊話。反正不要你喪失什麼。這便是我一次兩次地到你這兒來的原因，也便是我始終不覺得遺憾，始終不認爲罪過的原因。」

「感情原是無所謂罪過的，瓊恩。什麼緣由，使你想起這些事情的呢？」

「我已經想過了，我已經想得很多了。雷維克，想到你也想到我自己。你從來沒有完全的需要我。也許你自個兒還不知道。我總覺得，往往有什麼東西攔隔着我。我不能夠完全打入你的心。可是我需要！我是多麼地需要時時刻刻，我總覺得你會離開我似的。我從來沒有

定過心警察趕你出境了，你不得不離開——可是也許爲了另外的原因，發生同樣的事情——也許你有一天，自個兒要走了，不想就在這兒了，到什麼地方去了——」

雷維克在那朦朧的黝暗中，凝視着他面前的那張臉。她所說的，也有點兒對。

「事情總是這樣的，」她繼續着說。「總是的。於是有人需要我了，他祇要我一個，整個地，永遠地，沒有一點兒錯綜的瓜葛。於是我笑了，我並不需要，祇是玩着，彷彿也無所損失，很容易一下就摔掉的——於是，突然變成了一股更強烈的迫力，而我自個兒內心裏面，也有點兒覺得需要起來，我縱然抗拒，却沒有用，我知道不屬於那邊的，我內心中也並不全然覺得它需要，祇是很小的一部分，可是它驅迫着我，彷彿一種慢性的山崩，先是看着它發笑，不料一下子什麼都沒有了，抓不住了，你就無法再抗拒啦。可是我還是不屬於那邊，雷維克。我屬於你。」

他把紙烟丟到窗外。看它像火螢一樣落到了場地上。「要發生的事情，已經發生了，瓊恩，」他說。「現在，我們已經無法改變啦。」

「我原不想改變什麼啊。它就會過去的。我屬於你。我爲什麼又回來啊？我爲什麼站在你的門前啊？我爲什麼等你在這兒，你趕我出去，我還是會來啊？我知道你不會相信我，你以

爲我還有別的理由。那麼，什麼理由啊？假如那件事情滿足我，我就不會回來了。我早已把你忘記啦。你說，我追求你是爲了安全。那是不確的。爲的是愛。」

字眼兒，雷維克想。甜蜜的字眼兒。溫柔的虛僞的慰藉。幫助啊，愛啊，屬於你啊，又回來啊——都是些字眼兒，甜蜜的字眼兒。僅僅是些字眼兒。兩個人中間，有着這麼多的簡單、熱烈、殘酷的誘惑的字眼兒啊！還不是幻想、謊話、熱情、和自欺欺人的虹彩！他兀立在離別的夜晚，他甯靜地站着，在黝黯中，讓這些甜言蜜語的雨絲兒滴着他，這些字眼兒，沒有一點兒意義，就祇有離別，離別，和離別，一個人談到了這些個事，早已經萬事休矣了。愛神長着血染的頭顱。他不知道這些個字眼兒的。

「你現在應該走了，瓊恩。」

她站了起來。「我要就在這兒。讓我就在這兒，祇要今天這一夜。」

他搖搖他的頭。「你何必追求我呢？我又不是一个自動玩具。」

她偎倚着他。他覺得她在震顫。

「那無所謂。讓我就在這兒。」

他輕輕地推開了她。「你不應該瞞着那個人跟我好。沒有了愛，他會夠苦痛的。」

「我現在不能獨個兒回去。」

「你獨個兒也不會長久的。」

「我會，我現在就獨個兒住着。已經是幾天了。他出門啦。他不在巴黎。」

「原來如此——」雷維克心平氣和地說道。他望着她。「哦，至少你是坦白的。一個人

知道這是應該跟你同情的地方。」

「這倒不是我到這兒來的原因。」

「當然不是。」

「我也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是的。」

「雷維克，我不願意獨個兒回家。」

「那我可以伴送你。」

她慢慢地退後了一步。「你不再愛我了——」她溫柔地說，簡直有點兒恫脅。

「你是來發現這件事的嗎？」

「是的——那也是的。不僅是那個——那不過是一部份而已。」

「天啊，瓊恩，雷維克不耐煩地答道：「那你剛纔聽到了一篇關於戀愛的最坦白的供狀。」

她沒有回答。祇是望着他瞧。「你以爲否則的話，我會留你在這兒，不管你現在跟誰在同居嗎？」他說。

她慢慢地微笑了起來。這不是真正的微笑——這是內心中的光芒，彷彿有人在她心裏邊點了一盞燈，這光芒漸漸地升上她眼睛了。「謝謝你，雷維克，」她說。隔了半晌，又很小心地瞟着他，「你不會離開我吧？」

「你爲什麼要這樣問？」

「你肯等我嗎？你不會離開我吧？」

「我想不會有多大危險的。以我跟你在一起的經驗判斷起來。」

「謝謝你。」她改變了。她安慰着自己，可多麼的快啊，他想。然而，又爲什麼她不能夠這樣呢？她覺得即使不耽在這兒，也已經獲得她所需要的一切了。她便吻着他。「我知道你會這樣的，雷維克。你不能不這樣。現在我要走了。不必送我回家。現在，我可以獨個兒回去了。」

她站在門邊。「不必再到這兒來，」他說。「也不必想起任何的事情。你不會死的。」

「晚安，瓊恩。」

他走到牆邊，開亮了電燈。你不能不這樣——他微微地哆嗦了一下。她們是泥巴和黃金製成的，他想。是欺騙和迷戀所製成。是虛偽和恬不知恥的真情所製成。他在窗邊坐了下來。底下仍然傳來那種低沉單調的哭聲。一個欺騙丈夫的女人，看着丈夫死了，便在那樣地悲慟。可是，也許祇因為宗教的約束而已。雷維克覺得很奇怪，他現在倒不覺得更不愉快了。





「是的，我回來了，雷維克，」凱蒂·海格斯特朗說。

她坐在朗卡斯忒旅館的房間裏。現在變得更纖弱了。皮膚底下的肌肉，彷彿沉陷了去，好像用一個精細的針啊什麼的從裏邊挖了個窟窿。她的儀表，更顯得瘦削，而皮膚也好像很容易被撕裂的絲綢了。

「我以為你還在佛羅倫斯——或者在坎市——或者在美國。」

「我一直在佛羅倫斯。在腓埃索爾。直到我不能夠再忍受了。你還記得我怎樣力勸你跟我去嗎？書啊，火爐啊，夜晚啊，安靜啊？書是有的——火爐也有——可是安靜就未必了。雷維克，便是阿賽西的佛蘭西斯鎮也變得熱鬧了。熱鬧而騷動，跟那邊其他的地方一樣。以前跟鳥兒講述愛經的地方，現在盡是些穿着制服的人們，這兒那兒的在開拔，到處在宣傳，

到處在吹，彷彿不共戴天似的。」

「可是，那種情形是向來如此的，凱蒂。」

「以前不是這樣的。幾年以前，我們的管家還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他穿着孟却斯特的褲子和鞞皮的鞋子。現在啊，他已穿着高統皮靴，黑襯衫，佩着短劍，儼然是一個英雄了，他居然還發表演說，他說地中海必須屬於義大利，英國必須毀滅，尼斯、科西嘉和薩伏衣，必須歸還義大利。雷維克，這個多少年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的溫厚的國家，因為她被允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打勝仗，所以簡直像發了瘋。我有幾個朋友，在三數年前還是很有理智的，現在竟也認真地相信他們在三個月裏會戰勝英國了。全國鼎沸了起來。那兒是什麼情形啊？我在維也納逃出了褐衫的暴戾，現在又爲了黑衫的瘋狂，逃出了義大利，據說還有什麼地方有綠衫的呢，在美國有銀衫的，當然囉——難道全世界就在衣衫的狂熱中嗎？」

「真是啊。可是那也立刻就會改變的。變成一體的紅色。」

「紅色？」

「是的。像血一樣的紅色。」

凱蒂·海格斯特朗俯視着場地。下午的陽光，穿過栗樹的葉叢，漏出了溫煦和綠色。

「一個人真是不相信，」她說。「二十年裏發生了兩次戰爭——真是太多了。第一次大戰我們還喘息未定呢。」

「祇有戰勝者不是潰敗者。勝利會叫人粗魯的。」

「哦，也許是。」她望着他。「這樣說起來，就沒有多少太平日子了，是不是啊？」

「現在是的，確沒有多少日子了，我真擔憂呢。」

「你以為我有足夠的時間嗎？」

「爲什麼沒有呢？」雷維克抬起頭來。她沒有躲避他的視線。「你看見費奧拉沒有？」

他問。

「看見的，看見過一兩次。像他這樣沒有傳染到黑死病的，就沒有幾個人。」

雷維克沒有回答。他祇是等待着。

凱蒂·海格斯特朝從桌子上拿過了一串珍珠，讓它們滑瀉到手心裏。在她修長纖細的玉指中，它們都彷彿是名貴的念珠。「我簡直有點兒流浪猶太人的感覺，」她說。「原想找點兒甯靜。可是我大概錯認了時機。現在是，到處都找不到甯靜了。祇有這兒——倒還留贖着一點。」

雷維克望着那珍珠。它們在形狀醜陋的灰色軟體動物裏，給一顆沙粒什麼的刺插了進去，日積月累地形成。這些微光閃爍的美飾，原來是由偶然的刺戟而產生的。一個人應該記住着這些，他想：「你還想到美國去嗎，凱蒂？要是能夠離開歐洲，誰都應該這麼打算的。別的事情，都嫌得沒有時間了。」

「你要把我打發開嗎？」

「那倒不是。可是，你不是說過，你預備解決了你的事情，回到美國去嗎？」

「是的。可是現在我不想去了。現在還不想。我要在這兒，再耽些個時候。」

「巴黎過夏天，很熱又不很舒服呢。」

她把珍珠放開了。「如果是最後一個夏天啊，也就不覺得什麼了，雷維克。」

「最後一個夏天？」

「是的。我返國之前的最後一個夏天。」

雷維克不作聲。她到底知道多少呢？他懷疑着。費奧拉跟她怎麼說的啊？

「希海拉柴特那邊的情形怎麼樣？」她這樣問。

「我也好久不去了。莫洛索夫說，那邊每夜都是客滿的。跟別的俱樂部一樣。」

「在夏天呢？」

「是的，本來，大多數的俱樂部都要歇夏的。你覺得奇怪嗎？」

「不。在末日以前，大家都把能夠抓住的東西，抓住了不放。」

「是的，」雷維克說。

「什麼時候你帶我到那邊去好不好？」

「當然好的囉，凱蒂。隨你什麼時候。我以為你不願意再到那邊去了。」

「的確我是那樣想過的。可是，我又改變了主意。我也想把能夠抓住的東西，抓住它。」

他望着她。「好的，凱蒂，」他然後說。「隨你什麼時候高興。」

他站了起來。她跟他一起走到了門口。她倚在門柱上，纖細而娉婷的，皮膚乾燥而滑澤，彷彿一碰到就會沙沙作響似的。她的眼睛，比以前更清澈更大了。她伸出手來給他。手是灼熱而乾燥的。「你爲什麼不肯告訴我，我害的是什麼病？」她毫不經意地問道，彷彿問着什麼天氣啊之類。

他盯着她，却不給她回答。

「我是該受的，」她說道，臉上浮出一種似乎譏諷却無譴責之意的微笑。「再會吧，雷」

維克。」

那個割掉了胃部的病人，畢竟死了。他呻吟了三天，嗎啡也沒有用。雷維克和范勃爾都知道他會死。他們原可以讓他早死三天的。可是他們到底沒有做，因為宗教所給的啓示，要愛我們的鄰人，而且禁止縮短別人的災厄。另外還有支持這個啓示的法律。

「你發過電報去通知他的家屬嗎？」雷維克問。

「他根本沒有什麼家屬，」范勃爾說。

「那麼通知了他的親戚朋友嗎？」

「一個也沒有。」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祇有他住的那家公寓的女管家在這兒。他從沒有收到過任何的信件，除了什麼郵購部寄來的目錄和小冊，關於什麼酒中毒啊，肺病啊，梅毒啊之類。他也從沒有

● 要愛我們的鄰人：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節：「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

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譯者

來訪的客人。他預付了手術費和四星期的住院費。實在祇住了兩星期這點兒住院費也付得太多了。女管家到這兒來說，他曾經答應過把他所有的東西都送給她的，因為她替他照顧了多時。她還要求醫院退給她兩星期的住院費。她的樣子，倒像是他的母親。你不妨去看這位母親的樣子。她說，爲了他，她已經代付了一切的費用。她爲他付出了房租。我便告訴她，他在這兒的費用，是預付的；說他反而不付自己公寓的房租，那是實在說不過去的。而且這些糾紛，都不妨讓警察來解決。於是她就咒我了。」

「錢啊，」雷維克說。「真是叫人想得出色呢！」

范勃爾笑了起來。「我們不妨報告當局。他們可以來處理的。而且也可以料理他的喪葬。」

雷維克又向那個沒有親屬沒有胃部的死人，瞟了一眼。他躺在那兒，三十五年來從沒有改變過的臉，在這一個鐘頭裏却居然改了樣子。當他抽搖着噎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一張僵硬的死人的臉，便逐漸地板了出來。這一件偶然的事情過去了，死亡的跡象也給抹去了，於是一張扭揜着的平庸的臉，板了出來，那是一張嚴峻而甯靜的臉，一副永恆的面具。

雷維克走了出去。在走廊裏碰到那個夜班的護士。她剛進來。「十二號裏的那個病人

已經死了。」他說。「他在一個半鐘點以前死的。你不必再坐在那兒看護了。」當他看見了她的臉，便又問，「他曾留給你什麼東西嗎？」

她踟躕了一下。「沒有。他是一個十分冷酷的人。近幾天來，他簡直不說一句話。」

「是的，他不說。」

那護士露出一種主婚似的神氣，望着雷維克。「他有一隻講究的衣箱。全銀的事實上，太精美了，男人不配用。女人用起來纔配。」

「你有沒有這樣告訴他？」

「我們談起過一次。那是在星期二的晚上，那個時候他比較的安靜。可是他說，銀的也一樣可以讓男人用。那些刷子纔好呢。現在是買也買不到的了。別的事，他講起的可就很少。」

「那隻銀箱，現在要交給當局去了。他是沒有親屬的。」

那護士會意地點點頭。「可憐見的！它會發黑的呢。就是那些刷子啊，要是收拾得不乾淨，使用得不慣，也會敗壞的。它們先得洗一洗。」

「是的，真是可憐見的。」雷維克說。「假如你把它們保藏了起來，纔比較好呢。那麼，至

護士感激地微笑着：「那倒無所謂。我原也不想得到什麼東西。垂死的病人，難得把東西送給人家的。祇有那些康復的病人，垂死的病人，不願意相信他們自個兒一定會死。所以他們不肯給的。還有一些人呢，出於怨恨而不肯給。你不會相信的，醫生，那些垂死的病人，樣子纔可怕呢！有時候，在他們臨終之前說的那些話！」

她那兩頰紅潤的孩兒面，顯得坦白而清澈。祇要影響不到她那小小的天地，一切在她周圍發生的事，她都不加注意的。垂死的病人，真像無可救藥的孩子一樣地頑皮。你把他們看護到送終，可是新的病人又來了，有幾個康復了出院，很感激，有幾個沒有醫的好，還有幾個竟死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沒有足以擾亂人心的事。廉價商場減價啊，琪恩表兄和安娜·考多麗結婚啊之類的消息，可說是重要的大事了。

那倒的確是重要的大事，雷維克想。這是堵塞騷亂的小圈兒。否則，怎麼辦呢？

他坐在勝利咖啡館的前面。夜空蒼白而多雲。天氣燥熱，什麼地方靜靜地閃爍着電光。人行道上的行人，比先前更擠了。一個戴着藍緞帽的女人，坐到他桌邊。

「你可以買我一杯苦艾酒嗎？」她問道。

「好的。可是，請你離開我。我在等着一個人。」

「我們可以一起等哪。」

「最好不要。我在等着體育館裏出來的一位女力士。」

女人微笑了。她抹着一臉的脂粉，祇在她嘴唇上看出一絲兒微笑。此外，簡直是一副雪白的面具。「你就跟我一起去吧，」她說。「我有一家精緻的公寓，而且，我又是很好的。」

雷維克搖搖他的頭。他把一張五法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這兒，再會。祝福你。」

那女人拿了鈔票，摺疊起來，拴在褲帶底下。「要女學生嗎？」她問。

「不。」

「我那兒有很多的呢。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很年青，」隔了半晌，她又這樣加上了一句。「胸部好像愛斐爾高塔。」

「過些時候吧。」

「好的。」那女人站起身來，走到隔着幾個桌子的座位上。她又瞟了他好幾次，然後買了一份體育報，看着比賽的結果。

雷維克凝望着不斷地在桌子邊擠過的人羣裏面的樂隊正在吹奏着維也納華爾滋曲。電光閃的更厲害了。一羣年青的同性戀愛者，唧唧喳喳地賣弄着風情，擠在隔壁那張桌子邊，彷彿一羣鸚鵡。她們裝着男人的髭鬚，這是最新式的打扮，穿着肩膀太闊腰身太狹的短外套。

一個姑娘在雷維克的桌子邊站住了，望着他。他好像有點兒面善，可是有點兒相熟的人，也實在太多啦。她彷彿就是那個嫵雅的娼妓，曾經無援地求助過的。

「你認識我嗎？」她問。

「當然囉，」雷維克說。其實他一點兒印象也沒有。「你好？」

「好極了。可是你真的還記得我嗎？」

「我忘記了你的名字。可是，當然我還認識你的。我們已經分別好久久了。」

「是的。你那次給鮑巴很大的難堪。」她微笑着。「你救了我的命，現在却不記得我了。」

鮑巴救了她的命。那個產婆。現在雷維克纔想了起來。「你是羅茜妮，」他說。「當然囉。你那時候害着病。今天你很康健了。就是那麼一回事。所以我一下子不記得你了。」

羅茜妮面露着喜色。「真是的！你真是記得的多！謝謝你從產婆那裏要回來的一百法郎。」

「那個——哦，是的。」那次跟鮑奇爾太太交涉失敗之後，原是他自個兒掏錢出來的。「抱歉得很，還沒有追回全部的款項。」

「已經很夠了。我把那件事情早已不攔在心上啦。」

「你願意跟我一起喝一杯酒嗎，羅茜妮？」

她點點頭，小心翼翼地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一杯放蘇打的辛柴諾酒。」

「你這一晌怎麼樣啊，羅茜妮？」

「生活得很好。」

「還是跟鮑巴在一起嗎？」

「是的，當然囉。可是他現在兩樣了，好得多了。」

「很好。」

也沒有什麼可問的事。一個小縫婦變成了一個小娼妓。那便是他跟她邂逅在一起的原因。鮑巴還是照顧着她。她現在也不需要就憂什麼懷孕了。還有一個理由。她還在荳蔻的

年華她那種孩子似的脾氣，還可以吸引一般上了年紀的狎客——彷彿一件磁器還沒有用得太久，失掉了光彩。她好像一隻鳥兒那樣，小心地喝着酒；可是她的眼睛，却在骨溜溜地轉動了。沒有高興的神情，也沒有抱憾的表示。祇是一段正在滑行着的生命的碎片。「你覺得滿足嗎？」他問。

她點點頭。他看出她的確是很滿足的。她覺得一切都很有條理。不需要再加以戲劇化。「你覺得孤獨嗎？」她這樣問道。

「是的，羅茜妮。」

「在這樣的夜晚？」

「是的。」

她羞答答地瞟着他微笑。「我倒還有時間呢，」她說。

我怎麼啦？雷維克想。難道我顯得那樣的貪婪，竟使每一個娼妓，都要向我獻着慫恿，給我一會兒買賣的愛情嗎？「到你住的地方，路程太遠了，羅茜妮。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我們不能到我住的地方去。不要讓鮑巴知道這些個事情。」

雷維克望着她。「難道鮑巴還不知道這些個事情嗎？」

「他知道。他知道來往的別人。他釘梢的。」她微笑着。「他還那樣的年青。他以為否則的話，我不會把錢都交給他的。」

「所以你不讓鮑巴知道這些個事情嗎？」

「也不盡然。而且他會吃醋。他會使蠻勁兒的。」

「他常常會吃醋嗎？」

羅茜妮愕然地抬起了頭來。「當然不是囉。其餘的客人，都是些買賣。」

「那麼祇有不給錢的人了？」

羅茜妮猶豫了一下。然後她漸漸地臉紅起來。「也不是爲了那個原因。祇有他認爲有什麼別的意義的時候。」她又踟躕了一下。「就是說，我也發生了感情的時候。」

她並沒有抬起頭。雷維克捏住了她寂寞地攔在桌子上的手。「羅茜妮，」他說，「你還記得很好。而且你還願意跟着我去。你很嫺雅，我願意帶着你走。可是給我施行過手術的人，我是不能跟她睡覺的。你知道嗎？」

她揚着兩條烏油油的長睫毛，立刻點了點頭。「是的。」便站了起來。「那麼，我現在要

走了。」

「好的。再見，羅茜妮。祝福你。小心點，不要生病。」

「是的。」

雷維克在一個紙條兒上面寫着什麼東西。「假如你還沒有染到的時候，可以買點兒這個。這是挺好的。還有，你不要把所有的錢，都交給鮑巴。」

她微笑着，搖搖她的頭。她知道，他也知道雖然他這麼規勸，她還是不會聽話的。雷維克目送着她出去，直到她在人羣裏消失。於是他招呼那侍者。

那個戴藍緞帽的女人，走過他桌邊。她是注意着剛纔這一幕的。她拿着一份摺疊好的報紙，彷彿扇子一樣地搖着，露出了滿口的假牙齒。「你若不是陽萎，便是一棵三色堇菜，徒有其表，我親愛的。」她過身時愉快地說道。「祝福你，多謝你。」

雷維克在暖和的黑夜中漫步。電光在屋頂上閃爍。空氣是靜定的。他看見盧浮宮的門裏亮着燈光。大門敞開着，於是他就踱了進去。

裏邊真是一個黑夜展覽會。有幾個房間，電炬通明。他走過埃及的部分，那彷彿是一個燈火通明的大墳墓。三千年以前的那些帝王的石像，蹲着的或是站着的，都睜着花崗石的

眼睛，一動不動地矚視着一羣開蕩的學生，戴着舊式帽子的女人，和討厭的老頭兒。有一股塵灰霉腐的味兒，一種千古不變的氣息。

在希臘部分裏，彌羅的戀愛女神像前面，站着一羣並不跟她相像的絮語着的姑娘。雷維克停住了脚步。看過了埃及的花崗石和綠色正長岩的石像之後，這個大理石像便顯得敗壞、鬆脆了。溫柔而豐滿的戀愛女神，看着有點兒像躊躇滿志地裸浴的主婦；美麗而渾然無知。戕殺蜥蜴的阿波羅神，是一個還需要學習的同性戀愛者。可是他們站在房間裏，那正是他們受到損害的原因。埃及的石像則不會受到損害，因為埃及石像是爲着墳墓廟宇鑄的。希臘石像需要太陽，空氣，以及讓雅典的金光照射下來的圓柱。

雷維克向前走着。安排着樓梯的大廳，屹然地展現在面前。而且驀然間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乃是一尊薩摩索列斯的勝利女神。

他已經好久不見她了。上一次是在一個曇天見過的。大理石的光彩，顯得很幽沉，在博物館的冬天的濁光中，那尊勝利的女神，彷彿踟躕而寒凍。而現在，她高高地兀立在樓梯頭，站在一條大理石鑄製的船首上，閃耀地照射着燈光，她的翅翼張開了，衣服給風吹得緊貼在跨立着的身體上，愉快地準備着飛翔。在她背後，薩拉彌斯的酒色的海水，彷彿在洶湧，天

空中好像張着期望的天鵝絨而變得陰暗了。

她不知道什麼道德。她也不知道什麼問題。她也不知道什麼暴風雨和暗地裏埋伏着的鮮血。她祇知道勝利與失敗，而這兩者，在她都彷彿是一樣的。她不在引誘；她在飛翔。她不在蠱惑；她在漠視。她沒有秘密；可是她比那個隱藏了性別專講秘密的戀愛之神，更來得刺戟。她與鳥啊，船啊，風啊，浪啊，以及天空啊都有密切關係。她也沒有什麼國籍的。

她也沒有什麼國籍的，雷維克想。可是她也不需要什麼國籍啊。她在所有的船上，都住的慣。祇要有勇氣，祇要有鬪爭，即使是不致氣餒的失敗，她就什麼地方都住的慣。她不僅是勝利的女神，而且是一切冒險家的女神，一切流亡者的女神——祇要他們不是心灰氣餒的。

他望了望四周。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了。那些學生，那些帶着貝特革的人，都已經回家去了。家——對於一個無家可歸的人，除了偶然在另一個人的心裏找到一個憂患的家，而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家呢？不是就爲了這個理由，所以一旦擊動了那些無家可歸者的心，愛情便更能震撼他們而佔有他們嗎——因爲他們根本沒有其他的東西，而他自個兒也

是就爲了這個理由，在竭力的逃避愛情嗎？而愛情，又不是追蹤着他，侵襲着他，擊倒着他嗎？可是在客地的光滑的冰塊上，較諸在熟稔的習慣了的土地上，更不容易重行爬起啊。

有什麼東西吸住了他的視線，一種很小的飄揚着的白色的東西。那是一定從敞開着的門口裏飛進來的蝴蝶。這蝴蝶，也許從溫暖的玫瑰花牀上，給一對情侶把它打香睡中驚醒，然後炫惑於這些不知名的太陽的光芒——這麼多的太陽，這麼眩耀的光芒——逃進了門口，逃進了大門背後黝黯的躲藏的所在，而現在，就這麼鹵莽而勇悍地，飛舞在碩大的房間中，也許在這兒就會喪失它的生命——看它這麼疲乏，睡在大理石的飛簷上，睡在窗戶的棚架上，一會兒又睡在高高在上的容光煥發的女神的肩膀上。到了早晨，它會尋覓花朵，尋覓生命，尋覓花朵裏的蜜汁，尋覓不獲的時候，它又會在千年的大理石上沉睡，大理石已經敗壞了，於是那雙細巧而聚攏着的足趾鬆了點兒，它便像一片早秋的殘葉那樣地掉落下來了。

多情善感，雷維克想，勝利的女神和流亡的蝴蝶，一個平庸的象徵，然而天下還有什麼能比這種平庸的東西，平庸的象徵，平庸的感情，平庸的多情善感，更能感動人呢？這些又爲什麼會平庸的呢？那是太明顯的真實。萬事一涉到生死問題的時候，一切的勢利行爲，便都

渣然消逝了。

蝴蝶在穹頂的薄暗中不見啦。雷維克也就走出了盧浮宮。一觸到外面溫暖的空氣，驀洋洋地彷彿在洗浴。他停住了脚步。多平庸的感情！他自個兒不是也受着天下最平庸的東西的支配嗎？他凝視着空曠的場地，這兒曾經繁育出幾百年來的陰影，於是他突然覺得彷彿有人用拳頭在毆擊他。經不住這樣的毆擊，他幾乎蹣跚欲倒了。這白色的幽靈。作着飛翔姿勢的勝利女神，好像還在他眼前，可是從這女神背後的陰影裏，却現出了另一張臉，一張平庸的臉，並不是一張特殊的臉，可是這一張臉，却叫他的幻想，久矣乎困惑而苦惱着，正像一頂印度的面紗兜着一株有刺的玫瑰。他用力地拉，可是刺的很牢，玫瑰的尖刺兜住了紗絲和金綫，簡直已經編結在一起，也分不清有刺的樹枝，和閃亮的絲綉了。

臉！誰問他平庸或是特殊呢？唯一的或是出現過千百次的呢？一個人在事先可以提出問題的，可是事到臨頭，便什麼也不復知道了。一個人給愛情所牢籠——不是給偶然假用愛情這名字的一個人。給幻想之火迷眩了眼睛，誰還能夠判斷呢？愛情是無所謂價值的。天空現在是很低沉了。時不時閃着無聲的電光，撕裂了黑夜間硫黃味的雲塊。無形的熱氣，張着千百隻沒有視覺的眼睛，鋪蓋在屋面上。雷維克沿着里奧立路在走。那些商店的

櫥窗，在拱廊下耀亮着。擁擠的人羣，肩摩踵接地擾攘在街頭。汽車的行列，散發着閃爍的微光。這兒是我，他想，芸芸衆生中的一個，緩步地走過這些陳列着廢金殘鐵和奇珍異飾的櫥窗，雙手插在衣袋裏，一個暗夜的游魂——我的血液在顫動着；而在兩把軀體動物似的東西所組成的灰白色的迷宮，所謂腦子的中間，正在進行着一種看不見的戰鬥，那是使真實的變得虛假，虛假的變得真實。我可以感覺到觸着我的那些手臂，擦着我的那些身體，以及偵着我的那些眼睛，而且我也能夠聽見汽車聲音，以及可以觸摸的現實的騷動，我是置身於其間，可是又比月亮更遙遠——彷彿在超乎邏輯與事實的行星上，什麼東西在我心裏喚着一個名字，明知道不是一個名字，却又偏偏大聲地喚着；喚到了永遠存在着的甯靜中，在這甯靜的中間，不知有多少呼喊的聲音消失了，得不到一個回答，可是明知這樣，它還是在喚着，這是愛情之夜的叫喚，死亡之夜的叫喚，狂喜和意識崩解時的叫喚，林莽和沙漠中的叫喚，我也許知道千百個回答，然而這一個却是超乎我的範疇，我是永遠不會得到的。

愛情！這個字眼兒可包含着多少的意義啊！從肌膚的溫柔的撫愛，以至於心靈的久遠的振奮，從組織家庭的簡單的慾望，以至於臨終時的痠痛，從貪得無厭的感情，以至於像雅各跟天使的爭鬪。這兒是我，雷維克想，一個四十開外的人，在許多學校裏受過訓練，有經

驗，有學識，受過打擊，翻過身，經過這些年來的磨鍊，已經變得更無情更精密，更冷酷了——我不需要，我不相信，我也不以為會再度的遭逢——而現在，這兒又出現了，我的一切經驗都沒有用，我的一切學識徒然增熾了焚燒——在感情的火簇中，還有什麼比這乾燥的憤世嫉俗主義，和憂患歲月的木柴，更容易助燃的呢？

他儘是走着，走着，黑夜是空漠而發着回響的；他毫不經心地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鐘點，多少分秒，到後來並不驚奇地發現自己已經走到拉斐爾路後面的花園區了。

柏斯加爾路上的一座房子，看見了樓面的朦朧的輪廓，屋頂上的那些房間，有幾個開

● 雅各跟天使的爭鬪：聖經舊約創世紀第三十二章：「那夜雅各在臨中住宿。他夜間起來，帶着兩個妻子，

兩個使女，並十一個兒子都過了雅博渡口。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過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我去罷。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雅各。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角力，都得了勝。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在那裏給雅各祝福。」——譯者

亮着燈光。他發現了瓊恩住着的那一間的窗口。裏邊很亮。她一定在家。可是也許她不在家，祇是把電燈開亮着。她最恨回進她黑暗的房間。正如他一樣。雷維克走到了街上。房子的前面停着好幾輛汽車。這中間有一輛黃色的雙人座小汽車，原是很普通的一輛，可是却裝得像比賽用的車輛。這也許便是那個人的一個演員的車輛。紅皮的座位，裝着一塊彷彿飛機上用的車前遮泥板，完全是一種多餘的不必要的設備——當然一定是他的。我妒忌嗎？他愕然地想。妒忌這個她所偶然邂逅的對象嗎？妒忌這個與他毫不相干的東西嗎？一個人祇能妒忌一種被遺棄的愛情，却不必妒忌正在被迫求着的愛情哪——

他又回到了花園區。花朵的味兒，從黑暗中騰發出來，甜蜜的，混和着泥土與寒冷植物的氣息。這味兒，彷彿大雷雨前那樣的濃郁。他找了一條長椅，坐了下來。這不是我，他想，這個落伍了的愛人，坐在這兒的一條長椅上，在那拋棄他的女人的房子前面，仰望着她的窗口！這不是我，被一種慾望震撼着，這種慾望，雖然我會澈底地分析過，却還沒有澈底地精通。這不是我，這個傻子，他願意化這麼幾年的歲月，去使時光倒流，重新得到一個黃髮碧眼的女人，而且不要讓那些表示極樂的無聊的嘮叨，再飛進他的耳朵。這不是我，他——鬼知道假借了一切的託辭——坐在這兒，妒忌，壓服，而悲愁，甚至還想把那輛汽車縱火燒掉！

他點了一枝紙烟。這幽靜的火光。這看不見的烟霧。這條忽地劃過去的彗星似的火柴。爲什麼他不到頂層的攝影室去呢？會發生什麼事情啊？時間還不太遲哪。燈還亮着。他便可以分曉實際的情形了。爲什麼他不能帶她出來呢？現在他，難道一切都已經明白了嗎？帶她出來，讓她跟他在一起，永遠不教她離開，不好嗎？

他凝睇着黑暗。怎麼好呢？會發生什麼事情啊？他不能把另外一個人趕走的。你不能把任何東西任何人，從別人的心上趕走的。當她到他那兒來的時候，他不是可以帶走她嗎？可是他又爲什麼沒有這樣做呢？

他把紙烟丟掉了。因爲還沒有夠。就是這個原因。他還要更多。那還不夠，即使她來了，即使她又回來了，即使一切其他的東西都被忘記被淹沒了，却還是不會夠的，多奇怪多怕人的事，永遠不會夠的。一件事情做錯了，彷彿他幻想的光線，在某一點上沒有照準那面鏡子，那面會把照進去的東西更強烈地反耀過來的鏡子，現在這光線就照到了鏡子的外面，一塊照不見的地方，於是什麼都拉它不回來了，不要說一面鏡子，便是一千面鏡子也不能。鏡子祇能照到東西的一部分，却決不能拉它回來的；而現在，這東西的幽靈，寂寞地運行於愛情的空曠的天際，這天際瀰漫着一種輻射的迷霧，沒有形象，也不能在愛人的頭頂上幻成

一道虹彩。神秘的圓圈破滅了，墮下來的是悲痛，可是希望也變成粉碎啦。

有人從這座房子裏出來。一個男人。雷維克便挺起了身子。一個女人跟在他後面。他們在譁笑着。那不是他們。一輛汽車響着引擎，開走了。他又掏出了一枝紙烟。他能夠拉住她嗎？如果他不是這樣，也能夠拉住她嗎？可是，什麼能夠讓他拉住呢？祇是一種幻象，此外便什麼都沒有了。可是，幻象不也已經夠了嗎？一個人還能夠多得些什麼呢？誰瞭解到生命的黑色的渦流，在我們的意識底下翻滾的渦流，在一陣空漠的鼎沸之後，便都變成了一切的實物，一張桌子啊，一盞燈啊，家啊，你啊，愛情啊之類？結果還不過是一種豫示凶兆的令人驚怖的昏暈。這難道還不夠嗎？

那還是不夠的。祇有一個人相信它足夠，總會足夠啊。假如水晶在懷疑的鎚子下破碎了，那麼祇有把它膠合起來，此外就沒有一點兒辦法。膠合起來，把它放着，看那曾經皎潔晶瑩而現在已經破裂的光芒！一切都不會回來的。一切都不會重造形象的。一切都不會。即使瓊恩回來了，也不復是從前的模樣了。一塊膠合起來的水晶。時間已經錯過。一切都拉不回來了啊。

他覺得一陣尖銳的熬受不住的痛苦。什麼東西在割着他，在他內心中割着。我的天啊，

他想，這也能夠叫我受苦的。我轉過頭去，從我肩膀上端詳我自個兒，可是什麼都沒有改變。我知道，假如我能夠得到它，我一定會再讓它失掉的，可是那也鐵壓不住我的渴想。我把它解剖着，彷彿在屍體陳列所的桌子上解剖着屍體，然而祇讓它千百倍的更活躍了。我也知道它會漸漸地成爲過去的，可是那也無補於我。他睜着一雙緊張過度的眼睛，仰望着窗口，他覺得驚人的可笑，可是那也不能夠改變什麼啊。

突然一陣響雷，震過都市的上空。驟雨便傾瀉在叢林的各處。雷維克站了起來。他看見街道上斑駁着黑銀色的巨滴。雨在歌唱。粗大的雨點，溫暖地打在他的臉上。驀然間，他便不復知道他到底是談諧的，還是愁苦的，是悽楚的，還是不然——他祇知道自個兒還活着。他還活着！他在那兒，它又把他拉住了，將他震撼着，他不復是一個旁觀者，不復是一個局外人；一種抑壓不住的感情的光芒，又穿過他的脈絡，彷彿火燄穿過那爐竈；不管他是不是快樂，他畢竟還活着，而且他也完全明白他還活着，那就夠了。

他站在急雨底下，這急雨彷彿天空中的機關鎗似地掃射着他。他就站在那兒，他自己彷彿就是雨，就是風暴，就是水，就是泥土；天際的電光，劃過他的心胸，他是生物，他是原素；一切都不復有什麼名字了，因此顯得異樣的悽寂，什麼都一樣了，愛啊，傾盆似的大雨啊，屋面

上的灰白的火啊，彷彿在腫脹着的土地啊；於是不復有什麼邊陲，他就屬於這一切的，什麼快樂和不快樂，都成了空洞的贅疣，給生存和感觸的不可抗拒的知覺所拋撇了。「你在上面，」他望着那個通明的窗口，這樣說道，便笑了起來，他自己却又不知道自己是在笑着。「你這個小小的燈光，你這個妖精，你這個對我有着極大權力的臉，在這個行星上，有着千千萬萬別的臉，更嬌好，更美麗，更聰穎，更和藹，更忠實，更體貼——你偶然的事，在晚上經過我，投進我的生命，你，懵然無知的感情，沖到了岸上，趁我睡着的時候爬下了我的皮膚，你，除了知道我在推拒，便不明白其他的事，儘在向我猛撲，直到我不復推拒了，便想長此進展下去，我向你致敬！我在這兒站着，我想以後是決不會再這樣站着了。雨已濕透了我的衣衫，比你的纖手，比你的肌膚，更溫暖，更寒冷，更柔軟，我在這兒站着，愁苦地給妒忌的銳利的爪趾搔爬着我的胃，渴想着你，蔑視着你，敬仰着你，崇拜着你，因為你射出那使我灼熱的電光，蘊藏在每一個孔竅裏的電光，那是生命的火花，黑色的火，我在這兒站着，不復像一個告假歸來的死人，有着一點兒憤世嫉俗心理，一點兒譏諷，一點兒勇氣，不復是冷酷的了，又活了起來。」

● 妖精 (fata morgana) 原為義大利文，意為武俠故事及中古神史中所讚美之妖精。亦作「精靈」。

來，祇要你願意，也可以受苦，可是又担受着人生的一切大雷雨，又重新誕生了自己的簡單的力量！祝福你，一顆飛躍的心的聖母，操着羅馬尼亞口音的勝利女神，幻夢與欺騙，黑暗的神祇的破鏡，祝福你，毫不懷疑的，我也決不會告訴你的，因為你將無情地拿它來利用，可是你却還給了我，那些既非柏拉圖，又非星形菊，既非飛翔，又非解放，既非一切的诗才，又非一切的情憫，既非失望，又非高遠隱忍的希望，所能給我的東西：那是簡單，堅毅，現實的生命。而在我看來，彷彿是兩次災禍中間的罪孽！我向你致敬！我祝福你！爲了要知道這些個事情，我不能不離棄你！我向你致敬！

雨已變成了一塊閃爍的銀色的帘幔。叢林散發着幽香。土壤的氣息，強烈而愉快。有人從對面屋子裏走出來，拉上了那輛黃色雙座小汽車的篷頂。那沒有什麼關係。什麼都沒有關係的。黑夜正在從星星上搖下那雨點；神秘而審行地，雨點傾瀉着街衢縱橫花園櫛比的石城，千萬種花卉，張着它們絢爛奪目的性器官，就這樣孕育了；雨點又飛舞到千萬株樹木的張着的手臂裏，穿過了土壤，跟那些期待着的樹根偷偷地成婚，這雨，這夜，這自然，這繁殖，它們都在那兒，對於那些破壞，死亡，罪犯，假聖人，勝利或者失敗，都是漠不相關的，它們還像往常每年一樣，都在這兒，可是今夜，他跟它們已經屬於一起了；貝殼破裂了，生命便綻了出

101299259

來，生命，生命，受歡迎和受祝福的。

他急急地穿過花園，穿過街道。他沒有反顧，他儘是走着，走着，迎着他的「森林」的樹頂，彷彿一個很大的營營作聲的蜂窩，雨點打着它們，發着很大的聲響，它們搖曳着，應答着，於是他覺得自個兒彷彿又年青了起來，又像是第一次去追求一個女人了。



中華民國玖壹年玖月拾捌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432580



書